

廣弘明集序

家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
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
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
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辱禍不旋踵畢
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
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
內傾八慢之惑數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
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

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
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衣
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
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
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
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
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駁通議極
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
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
士興言舉旨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

啓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
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
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
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
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
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
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
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
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
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

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
使工言旣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
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
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
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
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
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
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
蒙泉踈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拒崔浩禍福皎
然鄭藹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

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
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
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
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迥
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
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繫贊成紀顧惟直筆
即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揣
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
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
條例銓目歷舉庶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

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廣弘明集目錄

- | | | | |
|---------------------------------|---------------------------------|----------------------------------|----------------------------------|
| 法義篇第四 | 佛德篇第三 | 辨惑篇第二 | 歸正篇第一 |
| <small>其寶乘獨運攝度是津得趣者心照遐舉</small> | <small>皇覺瞻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別</small> | <small>明正邪互舉狂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small> | <small>明佛爲大聖凡俗攸歸二儀三五不足歸敬</small> |

僧行篇第五

紹聖聖種人斯弘道名
雷三寶實副一歸

慈濟篇第六

已則情慈為覺本
在生所重厚身寶命慈

戒功篇第七

情寄慈約繼則驕陵欲
階聖檢匪斯不震

啓福篇第八

福號樂門日用斯貴唯
酌乘時行而不著

滅罪篇第九

罪為摧折起必快心覆
水難收悔性相習

統歸篇第十

奉正閑邪據道成德神
解既暢陳詞歌詠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 終南山 釋道宣 撰

歸正篇序

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
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為佛相況餘色
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
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
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
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
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

五嶽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
臣吏於機務斯並衢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
老之化及葱河
以西與都
之所統也辯御垂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
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
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
於九居倒情從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
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効尤
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
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
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剋念作聖狂哲互稱即

斯爲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
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學
三虛子夏憺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
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
無礙於有空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
得挺金姿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
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幽
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陟且自
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
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

日盛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叅其
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
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據陰陽八
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衆委之若遺五戒
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有聖
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
佛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
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而可大則不陷
於有爲旣履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
故敢序之云爾

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子書中以佛爲老師二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三

後漢書鄧祀志四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五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元魏孝明帝召釋道門人論述佛先後

七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出列子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吾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子書中以佛爲老師二出老子符子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即天竺也又陟崑崙之墟即香山也老子迹沉捫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殷土中物壤琛

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
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三昧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
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
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
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遶塔三匝又於
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
像并四十二章經藏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
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

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
守區域隨至維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
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
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
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
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家一餘處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
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
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
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

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
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嶽十八
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
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
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
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
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
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
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
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

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
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
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
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
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
妄勅遣尚書令宗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
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
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
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
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

道士祁文信等各貴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

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惡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

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
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
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
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
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家一四獄諸
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
王婕妤等與諸官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
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
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

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
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范曄
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
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
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
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
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
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

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
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
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
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
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懷然自
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
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
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爲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云云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五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
出家爲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
化爲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
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
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
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
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
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
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

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
大發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
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
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
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
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
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
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
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

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
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
素王制述經典訓弊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
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
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
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
體允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
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
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

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熙似俗酒脯基琴行之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傳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出高僧等傳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

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孟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郝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

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
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
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
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
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
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
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
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

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
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
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
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
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
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
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
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
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
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帝召釋道門人論佛先後七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
宗門人殿前齋說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
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
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
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
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
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
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
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

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
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
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
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
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
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八
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
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
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

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越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古古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家一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

序

澆古堯切踵之隴切湮於真切綜子來切

繹羊益切琳力尋切

集

紕吉酉切紛莫結切惝輕易切曄域輒切嚙匹歷切

申申音稍毒西戎國名偎烏恢切愔於金切雒

盛各切煨煨烏恢切燼火餘切徐晉慙女六切

懷其懷切峙池爾切覲儿利切邃雖遂切

懷

峙

覲

邃

邃

邃

邃

廣弘明集卷第二

家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八

高齊書述佛志九

元魏書釋老志八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義
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爲秦所焚漢採
遺籍復若山立固使六家七略斑馬區異釋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
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天神列於甘
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
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
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
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
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
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
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

第一三七册

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
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
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
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
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
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
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

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
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
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
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
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
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
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
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極度
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

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臍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

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

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氍毹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公焉

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

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閣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爲統第二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大常中

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也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

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豆
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
而體不傷屈豆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
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
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
初習禪至於沒世^{字二}五十餘年未嘗寢卧^五跣行
泥塵初不汙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
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
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
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

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
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
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
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
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
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
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
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
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

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張大言不

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真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家二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

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士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跡旣

參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爲政餘無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爲天下同笑也初浩與冠謙家二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真君七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施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

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旣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

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腐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愆克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

覈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
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
本繇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
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
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家二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
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
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
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譏於帝謂有異圖
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

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
信譏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
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
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
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
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
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
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
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

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崔浩又譖
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
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
爲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
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
入莫知其死忽有光明遶塔入房有聲曰吾
已逝矣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蹙然
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跡埋恒
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
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卧而

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
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
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
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爲文
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
洲萬國無王不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
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
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反正存立
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

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
益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
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
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
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
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
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
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
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
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

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
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
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
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
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
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
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
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
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徃時所毀
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

實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
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
爲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爲下髮賢爲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
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
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爲師請帝於
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
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曰
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

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
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
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
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
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
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
孝武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
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
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
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樣

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

二十人著令以爲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說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

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跡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

宋二

十二

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

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

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

宋二

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

十三

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

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旣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

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

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
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
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顥法榮道
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
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正光己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
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
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

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
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
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
跡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
間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家二至於丹書紫十四
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
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
上是以前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

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藥大徐氏之
誅然其道惑於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
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
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
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
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
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
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竒方
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
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

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
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
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
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
猶特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
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
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
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乃
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

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

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屍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

王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
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
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
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
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
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

謙之作誥

云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
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

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
立壇宇朝夕禮拜

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
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
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爲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
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
絕人道天上帝衣服悉然

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
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

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倖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

家二

十七

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

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具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

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

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
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
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
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
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
爾何惜五三百工具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
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
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微問方士金丹
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閤遇難以

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豪
族溫雅遣與尚書崔嘏詣王屋山合丹竟不
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

頻陽絳略間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祥

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宥不能達意然

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

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

好方術少嗜欲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

山有穴道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析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

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

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

家二

十九

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

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

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潛不滅今猶服之

高齊書述佛志第九

隋著作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

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
 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
 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
 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
 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
 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
 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
 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音釋

狩舒救切 月氏氏切 氏章移切 域國名切 戡苦舍切 湍側持切
 郡臨湍切 蹟士華切 毯吐敢切 績胡對切 綰綰同切
 烏板切 亘音低切 蹠息淺切 足眩黃絹切
 繫也 亘氏同切 蹠親地切 眩黃絹切
 癘力制切 洩疎鳩切 嗽五勞切 衆衆切 炮滿炮切
 交切 炙也 烙盧切 縊於計切 廢居月切 鑄子全切
 各切 燒也 縊自經切 廢居月切 鑄子全切
 也切 穰倉回切 謚覓筆切 辟穀辟切 黥其康切
 劭上召切 擲則瑟切 鄴魚怯切 黔黑也

第一三七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七冊

廣弘明集卷第三

家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十

梁侍中江淹

家三

家訓歸心篇十一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七錄序十二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十

梁侍中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滓無涯邊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鬪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

兮尋木千里鳥易論兮穆王周流徃復旋兮
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
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
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
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
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烟兮九地之下如
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
門兮北極禺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
兮霄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
山鬼國殤爲遊寬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

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
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幽明詭
性今智惛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豢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
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
前兮東海之波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
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
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
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
鍾簏生華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

案三

二

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
遊太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
方圓兮沃沮肅慎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
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
兮侏儒三尺並爲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
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
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
安息西海濬兮人跡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
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碑礫水精
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

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
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
兮結胷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脰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
者不測沉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乎

宋三

三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
屬文爲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
以五經授宋諸王侍以客禮初年十三
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

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爲
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
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
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
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十一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
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
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
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
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者莊之所及也
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
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
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
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
也至如旼狩軍旅醺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
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
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
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
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
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
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
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家三今並釋
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天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
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
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

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
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
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
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
月又當石耶石旣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
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
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偕違其間遲速理寧
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
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
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

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
歸塘尾閭深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
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
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
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
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
中國昂爲旄頭凶奴之次西胡東夷彫題交
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
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
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
所周苑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
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
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
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
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
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
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
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

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

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

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

案三

觀凡猥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貴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

行自嘗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
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
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
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
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
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覺之本旨也
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
計國謀不可兩道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
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

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
以爲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
樂之世僊佺之國則有自然秬米無盡寶藏
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

家三

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
朝夕耳世有鬼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
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
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
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
沉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
隅累代詠而彌光矣

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
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
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其勤苦
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
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

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
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
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十二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
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
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
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
喪帝昊興其文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

自斯已往公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
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
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
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
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
於春秋興十翼家三於易道夫子旣亡微言殆絕
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于戰國殊俗政異百
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
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
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

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
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
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
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
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
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
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秘書
固乃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
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
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

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秘書
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
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
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若
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
法而換其乙丙之書家三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
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
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
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
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

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永兵火延及秘閣
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
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
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
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
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
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
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細囊
已散宵漏旣分綠褰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
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

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
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
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
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
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
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
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捃拾之責
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
旨才愧踈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
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

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
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
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
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
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
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
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
略次方伎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
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
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

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

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略今依擬

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旣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家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

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旣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故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旣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

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

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
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

千二百一十九卷

家三

五百七十二家亡

十二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

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

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

六卷

佛經書簿少三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

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

百六十四帙

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帙
四百三十一

八卷
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

安三

二十帙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十三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

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萬

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

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

帙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

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帙
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

二百三十三種二百六十三帙
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

千四百九十三帙三萬七千九

四部書少於文德
書故不錄其數也

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

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秘書丞殷
鈞撰秘閣

百八十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

三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卷經書一百一十七種

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

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

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種七十八帙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

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

八卷

禮部家三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

十四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

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第一三七冊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

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

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

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

四千七百一十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

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

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

家三

千三十八卷

十五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

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

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

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

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

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

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

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

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

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

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

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

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

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家三

十六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

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一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

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

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

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

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

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第三

十七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

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

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

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

十四卷

曆算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

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

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

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

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

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

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

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

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

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

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

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

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

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家三

雜文一帙十卷

十九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

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

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夢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夢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是被誅以非

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昉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即子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傳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麋鹿盡可

驂馭何以異夫駉驥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
並以示之請爲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
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
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及諸子歲時
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同
年家三是秋劉杳卒孝緒睨曰吾其幾二十何數旬果
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予
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
孝緒甚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學者
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一百八十一卷並

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爲方外之篇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七冊

廣弘明集卷第四

家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十三

廢李老道法詔十四

通極論十五

捨事李老道法詔十三

梁高祖武皇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
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
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

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
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
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
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

棄迷知返今捨舊賢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
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宋四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
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遣是於正
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

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
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
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
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
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
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
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
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
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
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
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
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
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
倦渴愛龍瞽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於
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微滿

宋四

三

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
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
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
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
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
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
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
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
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
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
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
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
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十四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家四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關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衍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搆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

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

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咸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翹葉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

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
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
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致使齊境國
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

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
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其位
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
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
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

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
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
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臨水自見
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
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
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
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
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

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十五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

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

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懣然尊處諱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

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床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

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璫
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
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
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
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
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
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
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
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
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

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
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
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
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
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
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
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
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
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

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
種稱利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
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
地中三千既殊於維家四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
嶺宗親籍九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
動方行七步五淨兩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
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
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
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
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胸前

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
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
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迫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
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
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
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
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
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

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
之節歷王城之四門衰老病之三苦乃自嗟
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
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
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
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
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
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
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
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麋座因施

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
剋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柰國初轉
僧侶則僑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
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
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
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字四万會三
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
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習前則吐納江湖
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
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

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驅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

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家四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文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

此乎公子蹙頰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

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屢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

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

家四

十二

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形骸

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怙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

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

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
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
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
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

家四

十三

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匹夫
懂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
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
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掾土

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
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
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
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
老聃之極教不讚己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
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
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
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
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

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者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贖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

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

宋四

十

或如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
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
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
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
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
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
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皂隸之難留宿草負
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
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
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

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
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
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
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
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
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
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
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
輕微務納豈獨珠璣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

宋四

十五

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
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
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
乃舍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
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
半天繡栢飛甍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
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
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
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
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

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
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
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
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
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

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
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超四民之
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
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
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

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
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
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
義乖行福旣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
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
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
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
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恻於
飢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僊迴
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

家四

十六

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
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
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
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
饗餐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
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
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
餘子但驚所未聞或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
可悟矣

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

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
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
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
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
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饗福遭墮若斯因果
宋四
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
十七
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
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
量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

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
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
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
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
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
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
產豈從二藏之姓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
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
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

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祗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予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䟽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

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宜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予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

宋四

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十八含養氣靈

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

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
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
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
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
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
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班聽內
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
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
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
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

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
哲未嘗不醺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
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
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
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
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
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

宋四

十九

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
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
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
而無恥尤類鶉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
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
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
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
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
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
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

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
一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
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
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
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屢顯晦上
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
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
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
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
善則報之以明珠入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

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怨已爲喻亦
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
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黿孔
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
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家四吾聞
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
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醅酌是焉可
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
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

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
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
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
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
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
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
覺翳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
切飢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
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
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寃飛膽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恍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慙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音釋

縈 古丸切 也。可以爲帶。 燭 即畧切 炬也。 娠 失人切 妊也。 宸 隱	切畫 屏風也。 懌 半益切 悅也。 麴蘖 麴驅切 蘖酒媒也。	胸 其俱切 申曰臑。曲曰胸。 蹢駁 蹢尺尹切 駁相乖忤也。	縈 步立切 絆也。 鑣 悲嬌切 街外鐵也。 揄粉 符云切 揄粉。
---	--	---	--

木楔音薛與同赭章也切魚遠也切惇都厚切
也兼葭兼音葭葭音屬醢結切蔑茂切莫
也加兼葭葭音屬甕眉切覓耕切養也餐也酤他結切酤莫切都
也食鰕婦曰鰕蠖憂縛切屈也酤酤莫切都
也提切酤酤莫切都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七冊

廣弘明集卷第五

家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

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

家五

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

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

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迢然居異抱璞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

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閤

記信爲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
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
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
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之德
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
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
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
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
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
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王變爲蒼犬彭

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
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
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
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
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寬之談經叙故身
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
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彛倫安有捐擲所生
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
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雋校名理尋討經論
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

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行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

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辨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辨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孫盛叙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甄鸞笑道論

高祖廢二教詔

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家五

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李仲卿十異九迷論并書

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啓

沙門釋明槩上立佛法事

李師政內德論

辨惑篇第二之一

辨道論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老子疑問反訊

均聖論

辨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

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
樞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
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
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
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
竭五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
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
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
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

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
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
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
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
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
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
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
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
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
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
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
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
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
儻猱猿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
入海爲蛤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

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
黿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爲匹夫所謂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
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
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
於沙丘或崩乎五柞第五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
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
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
歿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舍

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
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
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
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
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
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
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聖論第二

晉祕書監孫盛安國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

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
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
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
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
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兇之吻顏孔
俱禿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授楔翼其
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
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
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

古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
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
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
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
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
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
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
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
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
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

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
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鉅指之喻其詭乎聖教
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
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
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
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
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
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

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紳家五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避

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手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道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悅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

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第三

家五

九

晉祕書監孫盛安國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

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己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善大美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

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

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

此亦道經語也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

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

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

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

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

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

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

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

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

家五

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

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

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

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

道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
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
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
云道之為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
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下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惛矛盾之論

乎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
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
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
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
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何聖
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
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
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

家五

十一

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

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鴟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

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觀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寶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

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

家五

十二

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

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

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
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
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
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
未能通也

家五

十三

盛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
索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
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
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

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
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
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
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
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
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
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
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
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第四

齊常侍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
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
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
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
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
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
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
瑣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
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

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迹而弗覩
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
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
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
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
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
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
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
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
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

家五

十四

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旣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

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家五開其一也逮于酣管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爲舍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

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
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
剗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
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
韞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
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

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
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
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
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
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
一諮曰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
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
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
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閭浮有四則
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

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
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
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
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又與上國殊絕衰
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
止是九州中之一耳家五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十六
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
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
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閤非關運有
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

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
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
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
躡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
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
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
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
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

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
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沈願
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
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

家五

十七

始敬王之世閭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

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
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
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
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

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
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
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
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
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
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
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
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
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
之語與春秋恒星不見意趣乖若育王造

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
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
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
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
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
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
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

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實久與上國殊絕衰
局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
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
僂眇昧張騫雖將命及夏甘英遠屆安息猶
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
則似時有通礙家五非關運有起伏也十八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
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
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
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

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杭糧未播殺害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

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觀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家五

十九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間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

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
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
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
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
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懾怖也檢檢音險狁狁音允猱猱音奴兇兇音刀
柞五音柞邨邨音寒因因音丹立立音姓兇兇音刀
詳里切獸獸音名邨邨音寒因因音丹立立音姓兇兇音刀
似牛一角巧巧音切祛祛音魚却却音切聃聃音切衽衽音切
指也齧齧音五巧巧音切祛祛音魚却却音切聃聃音切衽衽音切
切衣壽竹竹音流詩詩音切貊貊音方莫莫音白豸豸音切悅悅音兄往往音切
明明音特丁丁音切馭馭音疾合合音切巢巢音鳥鵠鵠音名鵠鵠音名鵠鵠音名鵠鵠音名
貌貌音鳥鄒鄒音古外外音切最最音小貌貌音小齧齧音楚角角音切切切音切
也也音飽彌彌音息淺淺音切秋秋音聲子子音也鹿鹿音也當當音失也也音酒食食音也
不不音飽彌彌音息淺淺音切秋秋音聲子子音也鹿鹿音也當當音失也也音酒食食音也
局局音飽彌彌音息淺淺音切秋秋音聲子子音也鹿鹿音也當當音失也也音酒食食音也
齧齧音飽彌彌音息淺淺音切秋秋音聲子子音也鹿鹿音也當當音失也也音酒食食音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家六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二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傳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

第六

芟剪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

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廝徒皂隸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傳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通入廢限是

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
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
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憎嫉
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曾標

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
為廢除者今簡則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愿	張普惠	李場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為
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
周高祖
蔡謨

宋六

劉晝
陽銜之
荀濟

章仇子陀
劉惠琳
范縝

李緒
傳奕減省除
減半之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眾者夫以稊糠之穢青田榮華

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興舍衛
十濫之偽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
正犯遂有七損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
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
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
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
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握泥
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
欣掩耳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
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

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
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
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
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
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
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
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
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
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
逆孔門李路雖僻而預昇堂釋種達多乃邪

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

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

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
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賓者假過誅之
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
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
厚身信讒信識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
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
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
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
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

家六

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
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
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
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
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
有十賢荀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
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頴言無典據才氣虛
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
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
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

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壻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

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嚮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答徒爲舉斧終陷磨曾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

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銜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
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
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
封爲代王盧孫什翼犍或云珪部落逾盛衆

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
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
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
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燾
立時年八歲尚在幼沖信任司徒崔浩浩尤
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
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
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
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
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

家六

六

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
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
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
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
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
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
爲得志也爲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
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
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
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

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
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僞
而爽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爽搜檢
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
今重昌辨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
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
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
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
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
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

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
於色味貪餐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穢
狼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
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
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
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
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
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
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
事雷同夾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

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
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
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
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扈九
州豈以一士受賕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
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
俗通有憲臺繩紃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
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
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
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

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
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
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
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
家六
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
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
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
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
陽講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

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
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言初略述統詳則
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
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
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
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
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
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

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
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攝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
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遠
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布
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
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
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
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

家六

九

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
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
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
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
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
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
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
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
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勲斯集盛矣
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

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爽爲狂矣
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
戮害叔毀佛欺調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
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
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闇君
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
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
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
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

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
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羗
人高闢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認替
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通藪加以
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精加沙汰家六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
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
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
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
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

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斷之虐鞭顏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傳爽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

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爽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家六

十一

爽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餘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紕弘護之規

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
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
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
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
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
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
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
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
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戲
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
有爽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
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狀禱幽明亂起是
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夷云
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
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
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
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

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
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
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爽乃云令虎殺姪取
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
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
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
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述
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
姜斌事乎然則自付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
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

宋六

十二

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
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
並業行之昇沉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
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俗亂真無
纖毫以助化有山嶽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
悲夫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
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
而堂猶存宜勅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
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間變夷從夏不聞變

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
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
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
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
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
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
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
坎之固量也而爽叙爲純臣未爲篤論何者
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

家六

十三

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即目而叙
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
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
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
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
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
局冰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
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爲
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
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嶽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磳獫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

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堯堙塼塼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

家六

十四

問佛經興行早晚得失答珠星夜墮佛生於
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
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
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
華之下法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
濟群生於苦海若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
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執志歸依
宜信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
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
石紉墓于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

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
也而叙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
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迥
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
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夷叙
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
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
里閭子綽爲楊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
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

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鬘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

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奔競非曰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而假糝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今宜伸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

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
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
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
帝好爽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

家六

一六

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
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
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塼瓦焚虫豸勞役
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
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

晉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爽謂
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
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
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
略云

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
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
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

奕弄筆妄加荒穢之姪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姪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姪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母君子恥聞亭

家六

十七

曰栢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棄自行姪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

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强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輒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魏李瑒趙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罔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

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場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場

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過傳以自沉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謠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

宋六

十八

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

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
陞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
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
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
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
之而爽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
則劉晝之門人矣

陽銜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宇壯
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
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

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
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
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
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
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
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
乞立嚴勤知其真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
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
甚銜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
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爽美之徹

宋太

十九

於府審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
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躓	磨	五	也	芟
蒙徒也	也	對切	澠	師銜切
谷切	嚮	力究切	水名	除也切
賊	切	也	切	廝
受財也	求	枉法	苛	賤息
	監	音堅	虐也	役也切
	陽	音	切	切
	燾	徒到切	歸	梯
	切		丘水	稊
	鞬	居言切	堡	徒弓切
	切		博抱	郎切
			磴	稊切
				稊切

侯死切 斡侯肝切 篡切患切逆而篡職略切
 日薨七倫切 皮皮 薰薰許云切 臭臭草切 訛子甫切
 皆同細起也 紘惠萌切 愎愎自切 日日音密彈切 礪日音密彈切
 毀也切 塹塹式連切 塹塹常職切 礪乃乎切 石石
 人名切 塹塹和黏土也 礪名可爲箭
 鐵牙蟲無足曰牙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家七

辨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陀

家七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范縝

一篇有文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梁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悵快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干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

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
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荐食衣冠奔於江東戎
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
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
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叙
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篡等
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
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
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
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

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
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
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
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

家七

二

褻袷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欺誣宗廟違黃屋
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
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

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莫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粟蘋藻杓祭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囊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禱杭於三峽左傳允揣姓之姦居于瓜

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胃方尊姚石羗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

三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
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傳
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
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
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

又案釋迦出戎割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
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
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
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

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
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
不存既歿踈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
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割
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德大故非諸
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
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割此亦有之不
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
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
門而云諸道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

護國示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
全書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

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
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
深知僧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
逆然不偶斷育片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
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
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從何
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

家七

四

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爲漢地
今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
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
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
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立徒黨
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
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姪殺便是
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
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
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

矢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姪殺子自是
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沉於三
塗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
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蟾蜍
有拒輪之勇井蛙滯坎井之心哉

宋七

五

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
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
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
六度檀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

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
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
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獸身以祛滯俗
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
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庠無尺綃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
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實錄也沉復捨身受身
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識八微之毒蛇衣
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
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

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
虐主等稷俛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
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兇都奄
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
爲初帝則絕欲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
黠足可投俾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
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孔一人濫
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偽權實難分唯佛
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
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
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遺教設法
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
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
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
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
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
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

宋七

六

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
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
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
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閻
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
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
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
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
辨真僞沉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

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
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
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
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謹言誠非所解非避役
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
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
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耆婆叙狀佛以理除
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
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

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
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無
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
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
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
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
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
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
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

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王食三千佛
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
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
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止寒
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
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
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
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

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字十斤王化危若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

長利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

者上列僧偽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
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
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
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
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

宋七

九

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
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
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
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
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
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
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尊敬勞民損蟻何帝無
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
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諂

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

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蜚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

宋七

十

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

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

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圖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家七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殞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十一

齊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

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暉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

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

家七

十二

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

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

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
寺者無選道俗間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即
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
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
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

家七

十三

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
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
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舍生安樂斯
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

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爲空非正智
莫曉即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
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
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
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
圖累年而損財命沉復和土作泥塼瓦成日
爲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
慈未應垂許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
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爲重物起慈即爲仁塔
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

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
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
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
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

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

勸行大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獠爲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無軍人

勸立無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僧訓僧

勸敬大乘戒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
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
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

家七

十四

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
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

記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楊都治城寺有才學

爲宋廬陵王所知著均聖論

一云白黑論

其論難

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變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

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既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

宋七

十五

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魏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
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
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
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
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邪亦有
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
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
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
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

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至
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爾粟未
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秸苟有其誠則
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初祭
而沉鷺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
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
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
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爲
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
臣矣爽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

高識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竒察而

家七

十六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許弟駉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

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

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
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
靜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
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紕其糜費罷之則
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
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
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
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
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
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

宋七

十七

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
物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敬
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
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
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
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
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
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暗主也權守
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
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旣廢

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纈全希一旦獲之填胷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

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伍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

家七

十八

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

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家七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十九鄙固非其務

唐傳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

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爽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爽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末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

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爽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欲無為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

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

家七

二十

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

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

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効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

不足校也

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

十萬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徃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安七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

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徃徃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通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乃非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決旬之

間宇宙廓清爽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
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
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
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
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寧佛
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
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爽奏狀曰望即依
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尼衣布省齋
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

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
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此是荀濟語餘則鄙罵惡類
廝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
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
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教
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多
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
者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
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

宋七

廿二

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鍾又言佛法妖偽勅示蕭瑀瑀曰傳爽非聖人者無法爽駭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駭議其妖惑者爲高識傳云爽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年上寧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

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爽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寺七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十三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沉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大半

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蹟善後傅薛俱受官傅鈞先亡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問誰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亡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說之二

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歎之蹟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犂中人也泥犂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音釋

禾稭也切
 訖黠切
 帑他兼切
 幣所藏也
 暉于鬼切
 光盛也
 宅焚宅也
 獠力道切
 夷也
 藏胡官切
 結
 七小切
 色變也
 縝多忌切
 轆郎擊切
 觀初覲切
 觀初覲切
 山名
 煊煌先切
 煊徒渾切
 煊煌郡名
 獵居廛切
 切三號
 漱煌煊徒渾切
 煊煌郡名
 獵居廛切
 恰何夾切
 合祭也
 約餘灼切
 夏
 檣杙持音挑
 杙音挑
 峴為

廣弘明集卷第八

家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二教論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

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字八豐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

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
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
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
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
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
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
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

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
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
若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
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
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
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
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
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
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
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

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滅佛法集通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郗太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識緯

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丁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訛識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

家八

三

符籙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胥齒相
肩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
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
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爲僧讀誦
或讚唄禮悔僧皆懷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
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
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
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
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
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舛

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
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
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
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
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
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
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
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
傷蠹道教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
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

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
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
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
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勅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
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
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軀化門攻帝
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
謀者並誅
二教論

宋八

四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爲教主第三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明典真偽第十

教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二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

聞風流傾隆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

家八

五

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慈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釋典之馱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厖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溥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

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

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與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

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

第八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六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掾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家八合名法知國

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泝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

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
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
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
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
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
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
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
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
辨善惡之昇沉變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

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
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
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
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
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

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
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
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
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

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
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
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
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
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
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
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
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
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
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
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
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
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
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
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
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

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

家八

九

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

孟堅之撰今古褒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

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預鄙懷○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

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叡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

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流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

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爲教主

問敬尋括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
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探求理例猶謂未當

家八

十一

何者名雜鄧尹法參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
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
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
豈不婉哉

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
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
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
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
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
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間諸侯
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
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

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
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爲侮聖

答曰余旣庸昧竊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
典稽子云老子就洎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
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
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
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爲中上流
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
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

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
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
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
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
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
之流皆賢於孔丘乎聖人之迹於斯可見
家八十二也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
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
故知斑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
證

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
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
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
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
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
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
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
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
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

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
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
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家八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全
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
寔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
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

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

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
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
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
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
神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
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
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
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
涅槃常住之界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

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

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勤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

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

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

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

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

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

家八

十四

可同時而辨昇降吾子何爲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
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許芝丹

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勞之其可得乎

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針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

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
商寧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

家八

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唯

十五

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

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旣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

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

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老子西昇經云天下

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玄經云吾師化由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今就道書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懸如天地異過塵微

家八

十六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山海經西方有天神

毒國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

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

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王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道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

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
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
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
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
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
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贍博二諦並陳總論九
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
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猷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
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
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
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
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

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
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
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砂大
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
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

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

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喻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

宋八

十八

朱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

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閭圃說曰今以急徃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

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閭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

家八

十九

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
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
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章
未聞

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
教述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

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觀貪利無慈逆
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

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
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
師漢嘉平末爲蟒蛇所翳子衡

奔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
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鶴足置石崖頂到光
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未民
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也

或舍氣釋罪妄造黃書咒願無端乃開命門
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

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涸
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
禍延黃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還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
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

不達太上則生民
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
則停睥睨撒鬼千里血若受黃書

赤章即
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
器物紙筆薦席五彩後生邪濁

增立
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窳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

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驅報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杆挺墳使熟

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具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廢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

罪陰謀懷嫉

光邪之甚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

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七册

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

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

駕三張符籙詭託先言摺採謫詞以相扶助

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

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

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

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

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

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

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
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
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
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
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
家八
幽明薦祉故眞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
廿一
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
絕有無迴踰彼此翊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
孝慈先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
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

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
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
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
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籙之談猶傳
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
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予
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
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
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
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

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
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
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
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

兩經實談爲真
三洞誕謬爲偽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
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
道家豈及此乎

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

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
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
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
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
鬼書於是乎驗家八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
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
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
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
徒皆雜符禁化俗怪誕違棄無爲哀哉吁何

乃指蟲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張依

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秦符狀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

窮理徵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就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

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家八

廿三

教指通局第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近世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

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夫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

嬰羅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犖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

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窻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

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
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鈎七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
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
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
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
慈上極聖人下及蛄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
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

家八

十四

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
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觀夜
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
甲午四月辛卯夜恒屋不見星隕如雨即周
之莊五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筮之云
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
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
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
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
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
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
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同曆算即二月八日
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枉銘並與春秋符
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
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歲
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
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也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泰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燭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導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導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粹親華愛趣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

家八

廿五

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

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疆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蹟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

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

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則羣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稻即

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家八廿七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爲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

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不無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指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桔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已與嚴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

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
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
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
怪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觀此
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
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
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
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
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
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

家八

廿八

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
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
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
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
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
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
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
爲先標榜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
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

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王璽非堯
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
淳風遐被震道網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
無扣浪之夫谷無合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
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
宋八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
廿九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
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
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怯賜也貨殖
求也聚歛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
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微
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
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糞糠斯乃忍
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
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
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
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
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
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

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
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
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
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曠寧
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
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
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
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
子莞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
及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

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
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覲教流東土得
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違信
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疑散滯渙若
春水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砢砢總
括九流信佺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
謹承嘉誨

家八

三十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駟側留切 馭御也 殲將廉切 滅也 魄窺視也 靈當姑切
 恂須倫切 恂溫恭貌 亶無匪切 亶亶苦角切
 姑法切 讜多朗切 撫之石切 橐籥橐他各
 狂猶也 讜直言也 險許羈切 勛則歷切
 灼切 橐籥惺枯回 熾許羈切 勛則歷切
 鞫囊也 惺切 熾險也 勛功也 喻
 許及切 與吸 殺苦候切 憚同甫切 憚然
 同猶吞也 殺與寇同 憚怪愕之辭 穉
 穉穉早委切 不成粟也 仄阻力切 仄硤
 穉穉苦耶切 穀皮也 倭胡改切 奇
 不相入貌 倭倭非常也

廣弘明集卷第九

家九

唐 終南山 釋道宣 撰

辨惑篇第二之五

笑道論九

其文廣抄取可笑者
上中下共三十六條

臣鸞啓奉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

家九

同異臣不揆踈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
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
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
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
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

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
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
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詠詛之方
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
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
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
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
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
惑於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蠱自古
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

感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
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
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
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
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
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
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
呈心覓失守謹啓

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

家九

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號差舛二

氣爲天人三

結土爲人四

五佛並出五

五練生尸六

觀音侍老七

佛西法陰八

笑道論卷中

日徑不同九

崑崙飛浮十

法道立官十一

稱南無佛十二

鳥迹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

日月普集十五

太上尊貴十六

五穀命鑿十七

老子作佛十八

勅使瞿曇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氣亂政二十一

誠木枯死二十二

笑道論卷下

北方禮始二十三

害親求道二十四

延生年符二十五

椿與劫齊二十六

隨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爲道二十九

偷佛因果三十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五億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儀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氣三十五
諸子道書三十六

造立天地第一

一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啻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

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枝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真嬰父母

臣竊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

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
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
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
混沌之始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
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
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
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
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
崙山高四千八百里有玉京山大羅山各
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

家九

曰

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
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
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
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
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手以
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闢之歲將以化
物詎可承乎

二年號差舛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
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
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

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
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
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
旣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傳
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
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
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七
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
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周
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

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
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
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
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
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
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
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並是無識
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
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
說前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

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
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
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
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吊之三號
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

道

三氣爲天人者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
官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
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
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王宮靈寶上

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
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
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
結自然青元之氣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
僚人衆皆同紫微

家九

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
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
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
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之中氣結而
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

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於三元之君

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

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

家九

七

物乎又不可也

四結土爲人者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
真天王乃至三元太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
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於
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
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爲人也
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
傳云若姪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
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
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氣入乃能言語

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
爲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像
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
又上真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
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
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明五佛並興者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
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
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
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

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
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
以水火燒沉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
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
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於
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
號明光儒童

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
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
造天尊所皆白曰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

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
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
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
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
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沉老子不死王伏
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
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
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尹喜推老
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
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衆途師

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文化胡消冰經皆言
老子化闢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陀力王老
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
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
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
案九
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
樂者尋闢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
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闢賓者三老子之妻
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
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

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
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
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
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
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
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審誠有遠意然老子
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
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
其父乎
六五練生尸者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

子一匹公王一文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

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

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塚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塚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家九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帔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

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

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今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

家九

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

十一

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

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卧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

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紆紆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卧道

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笑道論卷中

九日月周徑者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

家九

十二

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

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十崑崙飛浮者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

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

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
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
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
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
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
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
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
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
言我隨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

家九

十三

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
夫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
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
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
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
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
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
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

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
又肺爲尚書府肝爲蘭臺府

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
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
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
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十二稱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
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
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
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

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
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
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
婆夷

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

家九

十四

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
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
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
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
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

辱大可笑也

十三鳥迹前文者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

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

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迹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十四張騫取經者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

宋九

十五

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于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一丈六尺項

有日光旦問羣臣傳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
道佛號明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
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
永平十八年乃還

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
於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是明帝
七世之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
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
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
復遣尋耶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

一何苦哉又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
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
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
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
二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旣交
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
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
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

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

卷九

十六

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尅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

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

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
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
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
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
如斯

家九

十七

十七五穀爲刳命之鑿者化胡經云三皇修
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
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
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
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

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
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
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刳命
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
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
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
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
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
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刳命腐

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
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
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

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厲賓一切奉佛老
曰却後百年堯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
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
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
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
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

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問訖
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
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以事推
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
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

案九

十八

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
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
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
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
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

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
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咬注
而白日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
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
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
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
也計六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
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
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

亦可笑也

十九勅瞿曇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
衛時約勑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齊經來東秦
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
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

宋九

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蹋地瞋

十九

臣笑曰案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
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
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
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

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勅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勅佛爲使乎

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踊地而瞋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

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

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誠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亂政者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

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効其儀法起立
浮圖處處專尚佛經皆本趣末言辭迂蕩不
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
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
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
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
家九
二十
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
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
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
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

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
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
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飢荒荐集更有桀
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
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
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竊乃庸疎頗尋兩教
道法謙退行偽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
開物性若不如是通道則可笑殺人
二十二樹木聞戒枯死者老子百八十戒重
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

死

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
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
獸之法有怨憎者癡狂殞命

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衣有

家九

廿一

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
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合衣吞

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
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
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

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
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
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
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
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
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
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驅輶泥中懸
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
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及縛懸
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

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昧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笑道論卷下

二十三起禮北方爲始者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

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家九

廿二

二十四害親求道者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情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

案九

廿三

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八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

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

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
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按大
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
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
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
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
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
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與劫齊者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
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

運迴

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
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黃總
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
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
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
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
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
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

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王
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
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已
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
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
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
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
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
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

第九

廿四

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山災所不及而云
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
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
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
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
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
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
同河漢之實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云金液
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

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

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

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

家九

廿五

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

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二十九偷改佛經爲道經者如妙真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

道智

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

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准的

三十偷佛經因果者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

宋九

廿六

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

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蜀
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
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

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
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
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
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未知道
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
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法
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

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
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
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
天九宮天曹玉清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
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
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家九服何丹草而獲廿七
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
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
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

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
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
其目並注見在

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勅而
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
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
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
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
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
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

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
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
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
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
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
矣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
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
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
之以四海爲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

皆從山出

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
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
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真爲一元
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

家九

廿

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
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
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
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
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

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
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卧不起
愕然大怪

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士執簡
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
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
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
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
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
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

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鑪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

家九

廿九

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禮佛

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手故昔殷太宰問孔

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
以道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
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
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

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
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

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
萬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
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

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氣法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
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
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
間說

家九

三十

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
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
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
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

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
教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
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
所未諍

三十六諸子爲道書者玄都經目云道經傳
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
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
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
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
未得

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
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
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
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
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
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
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
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
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
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

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
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
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
己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
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

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
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
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
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
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

斯實錄矣

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旣事越王勾踐君臣囚
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
亦昧乎又蠶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
化而自免乎

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太后腹即幽王之
子也身爲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
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
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
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

廣弘明集卷第十

家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十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十一

周祖巡鄴除殄佛法任道林請開佛

法事十二

周天元立王明廣上事對衛元嵩十

三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十

周武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
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
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
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
發於內外未逾經月家十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旣分流源
逾遠淳離撲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
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
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

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守磧礪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倖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至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慙惇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翦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

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

曰我患熱也

云云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

家十

三

沙門慧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

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
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
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圖塔壯麗
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
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
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
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
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
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
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

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
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
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
經聞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
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
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
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
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第十

三

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遵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

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

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
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
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
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
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
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
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
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
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

家十

四

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
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
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
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
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
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
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
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
尚書唐臨具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

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
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
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
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
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
請開佛法事十二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
史字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

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
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
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旣上
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
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
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
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
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
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
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

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
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
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
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
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
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
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
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
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

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
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
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
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
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
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
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
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
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

家十

六

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行之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

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我從

宋十

七

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微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

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

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

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遺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剝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傳文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

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與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

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下道下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

家十

九

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

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潜思於府内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偽移真

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

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

家十

十一

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

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尊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

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
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
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開百技觸
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
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
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者未可論
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
海深廣鷗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
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

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
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
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
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
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
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
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
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
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
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

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
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寂
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
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
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
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
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
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

家十

十三

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
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
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
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
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
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
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
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
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

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
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
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
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
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
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
事止爲興法數啓殷勤惟願早行今聖上允
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
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
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

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
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
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
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
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
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誡一大德令昇法座
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
洋冲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
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

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
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
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
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
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
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
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
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
禮上士拓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十三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
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城故趙武帝白
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
上書

家十

十五

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鋒辯
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
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
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
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

之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
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
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
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忤對元
嵩六條如左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
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
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
愚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
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

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
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
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悲夫
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
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
豈爲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
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
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
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毅云
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言

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禍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第十

十六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

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旣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姪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

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
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
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
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
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
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而者哉昔卞和
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家十

十七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
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
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

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
關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巨有衛嵩橫加
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
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
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
例應停棄若以理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
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
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
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
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

之人濟苦穰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
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
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
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
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
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其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
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
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

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
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
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堂佛塔撤作橋并之牆
繡像播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
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十八}巨欺諸佛大靈
何容可負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
饑此之謂也更別徃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
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勲朱門紫室死
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
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

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
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
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怨蒙安樂爲將爲
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
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
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
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
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
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

商鄙悖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
之馬放牛豎子由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比而
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
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
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家十安寄老子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
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
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

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萬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

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

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
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
教克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饋乾不食未見
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
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
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羣庶民不麇卵廣既
少染玄門不閑掩園之事舉目盡見麇卵之
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
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
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

家十

二十

盡杭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
丁爲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
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
虧竊爲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
奉上黍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
背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
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尅念何

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

家十

廿一

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逌夫之婦

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獸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環奉承多寶佛塔

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旣種成林於理不越又
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
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祗祭地於
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
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
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
德爲百億所尊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
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
衆星自月之遙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
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

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戶八窓可無
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
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
眞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
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
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
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
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
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
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

家十

廿二

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
慚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
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
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
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
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
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
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
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
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

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
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
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
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
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
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
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
聽遠輕舉庸言氣悸冤浮以生冒死乞降雷
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

第十

廿三

譯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爲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曰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躡頓

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素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培塿培薄口切塿小阜也 石渚也漱瀨切瀨蒲沒切瀨海之別名 恃許侯切 也自強也 饋穀胡交切 逌家十切 逌莫角切 悸其季切 拓升五切 壁木都勞切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給一

辨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廢省佛僧表

廢省佛僧箴附前表彈

破邪論并序

唐上廢省佛僧表并箴附

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

尼事十有一條

臣奕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彈曰詩云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為守書藏吏如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義農上帝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與之合治 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彈曰周公孔子
並是國臣上迷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今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彈曰既國
並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 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翮彈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

第一三八冊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册

之言無實羽翮之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
奏本虛事太過矣
彈曰州吁叔段不能守
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
寵辱若驚職參朝位
彈曰潘崇羿浞未肯若
驚季氏陽貨亦居朝位
荆山鼎上攀附昇龍
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瑶池王母之使具禮來
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

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彈曰黃帝昇龍蓋是三
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世
名之曰不應返老教却習孔
胡佛故也
彈曰汝既稱無道
自漢明夜寢金人
入夢傳毅對詔辨曰胡神
彈曰周世不來傳
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
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
後漢中原

未之有信
彈曰虛魏晉夷虜信者一分
衣冠晉朝始備汝既謗
言夷虜中夏是誰矣
竿黜託佛齋而起逆
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
彈曰
時人族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遂
居河右霸在涼州亦不內僧叛居西土也
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
二
惡世有緣得
學中倒說妖胡浪語
歲曰搢紳遵忍辱之曲
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
彈曰
蛙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失香
不失常仰面垂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
兼復
廣置伽藍壯麗非一
葉種脫苦之因勞役工

匠獨坐泥胡

儀曰爭運身手

撞華夏之洪鍾

集蕃僧之偽衆

鍾曰鳴百練之神

動淳民之

耳目索營私之貨賄

發貪癡之貨賄也女

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

之塚

箴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

杭梁麵米

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

箴曰

杭梁米麵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永照慈悲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

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彈曰朝廷稽古捨俗

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

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

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

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

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

惡

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已

歲月不除

姦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

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彈曰國丘南郊

不免殺牲豈如佛戒不殺官治民察未見

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

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

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

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

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爲典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遠損處深理不可也

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

百姓無事爲義皇之民

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鼓腹

而卧聖明在上豈信

臣奕誠惶誠恐

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販誣罔國家終須伏劔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彈曰如汝

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黜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聲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歛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

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
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
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
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
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
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
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
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
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

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
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
謨傷人倫之風孰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
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
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
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
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
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
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

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
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
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
躡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
恨夾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
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
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
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
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
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

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
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
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
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
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
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
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
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
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
來智出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

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

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譏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鑑良可悲

給一

六

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
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
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
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欸冒以啓聞
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
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
東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旣褰
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
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

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
內顧聞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
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
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勃也
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
件答如左塵黷七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
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
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

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統論其教
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
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
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
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
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
箇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
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
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也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
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
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
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秃丁者案
孔子經書漢魏以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
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
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
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
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
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

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

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

先勤行當作佛

新本並改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普

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

菩薩化遊震旦又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

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

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

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九白日昇天仙公

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域

人也

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

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

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
願爲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
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
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
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
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
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
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云云

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世

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

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結一吾歷觀諸

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

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
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
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
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
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
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
如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

昭王即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
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
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
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
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
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給一}年壬申
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
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
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

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

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丸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不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

忠國祚長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

國

奕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先

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廢省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
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
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詠遺典三者

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
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
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
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
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
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
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請有罪者依
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已

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
信心起造或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
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
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
子謂之仁人給一況佛為三界良田十三四生父母唯
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
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佛生西
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記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
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
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
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鸛卵而生
契伯禹割母胷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
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
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
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
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
之居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

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應尋釋迦
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種子期兆
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乃南閩浮
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
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一昊大命

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

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
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
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

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
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
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
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

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

給一

十四

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
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
羽楚詞十日代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
出流金鑠石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嫫於汭水尚書云洪

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
百姓各以其心而栢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
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
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
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
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燬石高
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
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
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
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

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
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
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
採芑又云宣王南征

終一

十五

對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
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
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
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
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

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

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俱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

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珣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

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一答帝王無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
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

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

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

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

發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並

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

遽早摩滅

隱居年紀云

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

湮篡十二年

夏皋十一年

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

食皂振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

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

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

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

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

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太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

沃申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

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

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為豐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

懿王三年 絕嗣

僖王五年 絕嗣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
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式閭封
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
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
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

滅周後始稱
王在位五年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
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
陶公並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
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
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偽殺扶

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

給一

十八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

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

習水戰

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靈帝三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沕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

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

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

佛來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
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
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之

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陽珍史曰
陶公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
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勤國兵三百
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
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

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
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
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
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並
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經萬里
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
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
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
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

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梅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

尸城八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閭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

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

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

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拾一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十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擗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

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旣博識通人生知雋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旣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

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給一人所譯經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

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
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
久懷蠱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
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
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謂闢提逆
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尋夫七十
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莫不葬
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
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
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

與爲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
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污點朝野實可歎矣傳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

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弘矣至如
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
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
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
之殺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
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
時無佛何因逆亂滋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

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
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嘆然復遜詞
於李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
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
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
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
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
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一答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
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文孝時法秀太

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
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
奏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
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羣賊並是俗人不
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
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爲
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
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
漢使者魯旣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

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
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
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
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
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

給一

二十五

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
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
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
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
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

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家
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
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
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
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

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
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
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
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
 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

爲皇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蜀亡

出魏書

孫思習仙而敗晉

出晉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

出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吳

出吳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

事在晉陽春秋

魏華叛夫

出靈寶經序

張陵棄婦

見陵傳

子登背父衛叔去兄

出神仙傳

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爲逆亂者略引

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
 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
 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

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
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
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
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突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
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
道居其一者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
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

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
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
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
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
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
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
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
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遙一
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

始一

二十七

斯乃六合之案塊五常之俗謬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

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暎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

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
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
之旨玉謨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
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
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
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給一 二十八蓋是蒼生
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
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
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
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

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
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
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
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
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
外逮河北翻辭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
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而轉盛渭水備道
遙之苑盧岳總般若之臺深文與旨發越來
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並
衡五乘並駕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

撤饗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
七辯以能持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
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
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
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
遵聖業孜孜無倦各猷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獸冠冕而歸

總一

二十九

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
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廻向五體歸依
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案
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
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

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
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
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
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
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
曰唱導此例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
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
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
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岳缺於片石
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音釋

軒項許玉切 頤顙音專 姁居宜切 徇松閏切
痾音羿 羿音詣 湼並人角 緇古侯切 黠維
黠獨七感切 黠音濁 聶正美切 諱音諱 岐巖
岐渠移切 巖宜力切 醯於旬切 閨去月切
小兒有知識曰岐巖醯合欽也閨與閨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滑稽滑稽音骨稽音不窮之狀 鵠子全切 梟古亮切
 也 篡初患切逆奪 媯音瓜女媯古 僕音薛
 祖 蚩尤人之切蚩坂反音繳矢而射也 癭久郢切
 也 兄拱虛切 塾音店 妲丁達切 妲音剗 剗音剗
 凶 容二切 塾音店 妲丁達切 妲音剗 剗音剗
 狁狽音險狽音也 尹音起 芑音起 芑音起
 狽狽音險狽音也 尹音起 芑音起 芑音起
 蔽乃版切 玠音介 緇音希 洳音域 釁音許
 切 禍謚音示誅行 猖齒良切 殤傷音 沕音沕 沕音沕
 也 于筆切 沕音沕 沕音沕 沕音沕 沕音沕
 汨水流貌 磅音磅 磅音磅 磅音磅 磅音磅
 蒲末切 豺音柴 蔓丑芥切 長七全切 慊七全切
 跋元矩姓 豺音柴 蔓丑芥切 長七全切 慊七全切
 鵠音晏尺鷃 聃土甘切 占音占 鎚音鎚 鎚音鎚
 小鳥名 聃土甘切 占音占 鎚音鎚 鎚音鎚 鎚音鎚

第一三八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册

徒回切。桓遂。行不自進。貌。延。匏。瓠。瓜。瓠。也。跖。
音。隻。盜。跖。孽。怪。孽。也。切。璋。章。音。訛。謬。也。切。暮。謨。
同。下。季。也。筌。魚。筌。也。切。謀。與。牒。也。鴛。鴦。音。務。撒。撒。直。列。
養。紆。容。切。養。人。割。攷。音。茲。攷。攷。不。覃。徒。南。及。
也。烹。煎。和。之。稱。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給二

唐西明寺

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傳奕廢佛法僧事

并表

綿州震響寺沙門釋明槃

給二

僧明槃言槃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有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

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蒙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

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
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
傳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
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
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
周觀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
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
誰名功旣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
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
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

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
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
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慄厲六時以
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
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
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
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
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
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
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

給二

二

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痛抽刀斲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

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

給二

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

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
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
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
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
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
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
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
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
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

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
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
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
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
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
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覩縷但傳奕
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
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歛無端名
稱鬼卒咒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既同耽荒
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

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
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
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
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
忠孝不今旣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孝者事君
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
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
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
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
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

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
禮逆天者今道士旣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
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
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
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
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
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
教食唯米麵之素供唯芋藕之質體瘠力羸
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蠅虫習忍修慈好

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
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
行符章奏必宰雞豚祭醮要求酒脯饗膾醢
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
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
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
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
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
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
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

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伎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
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
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
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
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
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
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
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
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雙

稔成禾九栽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勲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并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深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

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沉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拾二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六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
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
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
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爲外應
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
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
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
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
或致窺覷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
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

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
而使之庶芳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
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
德之君者

拾二

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
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
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
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
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

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
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
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
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
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筭測
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
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
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宸之間
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
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爲建塔并置伽藍

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
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
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
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
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
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
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
詎肯歸依觀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
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風種善
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

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絝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

給二

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

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
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
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
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痛苦毒難堪
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無降異後
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
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
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
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
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

略二

九

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駟逼軍人撞
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
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
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
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
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
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
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
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

者

槩聞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撥務分司訟方授職八愷並列十

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

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微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塼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東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嶷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

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克黨歛

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豈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群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結二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

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
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
索旂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
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
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
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
女登床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
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
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
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

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
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
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
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
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
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
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
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
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

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
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儉並皆信受後刺史
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
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
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
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
情知其誑詐入閤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
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
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

給二

十二

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
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
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
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
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
不飢

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

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
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
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
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頻修下則授之以
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
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
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
身兼凍餒沉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
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真下
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

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匱者計僧尼一
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
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醺酒脯百盤一年
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奕
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
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醺
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
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
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

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
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
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
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
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
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
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
恥多飲醺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
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
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

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効情意相親男
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
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
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
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
五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
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
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
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憎而取物若
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

拾二

十四

爲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
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
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
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
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
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
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賂賄則百姓豐滿將士皆
富

槩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
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
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
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禮那多藏必
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清
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
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
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
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歡饕餮難滿

終二

十五

縱恣無厭加以多料紬綾以爲命絲廣料黍麥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踞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倒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

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踞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

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
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
圈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
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
可與奪也

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
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
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
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
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

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
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
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
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
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
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
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蠱之
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
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
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

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
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富貴况佛法王威
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
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餒
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踞貯
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
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
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

給二

十七

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
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
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
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
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
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
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
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

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劒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

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

結二

十八

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

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
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
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
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
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
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
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
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
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
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

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
至於宇文旣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
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
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
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
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
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
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
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

結二

十九

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
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
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
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
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
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
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
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
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
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
武聿興文藝還闢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
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爲德
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
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
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
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
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
藝之術與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

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
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
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
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
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
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
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
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
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
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

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
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
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
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
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
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
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
言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
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
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

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

總二

二十一

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爰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

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詰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楮善信等六百九

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

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

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十四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

卷二

二十二

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
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
能重述似貧人罄窳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
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
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
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
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
槩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
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

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頌亡百
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
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昏
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
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
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
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
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
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
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

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鐫畫以難真然鐫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

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在若言欲得布綸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牣耕穫弗愆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埤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
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
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倉庫充牣封域廓清
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者也若言欲
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
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
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
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
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年敬養

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
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
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
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
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
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
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厭身棄世弗
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
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
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

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
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
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間鳩響毒聲
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
流傷嘆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
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
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
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
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
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

卷二

二十五

同廢杜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
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
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
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
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
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
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
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
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
市勅令行人咸冀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
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
死斯並近代殊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
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黎永劫沉淪深可憐
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
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
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
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
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覲初覲也 慄呂氏慄貌 蔑莫結切 烏直

切毒斫側畧以忤五故也親曼郎和切

觀縷委咀與莊詛同擲梳篦也紛紜
紜音云

援亂
 詈
 力翅切
 罵旁及曰詈
 僂
 仇苦浪切
 零帝切

也配
合芋
芋手句切
瘠才亦切
瘠呂轉切

也音檜細切胥琴息呂切醪音稼

嫁音也種也音也垂音也皮音也彼音也義音也切音也見音也俞音也組音也

芳 芳音酉。芳也。 **稗** 所交切。斗

芥展芥音甫展於豈切芥音天
綈綈音天綈以綈自

二、前所無之

100

物也苛虐苛音可虐魚纂子管切以茅剪持
也咨盈噓噓氣室也闔胡答切惰虛業切威
詵胡犬切賂賂音居貯聚積也鮭音圭魚名腊
音昔肉音昔肉歆昌劣切饕餮饕音四貪財也紬
直由切其卷切噓音虛牴音刀餒音奴飢
紡絲綰猶困也也
也摯音至淆戶交切窘巨隕切蒔時更切銃
先興壎壎於壎切壎壎壎壎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上

給三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九

辨正論十喻九箴篇

釋法琳

給三

十喻篇上答李道士十異論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廬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

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常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籙玉劄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旣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禮

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竝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

給三

內二喻曰

李聃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

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

軀

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
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
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
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
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
曰葱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
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
邑若生地為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
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
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
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筭經天上
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
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

俗三

三

第一三八冊

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
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爲闢賓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

亦非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

爲閭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
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
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
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
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
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
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
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
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
之世旣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

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
並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

給三

四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

許年猶慙龜鶴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

開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
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
之本爲一時赦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
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
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
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
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
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
周劣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萃

爾從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
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拾三

五

內六喻曰

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

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

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

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
顯爲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
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
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
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

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提督羣胡

大叫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

責在遁天之形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

秘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老子爲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

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給三

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

六

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

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

第一三八冊

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

十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顙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

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睒耳摘髮蒼鰲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埤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乎舌

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曾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給三

七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
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
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
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
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
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
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
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
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

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嘗至夏禹開
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
赤雀之徵旦感丹書之瑞旣符大德世服朱
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恒儀
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
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
丙十喻曰

老訓狂勃殺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
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
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

臨三

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
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
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
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
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陋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
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
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一

內喻曰左枉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
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
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耻之
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羣首相右韓而左
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
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
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
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
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

給三

九

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
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
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
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
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
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
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
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筭其壽早登寂
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
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

珠並曜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

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

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二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

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給三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彈曰乾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為甲妻金起木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銷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三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

給三

十一

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

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邪次歎正

夫釋氏者天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
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
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
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
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
學於牙齒之際

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

柔而存常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

也

外適化華夷異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
率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
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獯鬻之小匠
疋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四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
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
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
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邪次歎正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
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
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
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
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

給三

十二

天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
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
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天壽異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

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
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彈

老子既云長生今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

日在何郡縣乎

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平一年蓋太
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
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
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

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
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
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
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
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
者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
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
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
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

拾三

十三

斯言可爲鑒矣

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
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
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
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
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
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
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馱無大椿之久蜉
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
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
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
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
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六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
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
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
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

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點難磨駟不及舌

誠不虛也

前折愚
後嘆聖

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
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
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

給三

十四

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
蛇亢求仙翻其天世蜺纓得藥未且延齡蓋
騰鷄共鵬翼偶高馳駕與驥足爭速爾道之
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七

內諭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前折邪後嘆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瓜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

給三

十五

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嶠山之冢獨存

皇覽云黃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

爾道之劣七也

外賢聖相好異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

内相好有多少八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
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
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
乃崑山之片玉

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應物妙質可涉多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
屑花目之麗已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
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
具輪王具而不明陸遜經云非色生性勝諸
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
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
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
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向毫相功德復加百
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鬘鬘功德仙人觀而自悲嗟衰
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
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俱斷檔以顯異曹直扣論
云孔子面如紫俱豈陽文與蔽蔑比麗孟陬
周公形如斷指也

周云孔子面如顴也

豈陽文與駿茂比麗孟陬

止踏五把十以標奇豪俱斷檔以顯異

扣曹
論植

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

仙觀而自悲嗟衰

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向壺扣功德復加百

百啓
治歲一
示力
應復
口
百音
始成
一
用功

數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

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四種妙勝生

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

脣花目之麗已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

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

100

與龐康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讓玄巾黃褐

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彈曰道士元來

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袈裟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

無典釋訓袈裟左衽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

據也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

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疋我威儀

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九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深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同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鶡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

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劍何其鄙
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
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

給三

十七

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
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
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是惡用斯範世
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十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
譏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函歌笑乘中
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訊原壞母死野
棺而歌孔子
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勇四子
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故教之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
之為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
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
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
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
父子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下

給四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九歲篇下答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無違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彈口汝無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急神唯須自訟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第一三八冊

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眊莫鑒其色震霆駭
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
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
其忿亦情性之對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
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遠
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
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遭

馬田者辭馬
野人乃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
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
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頻至故導
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
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云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齊魯

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氷創於
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
經云應聲
菩薩為伏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祥菩薩為女媧所問
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
為孔子光淨為顏回與已淳之末玄虛沖
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
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
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辨之極談
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兔
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
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

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
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
亡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暴雨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越葱河而
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
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
情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落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
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
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

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
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表狄之容
妙盡丹青巧窮剗剗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
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
佛豈胡人頂禮即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
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
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剗以代親顏在

資仁彩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
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
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相於
丹青寄靈儀於銑塗或覩真避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楊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寫
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
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開高神應
闕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
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
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
溪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有王像記云像身
出廬陵三曲端光龕出相州昭潭並放光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長沙標聚日之姿
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

廬岳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
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
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
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
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滄瀆清
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
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
鑄而尅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
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
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

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開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

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

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真禁壑四民懷
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旌
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況
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
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
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解貝散體周
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
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
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
鷗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

給四

五

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
猷而已哉無以欄甃之辯譏滄海之廣陬榆
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
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
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
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
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
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
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

禮無恭復形千國

彈曰禮云子冠父親燕之母親拜之所為處高可亦

無禮無

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

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

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

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髡頭

守真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王陳訓

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

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

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

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為眾彩壞色

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

勞

禮云執者祖也

缺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矩右袂言便於執作

給四

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眾聖

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剝除鬚髮去華競也

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

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

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

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
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
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
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
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
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禍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
繇之役無耻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
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
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

正法

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
應愛勤耕稼謂不毀穀實王役繇
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
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
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

論四

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
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迦
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
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維之婦是知持盂
震錫糊口誰憑左枉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

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其尚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

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殫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

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
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
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爲
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
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
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
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
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
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
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

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
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
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實也
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
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
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
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目陵
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獠獍蜃
蛤之論

曹拉辨道論云仙人者黨辟後之屬
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雖入海化

為蛤鷺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此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鱗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心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寶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盲四也

絲四

九

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經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

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
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
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為無後也
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旨夫行一善則

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
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
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
不持戒諸天滅
少阿脩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
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

起人民饑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
足威光備顯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
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
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戎戢息疾疫不行猶屏
新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燄息煨績微而易顯
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龍愛精仙家之
奧旨今反謂姪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
而毀其言毀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
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
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豐深於梟獍雄虺九首
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脩短
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

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
 齡長羸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
 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脩政召太公並享
 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
 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
 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
 詰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
 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
 良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
 惟恃怙昊天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
 恭終備墳陵之禮令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

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還使愚夫惑
 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彈曰
 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周定安之
 事故有滕緘槨橫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
 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
 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
 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
 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藥
 言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
 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
 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為求福
 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

也

內箴忠孝無違指六

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撫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

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

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間宮中有哭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釋提恒

因天上造三千偷婆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羣生為己任等含氣於天屬棲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

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床而送終

智度論云

淨飯王終佛自執繩床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

孝敬表

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

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

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

給四

十二

獸何疎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

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

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緝

蕙鳥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

空致斯談載蜺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腴

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

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

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

然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

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

名位卑周孔胡汲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

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

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

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

法無以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眾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猷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給四

十三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

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猶混雜不可謂真

符云士畏鬼章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辟倖邪擬鬼千里血並仲造黃仲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

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守雌羨下非名為上 針口膠

目安得稱道

莊子云膠漆未之目封楊墨之口

猶春鳥嚙呀

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虫蠹木或近於

字虫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

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蜺

皆有虫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蜺螫

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下

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敷疾

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

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

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陽

父陰母之謠

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戴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

門進玉柱陽恩陰母曰號馬屎爲靈薪呼口如玉陰恩陽父手摩足

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

薪老風爲玉珠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

靈鳳以容德希覩鼯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

事同雌妍異矣冥馬不知爾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

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

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披緇棄

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

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
 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
 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
 事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
 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
 貴隣室之弊褻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
 迷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予
 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

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復荃蹄異
 用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
 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
 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
 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結四

劉子云周人謂玄化死鼠為玉璞

十五

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以為山雞為鳳

故九十五

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

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

涅槃云衛世師論也

頭夷羅之仙

火仙外道名古波頭水仙外道名夷救羅

末伽闍夜

之道

若提子斷見外道也

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

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將
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
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談安歌浩唱吞刀吐
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
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
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
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墮高築
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
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
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

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
寄方遙授偏裨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
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
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
膏絳穎集須彌而共色沖和子曰璇璣文者
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
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真耳長
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
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
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

道佛道瑩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爲思神之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

南人躬學茅山道士沖和子之法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琰璣抄文沖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

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

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

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

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猗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

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齊戒今捨財贖愆臨犯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
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
不云老說索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
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
身作佛方有佛與蓋誣罔之極也但罰賓去
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
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
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
方顯聖德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
何名誕哉

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

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

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

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

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

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
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

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聖仍為燕爾之
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
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
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
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
于陳梁之日園內養兒喚婦女為朱門呼丈

夫為玉柱婢欲猥濁出自通家外
假清虛內專濁泄可恥之甚矣 所以謂重

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

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風稟道真

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
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
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
幽求云道無形質蓋余陽之精也陶隱居內

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
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
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

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
陸修靜亦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
為此形

謂身無愆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念居
縲經昏顛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

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

軌還依舊貫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

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為翦剝世不能知

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箴曰大厦爲衆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
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
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
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
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
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
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
餘人無踐聖之理群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
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
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諺夫真偽相

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
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
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主問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
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曇始延魏
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君之帝魏錄云拓跋焘用崔暉之說遂滅佛
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
杖錫去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焘焘命斬之三
刀而不傷刑者白焘焘自取佩刀又如前所
乃內始於虎園虎開眼伏頭焘乃試置天師
園側虎鳴吼欲噬焘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
不及延始道林登晉主之床秦世道安榮參
上帝謝之

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

符書云符主出遊
命安師共輦生高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僧傳云石虎跋澄為大和上衣以錦緝每上殿勅王公等扶舉之皆道降極

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

者費才以搆勝殞躬崔皓以邪誣喪體

魏書崔

皓履謙之勸拓跋肅滅正教肅後身發惡疾乃誅崔殺二人姜斌以集詐

徙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

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

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

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

窮而聖顯猶蛇床與蘘蕪類質達方者辯其

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

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

明搆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

捨家入道呂焦棄偽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

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

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門人

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

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揚枝百束自

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友獄背負水漚

出

士孫氏
法義

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
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
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
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
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
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
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
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
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

給四

二十

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
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
閱關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
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
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
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生

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王京

拾四

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

二十一

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

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内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久衆邪競叙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

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以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給四

二十二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

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
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
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
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
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
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
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清經
云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
乎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

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
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
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
象如陸簡寂咸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
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

給四

二十三

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
氣之內有色有心旣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
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
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

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

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

寫朗切 頤也 孱 正作僂 仕 月氏 氏音茂 月 赭 音者 赤色 剗 剗鼻 剗巨京切 剗刺面也 圍 音清 纏 經 也 練七雷切 喪服也 經徒結 慙 竹降切 拓跋 切 喪服麻在首腰皆曰 跽 惡也 拓跋 音角 燾 拓音托 跋蒲末切 魏太武名也 搆 音角 校也 殺 姓也 燾大到切 魏 邑鹽切 苦候切 藥 音眉 藥 燕 闍 邑鹽切 去勢也 與寇同 藥 斬芷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給五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第一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

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侵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

古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驎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曾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

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
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
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
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
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

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
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
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
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

有新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
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
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
餐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
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篇第一

始云

三

- | | |
|--------|---------|
| 一惑佛出西胡 | 二惑周孔不言 |
| 三惑毀佛譽道 | 四惑比佛妖魅 |
| 五惑昔有反僧 | 六惑比丘僧土集 |
| 七惑識毀鬚髮 | 八惑泥種事泥 |
| 九惑有佛政虐 | |
| 十惑無佛民和 | |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

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
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
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淨圖
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營之
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
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
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
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
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

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
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
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
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
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
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
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
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
疑徙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
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

子安親之方觀疋夫之自愛豈不反醫而違
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
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
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
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

給五

四

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
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
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
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

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叅八蜡之祭
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
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
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
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
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
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
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
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
仁聖之德者豈爲謫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

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

結五

五

了觀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愼於其君非忠臣也子

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弘忠愼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

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碑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

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拾五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六獨柰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

而計親踈手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與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譎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

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巖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始五晚至而當替人有幼斲藜七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

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旣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

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

降帝釋之高心推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魑魅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魑魅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度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專妖奉魑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氏之先

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

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始五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

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闖提旣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鉞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眞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闕尼父

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
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
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
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
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
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
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
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
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
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

肅茲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
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
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
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

給五

十

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
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
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
乃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
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婉不祥

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
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
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
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
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
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
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
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
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

以析澤墨敷絲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
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
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
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
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
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其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
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
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
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

給五

十一

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九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

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不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旣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

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而使桀弘少
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
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
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
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無
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
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
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

拾五

十二

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
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
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
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
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
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
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
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
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
以為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

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
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
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
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
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
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
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
誠以爲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

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
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
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顏回
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
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
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
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
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
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
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

達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
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殀壽之年考
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靖亂而無倫哉故知
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
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
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
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
覩羅紃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
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

含憤而無以釋皆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
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
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
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
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饕拾五或禽獸
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旣非一緒
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
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
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

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拘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殃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尊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

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給五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十五傳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

泰來以福盡而述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
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
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
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
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
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
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
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
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
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

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
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
轉爲德爲咎唯穰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
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
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洧流蕭斧之伐朝菌
但疾處膏盲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
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
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
足補大缺鎔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

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

給五

十六

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

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

給五

十七

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感

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

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禍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禍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十五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

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
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
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
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
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
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
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
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疋漢
行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
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辨經論詳之可得而校

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
推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
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
之手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給五

十九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
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
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
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

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
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舟疾
顏大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
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
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
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
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
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
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
值工輪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
簞比質於松栢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
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若
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
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
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
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
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

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騷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爲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闍衆生耳

拾五

二十

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旣喻非而傳言僞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

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旣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

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兎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

給五

三十一

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

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擢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

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
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何
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
謂爲有何況群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
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

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艷色
絕世而無美瓊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
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
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
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間無見非

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
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說無真
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
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倚頓等原憲之產宋
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

給五

二十二

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
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
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
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緣之寶
南威毛嫱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

其空而不染塵皆慧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
莫不著其相而興憤勘能比於空而不憾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
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
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
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
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
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
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
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

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者得其
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
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
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
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鴛毛等類泡
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
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嶠
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
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
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

結五

二十三

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
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
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
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
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
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
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
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
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
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龔瞽空有俱照以相濟
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
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
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
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
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
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
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寂
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
一蚤道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

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耻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

給五

二十四

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

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
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
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
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
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
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
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
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
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

結五

二十五

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
明辨崇扁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陵
吳晉彭城樊阿或襁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爲
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
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
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華他不能使其親不
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
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
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
醫而方愈竟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

以業徂則聖賢爲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
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爲
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
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
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
羽毛食而馳驚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
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
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
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
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

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
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
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
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
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
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
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
以及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
不了譬閭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
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

結五

二十六

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違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

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胃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上

給六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一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藉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沉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主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

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虛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

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
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
迹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
昭彰心性乎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沙門釋慧遠佛影銘金像讚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

并勅卷

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支道林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
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
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
胄以丕承藉雋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

給六

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
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
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
周覽郊野四關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
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

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買窮巖之襪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臣居推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

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踈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道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犍屬八億以語極單

拾六

三

質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絡繹周以曾玄
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于暘谷民望景而
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
於羲風神竒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
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
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
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
維衛俗徇常以駭竒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
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頽如乾隆黔
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

岑俱褫三乘與絕軛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
百靈銜哀而情慄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
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
兼忘雖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
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
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
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
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
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籙廬三傳明

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竅作化融竺乾交養
恬和濯粹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
模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衷太清太像罕窺
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
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

給六

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
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
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
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
蘊匱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

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
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云泥洹言
告言歸遺風六合付方亦靈象罔不存計與
悟機鏡心乘翰庶覲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
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
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今并蛙
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
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

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迥遼迥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於淵藪逝寓群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蕙風道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

結六

五

垂而沛清學文翳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發說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厠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秦

定軫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
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
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濟
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藏往慕故知
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拂

戕戕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闌通方金墉啓
阿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深
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
客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敷洽蘭蕙助馨化隨
雲濃俗興風清歲葉消散靈飈掃英瓊林諧

響八音文成珉瑤沉粲芙蕖晞陽流澄其絜
藥播其香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
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一變同規
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給六

文殊師利讚

六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
夢遊方惚恍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夷
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
釋欽嘉會闕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迹
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
五龍飛堯率天法鼓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
晃凝素姿結加曜芳蓮寥朗高懷興八音暢
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磐紆七七紀
應運葢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疊疊
玄輪奏三摠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

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
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顏頰傲四英志
期遇濡首疊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

給六

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七外見憑寒

廓有無自冥同志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
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
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悟
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
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疊疊玄心
運寥寥音氣清麗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閑首菩薩讚

閑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
反入麤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
貴無貴乃恬愉
不賁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

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頽絕迹遷靈
梯有無無所騁不賁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
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墮三界皆勤
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
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沖
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
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
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給六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俗統體
稱月光心爲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
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華遊方丘
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
盡塲戢翼栖高岵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

佛影今在西那訶羅匡南山古
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
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
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晋沙門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
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
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
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
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
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
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

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
在已罔識曲成之攸奇妙物之談功盡於此
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
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
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
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
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
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
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
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

給六

九

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
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
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
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
訓託志玄籍每想竒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
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
曉然及在此山值蜀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
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
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
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

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兩冥_其茫茫

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_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

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翊其極_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_{給六}佈若真遇_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_十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_其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

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
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
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
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
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
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
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
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

因釋和尚立
丈六像作

晉沙門釋慧遠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
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
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
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時
而群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
給六十一
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
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垂其會
弗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颺颺神影餐服至
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
邈每希想光晷髮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

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
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
感魂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
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麤誠異悟亦有
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神模闕
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
邁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踐三源
反流九神同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
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
不以纖毫爲挫勸佐有彌劫之勤操務者不

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
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
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
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群萃超然先悟慧
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
映發奇相睎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
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
動也天隨綿綿遠御疊疊長縻及宗無像光
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疊疊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幽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給六

十二

又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貌何者虛引之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

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典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

將運即神通爲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爲影
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
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
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
於茲刹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

給六

十三

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
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
冲氣而爲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
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群生之性宅至
柔之主開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爲宇若然

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
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曰幾將千祀流光移
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
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
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
蓋是數減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
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
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
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
意以爲接類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

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
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心以標位乃遠模
元匠像天所像感來目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
以道王體以冲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

遺映爰暨茲隆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

代庶落塵封

佛法銘讚 并書

宋侍中謝靈運

佛影銘 并序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
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
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
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
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
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
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瀧澗
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
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逮宣意旨命余製銘以
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末有道宗崇大

給六

十四

若此之比豈淺思膏學所能宣述事經祖謝
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微猷祕興
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鵠有革音
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
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
其慨群生因深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
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連適
迎適未已轉輪在已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
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
長夢真爾沉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

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旣殊塗
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
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
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
并借空傳翠激光發固金好冥漠白毫幽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
風遠則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峯周流
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窓雲往拂
山風來過松地勢旣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
詳視沉覺若滅若無在慕在學由其絜精能

給六

十五

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
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茲
覲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佛讚

范光祿
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
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
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
袖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淪

范特進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

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
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
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
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
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

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
敬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
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書送佛讚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

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
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
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
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
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給六十六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
不絕即時經始招題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
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
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
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荅

和范特進祇洹像讚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
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
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
初四等終然十往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
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無量壽頌

和從弟
惠達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
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

拾六

十七

寄來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
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

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災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
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花
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
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

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
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
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覩娑婆

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
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
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
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
我何由有我所

電

絲六

十八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
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橫使神理惡發已道易
孚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梁沈約奉高祖勅撰并勅啓序合三

首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
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
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
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
善事可得爲厝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未
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
自慙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諫所窮物物禀生豈
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
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
宗極斯在則理閑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
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遠有之而莫知
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
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
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
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
魯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

拾六

十九

無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翳昧明代
起業假緣間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
義在徇物動非爲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
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
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
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
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
璚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
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而不覩
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

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
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
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
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
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群
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
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
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
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
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

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
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
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
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
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
羅什之鳳集開輔隄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
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
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盼蟹徧富
延澤以西光景歲難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
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

給六

二十

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
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
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
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捶緣動必應又況進
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文見
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
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慙
惑久迷正路悵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
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

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漑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

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
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
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
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
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

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
塗知往案砥失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
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音釋

禡直爾切 貿莫候切 褱所宜切 毛衣
 也 解也 貿易也 褱也 褱首曷毛裘
 也 罩竹孝切 喻許及切 摹莫可切 歲音威 蒞音利
 也 臾音尾 頤胡結切 頤胡合浪切 閏
 也 不怠之意 頤頤胡結切 頤胡合浪切 閏
 翰音 恬愉恬徒漆切 安樂也 婉紆阮切 蛻音稅

[illegible]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下

給七

佛德篇第三之二

西明寺釋道宣撰

唐終南山釋氏佛像瑞集并經法神瑞迹

梁高祖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并牙像詔

晉安王上菩提樹頌

并塔勅

簡文帝唱道文

王僧孺唱導發願文

佛像瑞集并經法神瑞迹

唐終南山釋氏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園內近對小識且局南
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
幾初前漢已來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
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
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十
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略列大唐育王古
塔來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太康二
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
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

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自輦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塠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

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微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舊魏州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

塔三面水極深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勅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

給七

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

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
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
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鸞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
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
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
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
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

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塼塔三層并刹佛殿
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人
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
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

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

結七
三
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
有遺基上以舍覆四畔墻匝時見光明公私
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

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
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
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爲淨明寺
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

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王名爲
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

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
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楊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
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
皓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
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
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
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

給七

四

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
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
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
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

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
位遣迎至荊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楊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
尹高惔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
無光趺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
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
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
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
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
京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

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
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
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
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
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
納今見如此

拾七

五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
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
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

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毀
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
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
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
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
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
劉薩訶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
山中有佛像出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
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出石像長一

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即命造隨安
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
里澗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
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
征過之改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
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
遇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
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
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

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
勅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
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卧
石狀如像便斲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

給七

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六拗舉忽然下
流徑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
曆改元大像勅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法隋
初改爲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
飾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

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
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
隋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汚于懷金薄剝起雖
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
止塗汚冒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先兆
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洪水
汎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
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旣崩須葬具

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旣豐四面齊至忽見雲
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
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
切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
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
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
魏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
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
俄見金像陵波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

結七

七

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
即設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
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
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
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
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
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

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
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遍告遠近將移
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早步至像所請
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
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文六銅像正
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
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
玷唐武德初於泰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
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
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
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群常居山側異之遂
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川

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

給七

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

猶未出

涼州山
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
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

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
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
獲金一塊上有一烏形銘曰擬鍍四面佛因
度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
工冶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
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
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
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
而且怖超方有日不爾沉淪還同無始

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鍾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途衆矣備於感通記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并牙

像詔

九

梁高祖武皇帝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

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

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

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胤之銜德縲紲東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

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上菩提樹頌

并啓勅

梁晉安王綱

給七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葑葵細葉猶傾朝景燭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矯正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覃於

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
窟之威紀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
相乃宣引歸真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
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
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興
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
學謝稽古思非沉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
一隅顧慙芻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勅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摺採致佳辭味
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

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
無綺語過也越勅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
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遶業障而自迷八解

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

結七

十一

道愍燄宅之旣焚傷欲流之永鶩託白淨之
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篋之非真出
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
設漸教降權跡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群

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
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
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暎青枝悲哉六識沉淪
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叡
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
吞虞孕夏罩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翦二
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
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
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
於元貞蕃臣燮和於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

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
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胃鏤臆之
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
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
航海跨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
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
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
郡國如珠如璧旣然照燭於中畿若雲非雲
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植
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

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
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
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
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
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
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
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
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珞懸空
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
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

拾七

十三

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
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彫金鏤
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
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艷千光之
樹連英五色之華壁日垂彩玉帶生煙微風
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
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
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
鬼竒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
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

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歲蕤帝圖掩映烏
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蒸哉
至矣有梁啓聖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
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
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拾七}厨靈蓮堯^{十三}
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芬芳
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
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旣播淳風普叶
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

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
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在蕃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
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
覺衆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沉慈波空蕩
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
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以如來
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

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
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
嗽吹脣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
宜各克已丹誠澄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
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栴檀德尊水精
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
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
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
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
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染心

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
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
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
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
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旣
檀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
餐仁燮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博
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
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貴嬪歸命敬
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在百

給七

十四

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
祐興七覺以炳照罔十智於常樂聞守奉仁
宮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崑瓊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磐
石所以威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
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
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
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
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
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衆各一心歸命三寶

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
神牽報事炳冥途十善華果旣乖正力五濁
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
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

第七

十五

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
醯三日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
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
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卧處寶宮坐甘香
積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沉駕牛車

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

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
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
無邊劇惱扇八苦於脩途有縛纏情繞六趣
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彫珠飾綺不及
塗中至如飄飄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重黑
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
劒鏑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
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
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

難可駐況復三相併蹙二鼠攢危毒箭惡蛇
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深長享百福永
斷六塵對至無強唯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
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
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
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善宿彌勒
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第
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
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覆蛇
俗化匡蟻類服鴟之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

生不縷轉死自溫渭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
三塗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
十善之心牛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鴈
窮林一聽洪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
寶

給七

十六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
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
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

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
降迹示現閭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
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群生濯淨水於寶池
蔭高栴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
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
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
埏共廣反溥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
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
驚虺蛇踞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

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
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
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
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
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爲
而教肅

給七

十七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
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沉復靜悟空有同觀真
俗能行能說旣信旣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
殿下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
礎礧前星照耀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
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衮之貴坐槐
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暉俱吝西嶠悟蕉蘆
之非實知鏡月之虛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盡
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睿
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
下禮云云

仰願諸王旣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道均於旦與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
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
永譬松筠之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
鏘桂縹觀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

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疊疊超超灼灼以

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禮

云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
雲共朗永鍾清社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
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

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帷德感椒闥必以前藉勝因宿稟
嘉數沉重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
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荊后而
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滯正
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禮

始七

十八

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嫵辰震彩鑄圖
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
四無礙

夫稟開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
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
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
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
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
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
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
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

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
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
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
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爲
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
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
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
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
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
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

給七

十二

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
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氏 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
以無故有取之惑興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
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
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
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此
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

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
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
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
六愛興其八邪或徂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湓
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
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
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
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
瞬息不留東搏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
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

假實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
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
象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
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
愈鑒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
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
楫盛來縑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
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桴遙奕非直騰
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

綸七

二十

萬祉周集慢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
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
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
懷狂羊之感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
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貼危道
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不
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
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
拔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

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
洗濯臣民獎導緇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成
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
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

給七

二十一

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氲
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
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
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
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

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
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
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闕慧扇方掩而聖后
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遠人祇福
隆祧墀肅事園寢虔奉宗祐藉斯妙果奉逮
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
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
咫尺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

歸命敬禮 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
德高魯衛義重閭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
則群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
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
信解堅深翹向無怠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
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
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
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
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

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 云云

大乘與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
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氲四序熙
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
郊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

給七

二十二

依刀林輟刃劒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
閭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鶻塵轢莫之
比明暗邇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

保蓼虫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
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
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
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騫於
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
醲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
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
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
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
入膳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蚕縈絲而靡悟

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
險輟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
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
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
或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
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
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
稱為八闍以八正鑰為法關捷斯實出世之
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
王殿下禮云云

結七

二十三

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岳而相固貞心
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巧
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
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
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
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
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鍾浮響光燈吐
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
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
凝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

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實廣集應
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
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
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
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拊
萼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
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
智超遠行洋溢德聲與八風而共遠優遊玉
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册

甘味袞服璫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
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下

給七

二十四

音釋

熯音隻基址也壁烏芳切榛音余生貌切惺苦回切
斲音卓也峴山形顯切旗音余旌旗貌切縲縲切繼追切
音薛繫也對音莊菜為內俱為切舜居嬌切居居切
取也拾熯和也滴以律素音素鈺吾各切鐸也

脆比芮切延時連切跟知演切抵音底
爽詩亦切縶音辱耳而志切濫切奄也
忽博音出爽奄山名檢切處反音西也
鍵巨偃切樛音擊音曄音五各穀切胡切
也紗貼音強臨桃音蟬音善去壇音為音除音地音
也蒙紀音似音儼音樹音夫音華音專音緹音幟音緹音幟音緹音幟音
也切旗也德音惠音與音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給八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三

梁簡文謝述佛法事文書啓并與人書

啓共十七首

給八

梁簡文寺刹佛塔像等銘讚頌十首

謝述佛法事書啓并與人書啓

梁簡文

奉阿育王寺錢啓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

蘊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繖無因不覩金瓶
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
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
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無
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
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爲珍難遇者
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觀
鈎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
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
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

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
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
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隣空輕以塵聞伏啓
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顧庚奉宣勅旨以金銅苦行佛
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
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
解逢遇祛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修飾櫚
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

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
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曲賚恩參臣即
爾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

榮恩頻疊啓謝給八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謹啓

荅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勅旨曲垂逮問
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

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扈寶函
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
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升躡寶梯
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
戴不勝謹啓

謝勅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勅旨垂賚銅一萬
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是稱耶陽之珍
寶亦昆吾之瑤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
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

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
應陽燄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辭林本闕心辯又慙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
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給八

三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勅旨曲垂勞問并
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
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
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
事謝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鶩鷺引繩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臣諱言即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

建立繁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旣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未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便堅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爲恨耳越勅謝勅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詔奉宣勅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機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

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纔班親
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度長出
四流假詞敬祖尚慙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
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勅資栢刹柱并銅萬斤啓

給八

四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勅旨資臣栢刹柱
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
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晉恩
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
勝善樂受遍心思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

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

千佛願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
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無明於欲海度
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
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
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
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
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
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

昨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水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
逐惱飄愛隨情熾徒愍衣珠抱名珍而弗悟
眇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

給八

五

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
塔水愴恨於遺毘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影
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
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
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飈爾電光今便建立

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
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
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
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
冥慈共成因果則素艷之功非唯昔世散華
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惡謹言
與僧正教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
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
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

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鵲林之餘慕故
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
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甃列形
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
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
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
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
繖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
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尚能躍
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沉復最大圓慈無上

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
斯木櫺絨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閣久入
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
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郗
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堯鳥跂若施之玉
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霑日姿虧點月面瑠璃
密窓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鷺不
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
宣勅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網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
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
驚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
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業晨飛思理弘明
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波
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綱
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
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
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
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令卷惟之部乘傳一

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懸河無由承
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
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
既慙口誦復非心辨永謝寫瓶終慙添疊是
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
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心
謹白

給八

與慧琰法師書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
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翫清虛旣在風雲之表

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
倦特深睠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
可尋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仰望來儀一日三
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
襟綱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
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
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
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
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

聞之善誥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
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比面未深雖異
禪那事同華水今段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
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
無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

時得一觀止辨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華之舍
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
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白
荅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

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
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辨
盡遊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
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瘡子預赤丸尚憂未
震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

始八

八

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
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
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
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
障致隔閤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

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居長近
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
愍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梁簡文寺刹佛塔像諸銘讚頌

梁沈約

南齊僕射王奐枳園寺刹下石記一首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
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
於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

則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
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奐
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
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
圃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蚤服位與年升秩隨
歲厚顧惟恩隆主盼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
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爲下被民和
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
止今生報褻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
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臯辭簪笏誓於舊

寺光樹五層捐割著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
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
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
於蒼雲植重局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
攸歸八神驚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
彌靈筭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
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流克讓
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天性
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由附邊城解析家
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

止火折鈔推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
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
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炤曜天外方區散
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
歆世珍陞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
臨慟高山之方遠慕竝王戀情殷雙樹永惟
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或金寫好資
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

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
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微迹式垂
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

路八

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
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
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
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
自餘方託生在焉紫華青房眷言安養興言

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
迹髣髴尊儀圖金寫石澣沱玉沙乍來乍往
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
珍非羨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

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
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表無思不
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
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髣髴於林衡
應真肸蠭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

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細諜既表禎

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趾眇千
齡而再現高露渟腴望鳳蓋而沾陞此皆舜
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秬相趣
而已哉嘉王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微

卷八

十一

瓊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
而啓瑞傍被崖嶽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
之絕既燭銀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
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迴靈
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

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迥至
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
上眷幽關之易啓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
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
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
名工是鑄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
削之餘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
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
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積持若
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
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
迹應事以感通沉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
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
乃眷宸衷永言鷺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寫

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以壽
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
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

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
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
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
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
矇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
吐不有尊儀夢焉誰覩

給八

十二

千佛頌

道有借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
覺俯應遍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
已滅未來無像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

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修焉如響栖林藉樹
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穴或遊堅固或
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生生群有均此
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方密跡弘道數終乃
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皇太子造石彌勒太官今作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
眇長津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
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霄墜藉感必
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

瞻言思媚鑄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
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
遐懿

繡像題讚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

第八

十三

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
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
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
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

有淑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搞寶術縟文
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
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
於萬茲日

光宅寺刹下銘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楊州丹
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毫來
儀京輔拓宇東第咫尺武城闡聖心留愛閑素
遷負南郭義等去豐事均徙鎬及尅濟橫流
膺斯寶運命帝閭以廣闢即太微而爲宇既

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
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
同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
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
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
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
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
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
閭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逕
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

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
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
丘謏謏電繞樞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
遐復在處弗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
縱於我惟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檐累構
迴剎高驤土為淨國地即金床因斯太極溥
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
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
長

給八

十四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番麾預斑經創之
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迹
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
予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覺架烟
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
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
廟遠宅賞憑旃頌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
園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
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

擇粗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
梵筵八翻海鶴九梁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
傳式籀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給八

十五

音釋

繖蘇早切繖綾為蓋也繖繖繖尺之切欸欸欸皮變切欸息
切怖處尼切賚賜也欸音欸欸與戾戾戾切戾計
也那那女九切那陽地名燧燧燧音燧燧音燧燧音燧燧音燧
則前切紵紵紵呂櫃櫃櫃匣也鞘鞘鞘音笑兕兕兕徐
香木治切紵紵紵呂櫃匣也鞘鞘鞘音笑兕兕兕徐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illegible]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給九

唐 西明寺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四

隋高祖立舍利塔詔

著作王劭舍利感應記

七九

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并

答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

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

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

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

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

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

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

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

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

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

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

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

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竝不能定曇遷

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

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

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

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

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

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

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

卷九

三

華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
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
盲聵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
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
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
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
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
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
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
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

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
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
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
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
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
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
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
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
某普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
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

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
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
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
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
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
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
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
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
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間長
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

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闔沙門高捧寶
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
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
悉皆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
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
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
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
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
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
宮逮於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

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

終九

五

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

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碼碯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

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

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楸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

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

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

拾九

六

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
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
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
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興登
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
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
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歛入瓶
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
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
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

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
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
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
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
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
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
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
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多華人
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
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

給九

七

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
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
便穌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
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
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
衆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雲霧晝昏
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
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
持香華幢幡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岳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
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
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
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
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
天尼寺僧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
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
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雲雨金華其花之

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

第九

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縣牆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

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閑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廟內

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門或見三十騎
從廟而出蓋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
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
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
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歛而歸山分爲
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岳神之來迎
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
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
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
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

給九

九

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
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
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
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
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
欸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
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

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
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
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
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
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

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
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劭
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
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
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

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
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
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論九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

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
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
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

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
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
琴臺掘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
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
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
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
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
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

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
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
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
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
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
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
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
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

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
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
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
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
修弘其年冬果有群鸛共銜繡像委之堂內
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
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
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廊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
皐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廊州有光高數丈從
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
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
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氲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號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
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
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嘆摩撻又

擎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爲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

給九

十二

類蓋多矣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蜺勅令審視之各於蜺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

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窻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甕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

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
祚既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
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
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
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

拾九

十三

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
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堂將置
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
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
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

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
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闕山峯澗
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
栖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
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
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
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
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
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
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
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
與率土臣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
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
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

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
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
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
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
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

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
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
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
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

給九

十四

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
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
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
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
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

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
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
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
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
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瀛州	黎州	觀州	魏州	秦州
兗州	曹州	晉州	杞州	徐州	鄧州
安州	趙州	豫州	利州	明州	衛州
洛州	毛州	冀州	宋州	懷州	汴州
洛州	幽州	許州	荊州	濟州	楚州

莒州 營州 杭州 潭州 潞州 洪州
德州 鄭州 江州 蘭州 慈州 康州
雍州 泉州 萊州 壽州 顯州 梁州
貝州 循州 滄州 齊州 信州 陝州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

拾九

十五

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
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
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
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
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

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蜂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已

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即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

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

然九

十六

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

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

大動

兗州表云勅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晉樂寺最爲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碼碯五色相雜紋彩煥

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
表裏洞朗鑒人等鏡

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
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

給九

十七

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
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
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板上
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
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

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
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
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
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
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
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
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
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
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

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

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碼碯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給九

十八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氲衆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

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
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
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
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閉訖還
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
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
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
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
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
時有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

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群魚行
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
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
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

結九

十九

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利行道舍利於
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
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
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
親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

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
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
趺坐又以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外至已
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
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
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之
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
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
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
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遊瓶側緣
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
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
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
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戶迴心正
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

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瘳者能言攣躡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瑠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等

給九

二十

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躡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霏霏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開從容質羽

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勅使沙門靈繫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給六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三十一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入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輝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繫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炤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胛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

至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即得
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
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
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

在佛堂東南神光炤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
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
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
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

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駁又類碼碯潤澤炫
耀光似瑠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
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炤庭衆星夜朗
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
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
藻又似衆仙其聞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
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
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
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

瓶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
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
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
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
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
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
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
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

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群飛
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炤炤掘基地
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
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犬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

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

病愈

康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爐煙

氣又類蓮華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氲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椶櫚莖擗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杙衆僧覩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
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
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
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遶行香欲食空裏

給元

二十四

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
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
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
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
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

闕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群心悲
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襪將
去者或上舉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
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
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其
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
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
度放光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

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卧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幡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

給九

二十五

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

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閭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鏹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鸚鵡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

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觀矚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嶠縣令鄭乾意闕

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諫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目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

拾九

二十六

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

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給九

二十七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欲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帀次第以雲爲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上

給十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序曰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群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爲出道之階

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添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

給十

一

道俗同而問津踈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法義篇第四之一

晉戴安公釋疑論

戴安公與遠法師書

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安公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公答周居士難論

并答

遠法師與戴安公書

并答

何承天報應問

并劉少府答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

并問答往復書

秦主姚興述佛法深義

并答此下見下卷

唐沙門慧淨析疑論

并述

給十

二

晉戴安公釋疑論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又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
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

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

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疋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撿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

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廣可豁滯於心府不

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戴安公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

結十

四

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

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

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慙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周道祖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
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
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
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
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

拾十

五

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
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
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
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
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

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
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矣又勸教
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
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
車駕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
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
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贖
繒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
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
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

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眚明目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羸宜有未

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率叙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戴安公重與遠法師書

給十

六

安公和南聞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其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戴安公答周居士難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

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點十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轡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

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郅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天自

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
福濃獲沒豐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
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
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
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
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
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給十

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
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
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
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
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
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
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
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
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

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九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謹叙

周居士答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遠法師與戴安公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

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
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
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
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
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

得釋慧遠頌首

戴安公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
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
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

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
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
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
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
安公和南

給十

十

何承天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
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
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
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

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鸛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鵠也群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鸛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

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實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始十
劉少府答何承天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

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
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
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
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
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
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
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
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
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
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

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
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
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
鹽梅故鵝殺於人猶蟲死於鷄鵝蟲見世受
人鷄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
出悖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
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沉淵
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
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
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

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窅非我無謀
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
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
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
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

給十

十二

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
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
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
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
不網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

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
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
至矣哉祇藉來許仲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
戲論旣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
諸君子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
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
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
本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旣妙雖顏殆庶體

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

結十

十三

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勛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割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

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

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勛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旣同救物之假亦不

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誣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開其累

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頭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頭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

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

胎十

十四

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荃蹄旣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沉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頗解倚孔教

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
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
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答階級
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
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
悟耶

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
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
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

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
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
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

綿十

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

十五

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
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
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

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
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
令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
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証臣諫
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
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
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
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

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
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
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上

音釋

躋陟利切黨多葉切芻芻楚俱切泰音
泰豈爾切無陷穿陷戶謁切穿音淨日
邦加切諄蘇對切
北承也諄諄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下

千一

唐 釋 通 宣

撰

辯宗論之餘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與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爲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
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
故永爲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
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

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目昏
教爲用者心目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
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
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
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
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
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
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
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
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
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
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
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
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
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
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
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
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
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
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
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
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
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
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

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今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

激流道源瑩拂發暉大評複答易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實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瑞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所從而超哉
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

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竒頓悟將於是乎躋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

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

曷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齊則反本

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

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
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下答
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
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
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
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
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
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躋於南北之譬
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
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
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
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
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
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
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
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

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昇養慚書
於羅趙觸類之躋始充巧歷之數今請循其
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
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
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
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十但火日不稱
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而愚蠢耳推此而往
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

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
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
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數始是有在辭長
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未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
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
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
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
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
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

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
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
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
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
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
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
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

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
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
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
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
轉理暫爲用者又不知以爲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
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

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闢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一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七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

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

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聊借此語以沉入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詰可謂俗文之談然

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
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
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
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阻迴披叙無
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
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
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
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
能不以為欣擅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
耳且聊試畧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
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
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
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
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
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
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
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
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
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
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
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
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
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
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宵襟之中欲有少許
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
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
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
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
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

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

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

自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泊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羣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十一}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

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是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承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

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嵩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

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嵩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

明誨即之千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

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
精粗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
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
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
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
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
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
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
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
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

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
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先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
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
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
若復哀矜重關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
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
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

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
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
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
當有於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
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
然則有無之律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
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
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
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
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
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
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
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
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
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
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諸
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

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

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

十一

十五

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死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

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條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
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
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
安

析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十一

十六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
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
諝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
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

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
環幽難敦以縱橫揆藻紛其絡繹非夫哲士
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
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
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
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
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
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
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往
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
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
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
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
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
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
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分時
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

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
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
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
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
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
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
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
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
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

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

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政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

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

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十一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十九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

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
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
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
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
琨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
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
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
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
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
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

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
蜀掛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
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績組耳
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
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下

音釋

勛許五切 羿倪制切 輶竹留切 祛去魚切 躋支義切
也切 愼呼麥切 憊恩陟切 筌此綠切 厝取義切
倉故切 替他計切 嶠渠廟切 折衷衷陟切
施布也 替廢也 嶠執而高者 折衷衷陟切
折衷斷也 疊無匪切 研研五堅切 考下革切
其中也 疊役役也 研切 研切 考切
拓他各切 析先擊切 譖私呂切 輶合果切 盛切
拏舒瞻切 蠕而充切 菌渠殞切 燭即約切
殤式羊切 蓬持丁切 媿赤脂切 堯五聊切
薪苦紺切 郢以整切 顛音謚切 畢切 璆巨鳩切
也切 闕姓也 郢地名 顛擬音 謚切 畢切 璆切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册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十二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皇太子解講疏

十二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竟陵王解講疏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三首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并答往反六首

述御講波若序

叙御講波若義

謝御講波若竟啓

內典序

齊沈約奉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

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

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

擬燄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

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

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

實無始之初成功斷等之末塗遙業遠妙軫
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
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
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
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
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
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
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
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
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

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
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
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草礫
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兇虎或坐卧
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
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
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
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
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

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
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
迴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
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
遠若夫義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
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
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柅無
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
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

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
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
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
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彫金範玉
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
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
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
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浮神光陸離星繁於
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則半息可追

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
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
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
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
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
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
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離
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
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
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

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迥相扶獎
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網仁惠斯在變
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
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
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
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
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
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
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
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
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
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
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
軀爰及興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
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
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翔塗不

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
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
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
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
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
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

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
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
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
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
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

十二

五

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必集皆繕以寶縑文
以麗篆凝光瓊筭炫彩瑤璠思欲敷震微言
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
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
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

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
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
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
氤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
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
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
正水興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齊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
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
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
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
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與
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
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
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
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
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

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
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
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
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爲明無以
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
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
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
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

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岳化洽汾陰早棄
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
慕不續於短年款報之誠恩隆於永劫敬捨
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
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
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
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

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
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
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
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
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
文宣深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
虬書曰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
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
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
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瘳我心

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
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
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
歌以明道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
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
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
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襟長慕出
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
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
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

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
文緇林枯而重葭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
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
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
冥遊屈祗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
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
敷廣人賤璣璫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
鬱量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
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可以招往隱倫

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
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
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迂
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
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
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
詞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因君與
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
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

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
寓歡林淑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楚
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
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
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
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
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嶠
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
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
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

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
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
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
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十二

九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果之致書喻旨曰司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
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
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
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

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
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
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
山阿虛館川渚實望貴然少酬側遲昔東平
樂善旌君大於東閭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
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
爲仁由已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
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地蕭

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
言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
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
似入櫺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
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
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
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
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迺謚曰文範
先生南郡太守任彥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
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

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叙
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
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
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
之消滄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
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遴仕梁
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并表

梁皇太子綱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

軒臺在岳逖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縉
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
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則沖天開宇
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照
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
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
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
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
闡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
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

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
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
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凰負陽驚驚安
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
覽流汗戰懾謹啓

十二

十一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
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
黼展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
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盱食方今非切未明
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

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
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啓請御講

并勅答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
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
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
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
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
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竊以
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

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
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
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
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
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
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
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
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
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

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
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
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惟
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
靡寄書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
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
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啓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

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
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蘂街有
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
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沖謙劬勞日昊
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
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
相之請學儉得參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
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
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
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舍生凡厥率土心

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
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
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
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

十二

十三

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
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
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
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
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
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
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雲續潤法雨
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舍生隨
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
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
辭上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

并勅
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

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舍
長性得隊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
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
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治
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
九舜明出十堯頻徙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
蹈舍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
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
轉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悽悽
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

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
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蒙允
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

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

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勅

啓謝上降爲開講

臣網啓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降甘露雨
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

比自憐謁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
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
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
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
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
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
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
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
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
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

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罄
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

梁陸雲

天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

十二

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

十五

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
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
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
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

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慙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躋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沉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泐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未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

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

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
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
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
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
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
翠巖之陰十二我我重閣臨丹雘之上廣博光明
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
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
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
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鍾而

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
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
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
衣而就列廡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比趨榮戟東轉門
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陞須彌之座
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
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
彌新至如宿學者僧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
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於是

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
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
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
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
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
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
天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
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
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
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

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
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
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
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
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
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
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
之思惟亦同波喻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
力剝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剎體供養析骨書
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

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
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資上光宅天下
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
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
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
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
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
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
沓不可思議一則官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
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

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捷推既鳴講筵
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入馬調和不相
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
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
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辦妙食
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氲異香從風滿觸九
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
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
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
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

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
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
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
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
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

金字般若經義疏并疏問答

第一日

十二月二十六

發般若經題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
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
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
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
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二十地斯在俯
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
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
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
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
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

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
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
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
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軔與究竟
同流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
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
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紋導明心之遠筌標
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
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
翊河圖方比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壁彼
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
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
申興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
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
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
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
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
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
輒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

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衡樽之俟
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雷僧侶
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
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
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
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表昂等六百九十八
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
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
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
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

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
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
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
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
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
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
縣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
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
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
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

尤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
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
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
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揆指迹之處宛
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
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
每夕雨注法鼓晨鳥輒便清明時過兩旬日
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
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
明起自毫間遍於萬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

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
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
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
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
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
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
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
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
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
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

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
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
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
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
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
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
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
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
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
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

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複申請更蒙二
七而請益之衆顙顙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
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
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
奉觀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
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
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饔人所
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
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
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

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床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守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

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

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
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
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
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
目既非馮媛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
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
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
飛擊鼓揚旂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
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
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

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
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
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
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
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
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
義六科及答問一帙舍錄十三
第一日二月二十六日發般若經題六人論義
中寺僧懷
治城寺法喜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僧伽陀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曼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
雖罄兩端終慚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
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
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得得得以
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
等故能導羣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
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

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

金剛般若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品
即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
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
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
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
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
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畧爲異光讚起
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
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段盡
後屬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

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
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
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前注大品亦開爲
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
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畧之說
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
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
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
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
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

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

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

十二

廿六

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
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
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若樂非真淨
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
悉達與人爲讎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
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
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
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第九
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
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

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
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
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限以次
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但
止有五時往年今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
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
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
利益豈容止爲一根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
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立名凡

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
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
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
無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名般
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
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
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
語外國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
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

是名為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壅
滯是名為通一切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
衆善是名為由萬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別者此
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為別以經字代
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
若此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
到具語翻譯云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
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是此以為是彼

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
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
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
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
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
六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
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爲
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爲大
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義能照
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

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
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
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
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
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故
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
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
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
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
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

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
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
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
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
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
言無所得即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
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
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
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

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
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
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
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坳塘之水
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螭螟之目因千日而窺
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
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
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
訪本未獲故其文蓋闕

主上垂爲開講日參承

并物答

臣綱言伏承與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入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刻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

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音釋

虬渠幽切 翽許緣切 鴛亡遇切 彪悲幽切 鮪爲鬼切 處甫遙切 居浦切 翽似均切 兕詳里切 風疾風切 日景也 馬順也 桎余制切 彪悲幽切 籀直祐切 也索 無底囊 桎余制切 彪悲幽切 籀直祐切 也籀 除失切 書鏤 銜外鐵也 黔巨益切 也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十三

唐 釋 道 宣 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 并表

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

涅槃經疏序

法寶聯璧序

成實論序

內典碑銘集林序

禪林妙記前後集序

法苑珠林序

上大法頌表

梁皇太子綱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閤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

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
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
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
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垣遊侍之談曾無連類
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

奉表獻頌以聞臣綱謹啓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

美覽以欣然

大法頌

并序

皇太子臣綱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
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玉
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
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
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昴朝飛
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
歸鼎運斯集焦門戢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
之陣然後受皇天之賸命當四海之樂推豈
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于時鳳鳳
音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

斜積冰發圻乃緯九藪而正之陰兔兩重陽
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乖方孟陬失
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頽綴珎珮
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
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
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
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禮澤
敬行五紀功被百神川岳呈祥風煙効祉青
雲干呂黃氣出翼聽隃山之威鳳製大夏之
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踈相

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
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
颯颯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絃縹
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
栗殺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內暉煥麒麟置台
命袞法河依岳建職樹司區雲祥火高山容
與赤散邈迤色麗文翬章研織鳥諫鼓高懸
芻言不棄肺石通惋書謗橋板草名指佞便
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
河濂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

丹甑自熟玉臯詎牽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羃
樹彩成車氛氲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落微
祥布濩金鱗鐵面貢碧帑之賅航海梯山奉
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
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輦應鼓之將秉龍
虎之秘韜握朱玄之異畧受脤於廟堂之上
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
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
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獲犬戎之
鹿懸密須之鼓藁街有受纓之虜詔水觀受

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
之風浹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
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遣方便
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宸神居吁而言曰若
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
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
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
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
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
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

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陞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然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

十三

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同濟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誠賴歸依曄乎若朝日之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暘紀

歲玄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
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
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沼變
鐵網爲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
千櫨截孽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棟玉砌三
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
蔽景虹拖蛻垂承薨繞檣蓮抽井倒冒宇臨
窻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我我長表更同
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壑傍暉金薄之軌高
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凰

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
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舍煖雕樓之內
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鷦歸而氣激幢號摩
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
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
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
陽之宮麗未央之閭故銅櫺三丈追嗤井幹
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
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
辛壬癸甲綿蠻靈靈吁哉其不可狀鏘鏘肝

肝環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壁日揚精
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
節警列武校星連鳩鍾吐鄉音運天宮之法駕
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
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
日被天迴金蓋玉輦豹服鼉鼓驥驪沃若天
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伙飛案節不勞
斬蛟之劍虎賁弋羽豈假鳴鳥之射湛湛弈
弈麟麟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
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

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
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三請之慙
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
之律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
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
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
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秘法宣娑婆
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
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
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

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
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穢土之質火宅有
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說說學侶濟
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
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並沾
染艷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彫聞所未聞得
未曾得鬱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
相趨豐豹焜煌華綬苒蒨謂舍衛之集大林
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
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

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昨于
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
事雄雄吐色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競發
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
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
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
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
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懍焉之至誠爲而不
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已荷
負無勸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

承大法以爲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祀
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
盛德之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邇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
丘命瑱姬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謚期皇方天
譬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
義製造衣裳九韶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
擊石鏘鏘廣修壁水洞啓膠庠輕軔微聘旌
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綠字
摘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

黃南街請質北關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
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
踰月窟東漸扶桑卑官類禹解網如湯衢室
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鏜萬符集
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
星含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鳳赤羆旦繞素
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
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
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軟綠驥騰驤
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

旄映日翠鳳睇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
霆掃參差焜煌我我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
侶塵沙堵塙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
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
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
讚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
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
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西中郎將晉安王綱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
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拊
伏惟殿下體高玄牘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
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
並命應王之足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
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
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網輕生多
幸屬此休世踈躅奉渥得備盤蕃而黏蠅未
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沉勇額得聞勝善
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

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
昧呈聞追深赦汗謹啓

皇太子令答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
文艷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
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
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
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玄圃園講頌并序

西中郎將晉安王綱上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輕舟詎
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
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
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
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
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
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渌碧海調風停
瑞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
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
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

第一三八冊

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閑晨遊心法捷擗管摛
章既嫵娟錦綉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
惡德周頌慚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
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
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
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花乍落于時藏秋仲
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園邃密
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頽於瓊
音樹歲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
月殿日照槐煙網叨籍殊寵陪奉塵末預入

寶樓竊窺妙簡鳬興藻朴獨瑩心靈敢作頌
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
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_{其一}

重離照景_{十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

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_{其二}

芳園駿鸞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

宇浮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_{其三}

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揆九衢顧

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筭_{其四}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皇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十三塗十一墻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湘東王繹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

第一三八冊

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
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
詠歌作焉可畧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
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
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
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宸辨方正
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
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劒樂彰治定
減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章將稱四七
如狼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

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
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
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
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幼沖用資端士漢盈
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
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惟惺後言籍壑
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
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
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激澥之波瀾顯忠立孝
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雩爰

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
九流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卿濟沉物仰平
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反
裘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
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
十三
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
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
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章編留神緬快許
商筭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
弈碁羨門式法箴興琴劒銘自盤盂無不若

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艷風飛鸞文飈豎
織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
黃豈侯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
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
成措式往復王桀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
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衢樽之待酌率爾者
踵武迷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夕夢
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劒薰
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
黍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

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
傳免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
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
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
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
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
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
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
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
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聯舍珠而

可擬壁與日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
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
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盃繁露
若倚兼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檻西
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
徒榮卜商之序稽古誠則文慚安國之製謹
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
十七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

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

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王脩年

四十二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

字孝穉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

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

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穉年四十五字孺通

十三

十四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噉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灃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

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

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潯陽太守前僕射京兆韋稜年五十

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字

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

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傳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

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皇太子綱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躋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云不習奏古樂

於文侯猶稱則睡曆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
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
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濟
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
苗不吐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閭室
十三
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挫糟俱珍異論持牛卧
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流蕩垢手擎四
鉢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之說
舍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
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

群品金棺已掩梅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
氈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
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乾起
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
聚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無爲有
體介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
之舛義起毫釐三豕之書謬符晉史比較趨
郢木末塞蕪譬乎服子論丘利害不識膠柱
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
竺國婆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

種園陀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事
達磨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
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爲先發意吐
詞必涇渭由已於是標撮領會商榷異端刪
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十三以爲斯論成
則據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壤稱實形虛欲令
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兼興若
夫龍樹馬鳴止荃大教旃延法勝縈縛小乘
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華氏之王於茲頂戴
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

義區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
雞鳴真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粵
我大梁災圖啓運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
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
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馱有莊嚴旻法師
羽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
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
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之德樂說
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
大盛乎京師負芟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

之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
儀舍衛起邁泗洙西關自耻南宮不競湘宮
寺智舊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報安石清辯
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千卷勒成一
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卧
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
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

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
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
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
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
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
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
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
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
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
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

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
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
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
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
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
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
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
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
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
或復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

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
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
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
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
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
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
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叙佛緣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
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
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
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
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
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
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
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
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
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

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
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脅其母摩耶
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
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
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
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
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
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頻伽

名淨飯母名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
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
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
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
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
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
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
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
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
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

十三

三十

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今急起受
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
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
三妙天女化爲癯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
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
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
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
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
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
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闍國

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歎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

十三

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

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鑠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
穆彝倫之叙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
政而增輝仍金闥而聳價矧乎真乘上智津
萬有以興言秘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燭迷
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璣踐位四
輪飛德豈能探賾至真研幾妙本是知茂於
道者其教孔修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
帝陛下徇齊纂極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
蟠窹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

玄範而摘詞藻常源而衍鑒需垂汙紆留思
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迂睿旨正名之末特
繕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
肅召載惕中襟伏以聖旨難晞玄津罕涉空
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寔賴叫閤時象固其
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
獎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褰恕林之英萼
繳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點之靈
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
然以教海既中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

前修而博瞻之又終資別錄竊以登荆山者
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包匭況
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
葉苟懷貞藹孰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
在屬方肆披簡則琳琅畢炫擬之區別則蘭
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沃澮各歸所應
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分上
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
六十餘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
之境次雙明染淨之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

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叙各錄多目俾大義
粲然至言罔墜暖千門之列敞侈百隧之兼
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
諒非工而彬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與旨冥
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
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鳧洲故餘美難
極既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剖削
毫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
復粵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迄
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

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可以振釋
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
多聞之靈囿伏願醍醐上味永沃神衷般若
明珠長輝睿握斯文不墜真宗與日月俱懸
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禪林妙記後集總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
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
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
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而有藏史之說
國史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鏤冰而無
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貝葉玄
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競以淺深較其
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

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

十三

廿四

稱焉洎偕雨徵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籀被手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繼徒允合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

旬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憚釋門之領袖也幼凝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記所以纂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荀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
粵以有唐麟德三年歲在攝提律維姑洗五
月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者探卷而得
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
觀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共久

音釋

夢莫紅切 悚息拱切 慙女六切 藪蘇后切
 不明也 將侯切 孟孟陬切 陬月艮東北隅也 禋祭於真切 颯孚梵切
 縹普沼切 帛帛畫爲 黻分勿切 朱裳 輦許違切
 青白色也 輦畫爲 亞曰輦 輦采成章曰
 輦翼之切 輦莫歷切 以輦 輦田林切 脈時
 飴錫也 輦中覆物也 輦寶也 輦時
 切祭社 攫胡卦切 捕彤徒紅切 胔才貢切
 之肉 攫獸機檻切 丹飾也 胔殘骨也
 龍從龍力孔切 嘩域輒切 孽魚傑切 莞眉耕切
 從即孔切 嘩光曜也 孽切 莞切
 棟力救切 漸七豔切 霍霍徒敢切 霍霍徒敢切
 也 櫨力救切 漸坑也 霍霍徒敢切 霍霍徒敢切
 雲環譎環公回切 偉飲飛 古劔士 漢取爲
 貌 環譎也 滿古穴切 偉切 充輶 余招切 鎗當
 軍 負呼正切 瑱他甸切 充輶 余招切 鎗當
 名 負遠也 瑱耳玉也 充輶 余招切 鎗當

切鼓也
 聲也
 頤頤鳥飛雲雲靦烏代切靦靦雲貌特獾房脂切
 上下也
 簫以竹切似笛三鈹篇夷切軼夷質切
 也
 葭古遐切瑄古滿切績胡對嘏古下洙
 洙時俱切泗音舊倉甸瘿於郢寔充茂
 四洙泗水名
 二切地綽分勿匱古委切暖於代隧徒猥
 穴也
 紊文運切剗居蟻切垓徒結切湮徂簪
 也
 亂也
 跡中夥胡果切惛紆粉嶷有識知貌
 水也多也
 二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千四

唐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雲法師請講書

并啓答共

三百

昭明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

并道俗一十人難及解

南澗寺釋慧超論諮二諦義

往復六番

晉安王綱諮二諦義旨

往復五番

招提寺釋慧琰諮二諦義

往復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諮二諦義

往復四番

中郎王規諮二諦義旨

往復四番

靈根寺釋僧遷諮二諦義

往復四番

羅平侯蕭正立諮二諦義旨

往復四番

衡山侯蕭恭諮二諦義旨

往復四番

千四

中興寺釋僧懷諮二諦義

往復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二諦義旨

往復

卷四

吳平王世子蕭勵諮二諦義旨

往復五番

大傳學讀書
三萬餘卷

宋熙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二諦義旨

往復

五番

興皇寺釋法宣諮二諦義

往復
三番

程鄉侯蕭祇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復
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諮二諦義

往復
三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建業寺釋僧愍諮二諦義

往復
二番

光宅寺釋敬脫諮二諦義

往復
五番

昭明太子解法身義一章

并問答

招提寺釋慧琰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諮法身義

往復
五番

謝勅遣主書看講啓

謝勅問解講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書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
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

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

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

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

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

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飡稟良所未

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

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

天讚善實使釋梵兩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

長無成業造之濫吹聖明而識慚無退者豈

不願食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答旨未許群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慇懃謹啓

重覽來示知猶欲今述義不辯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慚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昭明謝勅資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資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削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惡其大資犀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

并答問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

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

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

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南淵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

十四

五

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今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

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實體自虛玄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

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令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觀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十四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即有辯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又諮

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異
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
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
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
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
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
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
諦令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
復見此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

教化衆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
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
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令答此凡
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
凡焉知凡見世諦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
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
豈得相即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
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
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

於體爲當即義即體令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令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還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即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何故非歎令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

讚歎我體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答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歎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即是讚歎令答既云無出非讚如

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

即此生法名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
見令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為有有
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

十四

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
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
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
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凡俗審見故
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義又諮浮

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
得不受義名令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辯若
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今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
離真未審真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
得同體令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
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又
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為兩見既有兩豈是
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
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

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
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
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
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
致繁複今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
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
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今答第一是德豈待復
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

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今答第一表德
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
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
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今答曰
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
諮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辯體未審真諦無相
何不寄言辯相今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
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真諦玄虛離
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辯相今答寄

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
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
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
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
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
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
中相即爲當義中相即令答云體中相即義
不相即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令答凡見
其有聖觀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諮體

既無兩何事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
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
就人明即令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
就人見明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

十四

十

不令答曰得是實真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爲
忘俗忘真不令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諮
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
令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
實真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

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

異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十四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答第一裒真既

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真有

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令答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辯俗森羅於俗中各解十四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為是真解為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為真為俗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

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答理不相

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
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
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今答太虛亦非聖
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
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答
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差
而言解俗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
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
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答

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
名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
為當頓見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
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今
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
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
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無相
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
見令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

漸見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
萬有不可頓忘今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
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昭明太子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
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
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
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
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
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

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
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即
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
寄名稱曰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
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
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
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稱
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
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今答曰無名無相乃無

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今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今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今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今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先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

不令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今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今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今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今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千四

十五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
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今答曰無名無相
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
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今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慧
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
見今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
見有何法身今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
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今
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

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正在妙
本金姿文六亦是法身今答曰通而為論本
迹皆是別而為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
住不應有身若通取文六文六何謂法身今
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文六亦能軌
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
文六有累何謂法身今答衆生注仰妄見文
六文六非有有何實累又諮若文六非有指
何為身今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

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為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

十四

十六

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

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為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

物令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
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
仰何益今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
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
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勅賚看講啓

十四

十七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
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羣經均斗杓
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敢奉宣勅天恩從觀王府慚悚交并寢興
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啓
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
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
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
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
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仙徒可役臣仰承皇

第一三八冊

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治異師
陶鈞久滯方使慧施惠其短長公孫罷其堅
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
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後閭應勅本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
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袞合目百一卷
寒鄉親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

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
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
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
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
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
妙典先降殊恩^{十四}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
戴之至謹奉啓謝聞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

集經講疏二表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
似闇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
坊匪文匪理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
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
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
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
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

心入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峰怪石極目
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
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
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十四

十九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
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
驚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
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藥晨飛況兄慧思

弘明本長內教令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
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為秋
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
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携手登臨
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
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
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
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疾有愛自嗟
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
未餐既慚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慚染

氎況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
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賧願加敬納言不宣
意謹白

答王心要書

廣信侯蕭映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
言兼紙文彩巨麗慰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
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仰損下官智
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琬階親奉教義
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叡情廣奧三

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思而
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
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
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寶雲或
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
謬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
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頒天獎猶及
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
仰爲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
難啓方欲馳驚扮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

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慚惡庶爲恩諄少泰
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慚艷實
歸庸菲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
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闢開末品徒
自剋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
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郵備餐令德仰
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
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
寐春華之容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虛
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唯此最樂實

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
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歎唯冀音
旨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
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千四

丁廿一

音釋

遼初救切 犛莫交切 杓平遙切 寘職史切
愜苦快切 癸乖苦切 臉上九切 綱直綱切
繆武彪切 念羊茹切 陝失冉切 扮符分切
諱詩荒切 郵羽求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千五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六道相續作佛義

千五

因緣義

論形神

神不滅論

難范縝神滅論

因緣無性論 并序

性法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周經藏願文

寶臺經藏願文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 謝答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 答

金剛般若經注序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并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南齊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眾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眾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為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

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
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
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
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
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
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
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

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
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
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
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
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
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

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

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皆昆
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
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
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
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
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
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
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
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
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
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
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
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
不能兼紛糾逾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
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
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
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
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

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苦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十五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瞋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

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劒劒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劒之為刀刀之為劒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齧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

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

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

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揚

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
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
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
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
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
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
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
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

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
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
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
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
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
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
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
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
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
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
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
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
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
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
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
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
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
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
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
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
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

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
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
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
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
十五
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
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
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
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
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

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
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
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
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
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
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
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
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
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

親給侍調達每與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
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
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
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
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
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
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
端晚稱令德閭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
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
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

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
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後革豈其然乎決不
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憾行善之者
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
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
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
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
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暫
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
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

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
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
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
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
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
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
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
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
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
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

縱其惡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
鬲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
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
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
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
生有墜車之痛十五夏祚顛覆桀之罪也十一殷宗殄
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
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
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

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慙慙屢請余亦僂俛相答
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
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
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
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
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
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分別所謂渴
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
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

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
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
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
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
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消冰謹當共捨

前迷同遵後業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
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

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
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
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
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
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
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
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
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
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
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

十五

十二

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
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
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覩覆
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
侯邴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
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
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
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

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

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蛇長無令尹之貴郢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皞叟之極愚以商

均丹朱酬堯舜之至望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

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已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熱滿而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壁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

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
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鶚冠子曰夫命者自然
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
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
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
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
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
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
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
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

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
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
常而闢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
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
華震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
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
毋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觀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
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
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

十五

十五

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踈蜀伏尸歷萬古而
忽悟中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
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
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
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
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
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
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

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
豈自然而諧千料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
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
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
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
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
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
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
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
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

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
屈伸俯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
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
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
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

十五

十六

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
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
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
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
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

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
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
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
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者矣所
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
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
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
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
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
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

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
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
能使高城復壑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
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
理存顯然

十五

十七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
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
沉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

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

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構石

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

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

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

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

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

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
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
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
四諦之法尼園八捷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
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云

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
陵陽餌藥止觀仙字闔尹望氣裁受玄言未
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
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夾分八國文徙蜀

寶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
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
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十五

五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
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
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
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

虧而東南愚民餘燄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
煨燼結髮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
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
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
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一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
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
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
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

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
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
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
教寧殊玉誡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
天龍盡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
十五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
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
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即是
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

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
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陞趨庭勗
存遠大出受蕃寄每用祇兢非唯禮樂政刑
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糴
尚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既
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
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
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

隨病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
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
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
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
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
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
戟爭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
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
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

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群生今
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
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
窮平等坦然通遺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經序表

十五

唐三藏法師玄奘

二十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
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
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
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

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唯希勅
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
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
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
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
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
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
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

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
記者當自披覽勅
重請經題序啓

沙門玄奘

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
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
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
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
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
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

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
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
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
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
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
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
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
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

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
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
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
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
宮追獎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
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
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究荆揚
等九大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
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
對群僚讀之

二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普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治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迴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賸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陸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法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入
玄奘謝勅資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賸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觀
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龍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
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
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

陳謝以聞謹言

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
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

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
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
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
驚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斂任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齟齬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
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

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
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
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
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
記

玄奘謝皇太子聖教序啓

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

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
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
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
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
謹啓

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
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
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
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
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
塵流遁以徇無涯躋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
言也十五 頽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
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
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
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

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轆理究連
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
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
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
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
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驚岳而
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
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
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闢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鬱爲稱首歲唯閭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
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小
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
波瀾迺相傳授方且顧茂琳遠俯視安生獨
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
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

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
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
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銓道釋春冰於一乘
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宵
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
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
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
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
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
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

千三

廿八

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
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
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
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
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
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
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
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
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

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
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
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蹟咸騁異義
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憚德鏡
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
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
撮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
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
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
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者

莫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
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
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驚嶺
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願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諤崇德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度有發揮望矜惻惻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
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穌
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
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
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
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

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
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
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
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
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
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
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目非辯才
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
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
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

使望風旗靡對難舍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
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
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
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
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
猶波喻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
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
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
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
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

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
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
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
僕心哉十五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
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
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
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

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

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壹奧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必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釋明濬

答博士柳宣

還述頌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十五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
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廿二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今哲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頌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
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

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
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奮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
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推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識於三空於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
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
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
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
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

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
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蹙維絕紐者
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
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合章而體
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
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
十五
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
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
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
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

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
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
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
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
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
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覲縷法師凝神
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
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
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

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壤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

十五

廿四

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

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
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忘起多疑迷極一成
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
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
生成爲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
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
廣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
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
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
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

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听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
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
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
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
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
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

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
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
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
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
李君居忠履孝靈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
數綜涉六爻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
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
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稟修容有分證稟
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

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
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
蓋已自濫於金鍮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
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
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
處儒林捃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
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
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
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

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
 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
 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
 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
 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慚夕惕詳以
 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塙仞罕窺辭峯難
 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需澤必需詞雷迅發恐
 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
 手鄧林潢滂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

十五

十六

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慙指述
 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緝章忍切 咸他得切 竅苦吊切 齧痕沒下結
 鍛丁買切 銛息廉切 甲兩古切 膊切 上居
 也切 歛許勿切 衛尺容切 骸柯額切 鐫狄
 也切 牙莫浮切 盾食尹切 干語中切 嚚不道忠信
 也切 牙莫浮切 盾食尹切 干語中切 嚚不道忠信

[illegible]

採之石也
切
洿
積音鳥
冰也
洿
懦
弱乃
也
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十六

唐 釋 道 宣

集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宏隆岨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

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彌甚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凶勅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

十六

政闡仁風於宮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
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糾舉背烹鮮之格言收
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
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
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
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
暢諫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

并序

後秦釋肇羅什誄

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

并序

釋慧琳竺道生誄

謝靈運釋曇隆誄

謝靈運釋慧遠誄

張暢若耶山釋法敬誄

十六

南齊釋慧琳釋玄運誄

二

裴子野律師釋智稱誄

虞義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徒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設會論

北齊文宣沙汰釋李詔 并答

梁簡文帝道澄法師亡書

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原本缺文

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釋智林與汝南周顒書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王曼穎與皎法師書 并答

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劉之遴弔震兄李敬拙書

劉之遴弔京僧正亡書

劉孝標金華山山栖志

陳釋真觀與徐僕射書

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十六

周釋曇積諫武帝上沙汰表

戴逵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北齊戴先

生

隋內史薛道衡弔延法師亡書

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答

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今議沙門敬三大詔并百官駁議表

啓狀等及詔所親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諸僧誅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岳而

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
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
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
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
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十六嗣清徽
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
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衆
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
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
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

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
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
垢荃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
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
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
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
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
絙維頽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
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
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

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
朽壞然而闕情期於欣憾之境未泯乎離會
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歧而
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
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 曖曖玄路 妙緣莫叩 長寐靡寤
生滅紛紜 動息舛互 相驅百世 季葉彌蠹
水溺塵勞 孰知其故

其一

至人乘運 靈覺中肇 未覩滄流 井蛙無小

大明融朗 幽夜乃曉 滅有歸空 除闇即暎
道洽無方 仁被禽鳥 昧者靡遺 識者彌了

其二

超哉法師 道性自然 一心絕俗 祇誠重玄
研微神鋒 妙悟無間 塵之所著 在至斯捐
累之所引 秉之彌堅 擺落塵羈 振控靈淵

其三

遼遼清雅 肅肅貞韻 汪汪其冲 亹亹其進
和而有慨 異而不峻 淳心獨得 標想千仞
虛以應物 無來不順

其四

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 開道玄肆 肇闢靈扉
位制冥極 剖析幽微 忘懷善挹 穆然靡違
會通群方 總之所歸 遐抗頽網 闡固法闡
緒此妙慧 乃播神威

其五

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 閑邃易一 華紛難泯
公乃慨然 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 構室林嶽
擯拭外緣 潛精內敏 靡筌不服 無微不盡

其六

蔚矣崑嶺 崗阜丘墟 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
庭蔭蕭條 階繞清渠 翳然其遠 肅爾其虛
眇眇玄風 情情僧徒 味道閑室 寂焉神居
心隨道親 情與俗踈

其七

道固無孤 德必有隣 淵清引映 業勝懷人
晞風宗玄 自遠來賓 亦有襟期 時來問津
湛湛先窮 日日王神 林壤有謝 道心常新
其八

聖逝言絕 賢表義乖 翳翳末運 玄化將頽

澹矣夫子 道俗歸懷 庶享遐年 振此落維
如何不弔 棄世永辭 儀景長歸 逝矣不追
有識深慟 含情同悲 嗚呼哀哉

其九

推著綢繆 聚淹信宿 閑宴清宇 藉卉幽谷
或濯素瀨 爰憩翠竹 屢興名辰 汎觴掇菊
梨柚薦甘 蒲筍爲藪 賦詩詠言 怡然偕足
眷懷茲遊 想之在目 傷哉斯遇 千載無復
踐舊霜襟 瞻憤悲哭 嗚呼哀哉
其十

有必之無 始則歸卒 達人妙觀 千齡一日
昧者或應 橫爲凶吉 邈矣法師 夙反玄室
累劫之勤 不速而疾 庶遘冥緣 終會靈術
妙斤弗運 寔深喪質 情在未冥 悵爲自失
寄懷毫素 徽風載述 嗚呼哀哉

十六

七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釋僧肇

天道不自弘 弘必由人 俗不自覺 覺必待匠
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 由人故道有小成之
運 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

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
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
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
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
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壑世之安寢則
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
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嚶嚶歸仁于斯
時也羣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
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

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
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
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
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
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
搏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窮名
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
不虛唱斯乃法鼓重震於閭浮梵輪再轉於
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

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屬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
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
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
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
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尤可
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
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

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
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
樨標俊遠髻亂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
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
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
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
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摸可因情情沖懷惟妙惟真
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
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

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
 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
 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
 統斯群有紐茲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
 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
 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十六偉哉大人九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冥尅
 天路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
 而無不為擁網遐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鈞

客旅上摘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
 化能時移柰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
 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
 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劬
 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
 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
 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
 賀之以十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

靡憑靡緣 馳懷罔極 情悲昊天 嗚呼哀哉
武丘法網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網法師卒嗚
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
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器湫
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
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獸人
流就閑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
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

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
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
趾神疆丹墀之闕夙判況乃桑門矯拂之跡
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
翦落夷契群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携手
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
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
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
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
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
遭閔凶宗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遠
三五聰韻特挺雙竒比秀偶羅齊類志陋中
區思罹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
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
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
絕翮頡頏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即
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
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
既離逃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

和運同蔭共憇寒灰弗煙落葉離綴睽願莫
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
玄冬淒冽江澍蕭條寒風颭幕飛霰入艘命
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即盡寂寂哀號孤旅
如薄均化無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
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
情飄飄於雙轡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
極心所存兮腦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遄迴情期宵以長匿苟來緣
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携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

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曠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群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先穎人疵貞

越怨結同服好折群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
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
命盡山麓悲興哀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
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綯爰初

十六

十二

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
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愷有識欽承
厭是鉤牘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
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
改軫芟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

曉若出朝离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
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
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群聽咸播不獨
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
誠見誨浮誼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
夏逸篁數遁思泉源無閼川阜庶乘閑託曰
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
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
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
悽悽情顧熟在隱倫各從汭汭怒是長乖異

成水互鳴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
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氲念庠序於茲月信習
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靚惻高座之虛聞歎
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
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大可
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

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辯我若感歎翻淪得拔
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
則薰猶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
限者目所覩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
髫髻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
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
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
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
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
三界迴沉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

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
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
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
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
遡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
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
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
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入期頗以山招法
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

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
挹迴澗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
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
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吝澡垢日忘
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
十六
集何緣晚節罹豐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
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
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
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 俯探理類 採聲知律 拔茅觀彙
物以靈異 人以智貴 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
爰初在稚 慧心夙察 吐翕芳華 懷抱日月
如彼蘭苑 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 雲披光發
求名約身 規操束已 儻或愚世 曾未近似
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 孰是歡慰 程鄭趙李
家畜金繒 才練藝技 驤首揮霍 繁絃綺靡
酒娛調促 意妍服侈 朝迫景曛 夕忌星徙
悠悠白日 淒淒良夜 年往歡流 厭來精舍
苦樂環迴 終卒代謝 棄而更適 生速名借

誰能易奪 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 善惡參差
即心有限 在理莫規 試覈衆肆 庶獲所窺
道家蹟近 群流缺遠 假名恒誰 傍義豈反
獨有兼忘 因心則善 傷物沉迷 羨彼驅遣
變服京師 振錫廬頂 長別榮蕪 永息幽嶺
舍華襲素 去繁就省 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
昏之視明 即愚成絕 智之秉情 對理斯涅
吝既弗祛 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 為爾苦節
節苦在已 利貞存彼 以明闇逝 以慈累徙
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 發軫情違 終然理是

梁鴻携妻 荷蓀見子 雞黍接人 行歌通已
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 始見法師 獨絕神理
形壽易盡 然諾難判 秉心即化 棄身靡歎
懷道彌厲 景命已晏 矜物辭山 終息旅館
嗚呼哀哉 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 爲雙同苑
漆園所曉 委骸空野 豈異豈矯 幸有遺餘
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 緬念生平 同幽共深
相率經始 偕是登臨 開石通澗 剔柯疏林
遠眺重疊 近矚嶠嶺 事寡地閑 尋微探賸
何句不研 奚疑弗析 帙舒軸卷 藏拔紙襞

問來客往 俾日餘夕 沮溺耦耕 夷齊共薇
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 聞凶滿悲
孰云不痛 零淚霑衣 嗚呼哀哉 行久節移
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 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
思深情倍 俯謝常人 仰愧無待 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謝靈運

道存一致 故異化同 暉德合理 妙故殊方 齊
致昔釋安公 振玄風於闕右 法師嗣沫 流于
江左 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 爾乃懷仁山林 隱

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
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
山之隈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
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遠
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
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
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 道風允被 大法將盡 類網是寄
體靜息動 懷真整偽 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
仰弘如來 宣揚法雨 俯授法師 威儀允舉

學不闕牖 鑒不出戶 稊糧雖御 獨爲長楚
朗朗高堂 肅肅法庭 既嚴既靜 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 優游儀形 廣演慈悲 饒益衆生
堂堂其器 疊疊其資 懸角味道 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 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 仁德怡怡
於焉問道 四海承風 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
令聲續振 五濁暫隆 弘道讚揚 彌虛彌冲
十六王子 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 年未志學
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 如彼瓊瑤 既磨既琢
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 聿來胥宇 靈寺奕立

舊望研幾 新學時習 公之助之 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 宗望交泰 乃延禪衆 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 可上可大 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
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 日月沉暉 三光寢晰
衆麓摧柯 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 微風永滅
嗚呼哀哉 十六 生盡沖素 死增傷悽 單繫土槨
示同斂骸 人天感悴 帝釋慟懷 習習遺風
依依餘淒 悲夫法師 終然是栖 室無停響
途有廣蹊 嗚呼哀哉 端木喪尼 哀直六年
仰慕涕泗 俯憚累筌 今子門徒 實同斯艱

晨掃虛房 夕泣空山 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
風嘯竹柏 雲靄巖峯 川壑如泣 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 志願歸依 山川路邈 心往形違
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 安養有寄 閻浮無希
嗚呼哀哉

若耶山法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
故晦寶停璞導兼車以出魏鸞逸雲緒豈增
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

民無悶高獨吾每宣書風流照爛故已跂予
感詠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少歲已高絕
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憇駕廬山年始勝髮緬
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剝形就道忘家入法
時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
許也遂乃登絕澗首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
身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曹翔華胤業集素
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
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右遂扣途
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

亡遠公沉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
歸身唯風停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
謝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
員矣徵士戴顓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
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入外十六因心會
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隕風雲既盡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
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

結轍承風 遵途襲問 緯玉則溫 經金斯振
 歲學兩幼 年盈數始 今德既軒 其秀唯起
 鋒穎萬代 風標千里 情愛相輕 家國如草
 達矣哲人 獨肆玄寶 總駕七覺 飛鞍八道
 三江多靜 湛勝廬山 地去萬物 軌迹停玄
 遼遼清慧 結宇承煙 前驅群有 首路人天
 吾生製融 集彼清風 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
 白日春上 素月秋中 方寸無底 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 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 神道領袖
 若人對響 承車即轍 沙漠織寒 長風負雪

投袂冰霜 攬裾暮節 誰斯問津 悠焉在哲
 莊衿老帶 孔恩周懷 百時如一 京載獨開
 甸地既滿 願惟糟魄 移此無生 棲居樹席
 妙入環中 道出形上 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
 智虛于情 照實其相 生住無住 異壤相尋
 羅什就古 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 伯牙罷音
 殷憂逃遁 昔還爾心 東巖解迹 削景若耶
 早帳風首 春席雲阿 流庭結草 復諸舍波
 月軒東秀 日落西華 情步不辭 寢興高絕
 白雲臨操 清風練節 經綸五道 提衡六趣

四諦歸想 三乘總路 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
哲人薪盡 舊火移光 白日投晦 中春起霜
嗚呼哀哉 昔余九髮 早識清襟 送志非歲
迎韻者心 家貧親老 耕而弗飽 就微追歡
身素孤天 既隔于形 徒通以道 自我徙病
高榭東山 明月途靜 白雲路闊 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 浴子戴侯 夙居涼峻 佇館伊人
流心酌韻 如何高期 隔成幽顯 五絃喪弄
三觴誰餞 嗚呼哀哉 山泉同罷 松竹哀涼
秋朝霜露 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 孤援將思

旅鴈聲時 廣開性品 無情者誰 連臺成草
比館唯悲 存亡既代 物色長衰 嗚呼哀哉
蒼生失御 萬物無歸 陰爽就夜 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 伊四望之 茫茫愴予心之悄悄 雖
淚至之有端 固憂來其無兆 隱於新長思以

歡悲諒從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卧
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

寓于燉煌幼稟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
閑之德真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纒超
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之絕
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蓄忘相之
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
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
歸遍于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蕃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
貴賤舛其顧眄夷整淵深不以寒暑品其懷
抱所以總綜像末崇振頽流者法師其人矣

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
怡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
六十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魂慕題
往迹行寔浮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
法燈不曜慧日霾光朽宅燔什災火浮揚
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廓遼空劫誰計
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踈寔資命世
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
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

疵厭塵濁 超悟玄微 訣捨愚縛 澄翦情違
齡年植節 卅歲從師 承規檢敬 肅範儀威
秉躬淳潔 淑慎心行 學辨秘源 問窮理實
前隱用昭 往疑斯鏡 匠佚功倍 思高業盛
爰洎中歲 綽與宏廣 輪演法空 雲滌日朗
乘衢若夷 擁開似敞 悠悠品類 式是宗仰
右河振聞 左江標秀 聲因德宣 稱緣道富
提獎詢求 悅懌研授 仁厚猶地 志高如岫
輟餐赴策 捨績矜寒 蓄無停日 財以施殫
寧賤傲色 匪貴愉顏 湛滋懿慶 均彼藉蘭

教之所洽 晦識斯明 智之所誘 務以心成
接昏茂質 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 莫不感亨
險路恒遠 開引有極 生滅相揮 念念匪息
徂年寡留 西光遽逼 雲變豈停 將運淨域
嗚呼哀哉 體深病苦 慮達四疾 針石醫正
分劑貶失 端情法旅 正想慈律 不捨界勤
誓拯群物 嗚呼哀哉 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
同悲素林 寂然中夜 談人勗善 瞻天儼駕
即彼紺宮 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
絕微言於永沒 毀舟航於遐逝 挨崇臺之嚴

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
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
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誄并序

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
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
慧性於閭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
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沉漸入
群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

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
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
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
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
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
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
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
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
公言歸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
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
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
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
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
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
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
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
頓轡洗心以為已任於是曳錫蹢步千里遊
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澧浦

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
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
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
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
流鳳鳴西楚多寶十六穎律師洽聞溫故翰起東
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為周旋爰及還
京洛以穎公為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
捨稊稗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

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
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
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
光今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
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
祚於建業今不待嚴房櫛肅靜役不加迅棟
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
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
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
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

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釐粉
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冒懷故能使反戶之
南轡弓之北尋聲赴響晉萬里而至門人歲益
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
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
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
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
邱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
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

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
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徙靡亡本
失支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不忤色虛已博約
咸竭厥才依止踈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
于惟友脫從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
不發內恕哀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
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
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
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

者傳述以為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
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
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
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固
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
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
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感眾
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庶
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爐峯寺玄景法師行狀

廬義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
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
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
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
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駭馬生郊羽
撒日至躬掇甲冑跋復山川且十年矣雖外
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群已具息心
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
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

十六

十五

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
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曰三
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
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爐峯石
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
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
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
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
禪定乃曰真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
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

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
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迂
見災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
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
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
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為基
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為群先德曇隆慧
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
憂且山氣氛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

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却禾黍之
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
有群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
法師既見神用確然群魔乃止久之復隨險
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
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
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義
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
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
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

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
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
嶺西頭爲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
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
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
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
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
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
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
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

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
伸亦良有以也初爐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
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即化鳥亦
永逝矣唯法師宿藉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
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
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
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
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
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祿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

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梁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

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
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
四叔超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
天性聰敏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
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
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
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
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
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
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

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
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
旨盡心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
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勸勤觸事關涉有
閑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
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
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
戰慄上悒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
所在旋至拘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
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

數人一尼斲眠此不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

十六

十九

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於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鴉鵲鵲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

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甕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

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
有子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
淨甕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
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
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穎律師
又今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
易上奏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
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
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
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

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
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
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
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
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
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
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
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
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

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
一云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
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
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
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
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
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
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
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
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

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
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
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
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掃杓作聲如用水法意
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
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
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更閉戶還牀復
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
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
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

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悒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自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

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今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悞至七月十二

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瑠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

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
彼天上得波利麤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
問何意將麤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
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

十六

三

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
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
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
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
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

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
得人餉飲食令眾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
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窟烏瓜切黨多朗切誅魯擬切肱晉沒經
居登切蠹當故切蘇蘇各切菜喂累喂烏
大索也當故切蘇蘇各切菜喂累喂烏
螺魯每切喂木附俱切神木禪保居兩
螺山名也博目所出也木禪保居兩
浩切襪襪邇張連切難血傷也切許驕
小兒衣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千七

唐 釋 道 宣 集

僧行篇第五之二

宋武帝沙汰僧徒詔

元魏孝文帝褒揚僧德詔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僧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設會論

北齊文宣帝議沙汰釋李詔并答

梁簡文帝弔道澄法師亡書

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釋智林與汝南周顥書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王曼穎與皎法師書并答

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與震兄李敬肫書作者同上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作者同上

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栖志

陳釋真觀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諫周祖沙汰僧表

晉戴逵貽命禪師書

并答

隋薛道衡弔延法師亡書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
專成逋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
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第一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
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等或
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
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
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千式和
妙衆近已口白千可勅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
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
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
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
維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第二

門下疑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積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摘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判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第三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十七}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第四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
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
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
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
僧祇衆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
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
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第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

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
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
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
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
路次充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
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
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第六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冲
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

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
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
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
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帝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第七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
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先法
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
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縉延賞賢叢倏矣死魔
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施

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
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
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
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
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
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
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

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

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筌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腴恣甘腴厨膳豐豪者

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
進蔬藪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
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
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
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
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
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
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
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
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

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
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
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
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
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
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
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
運心則爲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答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
釋檐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
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
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
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
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
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
豈得爲剌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
控象爲虛溼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
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叅半於平俗黃服之徒

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
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
二則無惑群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臣樊孝謙謹奉詔對
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
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
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
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
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
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
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昇霞倒影抵
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
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
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
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
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

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玉燔軀波輪灑血
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
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
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
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
雨而群飛臺上銅烏嘯和風而獨嘖但周都
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
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
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

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汭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十七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

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穢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
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觀接歲月
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
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
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歡欣頂戴難
為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咄絳
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
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
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
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

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鑠
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
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助保此期願赤
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
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
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擅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
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

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
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
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
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
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
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
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
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
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
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

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病未
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八
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
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
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
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
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
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
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

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
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
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
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惟
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澗之滋流旦候
歸鴈晨鳬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影爾蓋象蕭
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

人孝然堅卧冰雪沉沉隱隱何以尚之哉至
於馳騫經囿翱翔書園極龍宮之妙典彈石
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
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
歲稔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
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
嘗觀組績不覺紙藝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
後兩絕珪璧意睽睽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
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漬涌莫限隈嶠
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微用瘳眩疾然

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并答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鈇槩定辭

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

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
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
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
十七
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
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
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
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尅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表斯文在
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
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
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
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

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
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
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

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
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
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
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
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

十七

十三

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
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
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解貫
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
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

愧來告吹噓更增快慊今以所著讚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
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
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街
疲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
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
疏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刑二衆豈

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
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
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嘯迷猥
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肅書

作者同上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
長生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巳年事未
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
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
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

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眎接

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

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

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

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

十七

歆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欵殿下自爲作

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

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

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

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懣劉之遴頓首

十四

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作者同上

八月二十日之遘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
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
此凶訃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
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
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
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
五時九部流通解說足之前輩聯類往賢雖
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

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
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
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
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
朗日往矣奈何十七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
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
傾殞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
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
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

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嘒執伸泄哀歎
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
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
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
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
彌願閑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
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
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
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塊鬱若其群峯疊
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
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
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
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
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

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
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
仙謀左元故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嶺屹嶷嶙上虧

十七

十六

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
昇路側有絕澗間間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
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
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
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

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靈滴瀝生響
白波跳沫涵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
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
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檉之樹梓栢桂樟之木
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朮白蒂
抽紫莖櫛蠹萃尊捐清風鳴籟垂條櫨戶布
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
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
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
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

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壁玉豸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九翺翺羣鳳風胎雨殼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迺日伺辰響類鍾鼓鳴十七蛭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嘒飛梧乘煙吟吟嘈噴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

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藝法鼓旦聞予則跼蹐樞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茵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濺瀉湏洑洑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栾

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
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
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鰲旨膳碧雞冬葷味珍
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
側於池湖管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

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巖歲始年季農
隙時閑濁醪初霽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
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
誼歟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喁喁謳歌舉杯相
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
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
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
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
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卜地高人秉玄文於
已絕能使崑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
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

結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
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
下莫匪王臣正當僂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
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
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
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
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
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
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
身之遺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
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
豎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頽
輶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
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
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友
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
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
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
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

十七

十九

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
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
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
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
藥真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
之中龍蛇等斃何其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
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
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
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

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
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
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
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
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
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
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
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
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
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

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
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
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
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
普使收其賦歛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
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
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歛襟則雙肘皆現觀童
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
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
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

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
民便是糗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
繼踵軒轅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
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
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
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
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
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結預今者俛首
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
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

疏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
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
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
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
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鋪
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
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
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
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
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

欣哉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關薄須費計伏
聽微末仰惟領軍擅越外則探賾典墳內則
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剪
莪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
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
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
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踈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

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間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十七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
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書瑟是自娛懷曉筆
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
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
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
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
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
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
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
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

一入愛河永沉無出其利六也聽鍾聲而致
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寶軸刹那
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
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
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
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閑有者得如
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
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
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
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
之因摘瑠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
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
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
也曠濟群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關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
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
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
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
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

若不屈膝歛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開合
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
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
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
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頗似紅桃詎能長久同
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不免秋胡
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
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
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
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
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
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
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
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
十七
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
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筭遠即十數年中決
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

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
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
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
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
所燒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群凶豎般若之
幢天魔自歎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芻蕘若
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

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皂白
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
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
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
十七
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
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慇懃合掌低頭忘
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
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為是
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正意偏望取其明

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
也若用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
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群聖自
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
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
各不同今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
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
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

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今還俗
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
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
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沽名聞頻捨利
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
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
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
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嘆人有出沒不可以形
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
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

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
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
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
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
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
形凡而法服尊重十七豈容朝施暮奪其自加薦毀
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
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
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

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
鳴鍾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
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
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
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
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
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
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
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
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

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
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
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
杖送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仙城命師座下

并答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
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
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
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
興正法於鹿苑蕩忘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

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
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芟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
之秘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
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
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
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
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
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

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
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
法侶朋衡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
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
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輦崇峯景行墻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
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
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

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飫頗絕韋編構述
餘緒爰登弱冠掎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
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
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
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卽城
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盡開
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
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
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
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

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
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北齊戴先生書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
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
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
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
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
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
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

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
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
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
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
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
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
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
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
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

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
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慚
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
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
三旬於眺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
遊魚聊追二子葦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
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
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
明各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

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
事同泥井慚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
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
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或時

以達即晉朝難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一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比濟比明矣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
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
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
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
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
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
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
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
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

第一三八冊

名切草隰似入切下
 噍切噍乙骨切噍渠略益經於計切切
 施日噍普蔑切過啖徒濫切
 旃王分切噍普蔑切過啖徒濫切
 國名噍普蔑切過啖徒濫切
 笈死也切切旃切切耶繼昧切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上

唐 釋 道 宣 集

十八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問出家損益詔 并答

十八

出沙汰佛道詔

令道士在僧前詔

制沙門致拜君親勅 并議狀表啓論

福田論

隋東都洛濱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

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
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
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
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
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
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
士女初聞令拜合一季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
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懂之欲折悼

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
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
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
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
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
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
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

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
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
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
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
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
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群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
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
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
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
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
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
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
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
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
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
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
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

十八

三

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早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剝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洽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

數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臣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

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嗟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十八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羈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祭唯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

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千八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

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

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今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子葬嬴而櫬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梟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十八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爲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今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

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繼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按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十八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七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剝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玉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

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
乾坤得之於父母識舍胎藏彌亘虛空意帶
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
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
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
十八
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
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
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
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
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
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
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
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
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
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
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
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序

唐高祖太武皇帝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
德四年有太史令傳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
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疲心乃上廢佛法事
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
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
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
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

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
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
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
辦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
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
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
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
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
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

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髮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戰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徵惡則濫者自

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

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十八闐闐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

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
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
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寔宇舛錯招來隱
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鄺邸鄰邇屠酤埃塵
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

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爲遺情
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
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
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

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
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
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
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今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唐太宗文皇帝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
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
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
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

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遐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

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携諸風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今道

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
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
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
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
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
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
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
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
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
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

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
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皇帝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
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
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
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
還導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
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瀕鄉之基克成天構

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十八

十三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首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

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導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群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

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
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
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怒
魏肅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
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
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
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
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
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今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

子之俞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列衆經
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
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十八

十四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
左右相云勅今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
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
狀聞諸僚寮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

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
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
列刹相望仁祠恭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
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
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
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
隱之懷顯踈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
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

漸亟涉窰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
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
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
十八
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閭難及徒鶴望於
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
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
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
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

慚惕謹啓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

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發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

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易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染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
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蜀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

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
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
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叙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
等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
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
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
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
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
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
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哀帝元
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
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
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
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
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十八是佛寶也翻四十二
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
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
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
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

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
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
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
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
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
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
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
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
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
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

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
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
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良以道在
比丘之事也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軼千木
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
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
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
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
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
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

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
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
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
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
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
還興佛法終於靜帝十八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
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
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法
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
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此
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

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
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
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
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
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教老
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
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
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
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
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

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
明之政剝削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
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
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
咎推移斯自人有宓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
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
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
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
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
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沉棄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下

千九

唐 釋 道 宣

撰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

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

千九

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

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

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

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

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

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

佛法及大乘佛法毀咎留難者犯根本罪依僧

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違又謗

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

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

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

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

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

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

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

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敦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

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

下九

二

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

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

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十九雖存敬上之道三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紒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

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一首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

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

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伸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導故爲允謹議

司戎議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攸

十九

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軼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

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鵬迅鷁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饗者谷不銷聲撫塵

者山無隔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
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
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
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
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三

千九

五

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
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爲纓網惟舊詎先師道
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
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

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
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闕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
誠足容養然則舍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
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
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
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者
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違
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
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

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
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
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
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
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
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
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
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
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

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
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
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
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
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
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卑其道敬而
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
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
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

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

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十九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

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莢通有護法

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齋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撫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

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
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
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
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
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百

十九

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
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
春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
以兩教爲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
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

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
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
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鈎閣筆扣寂銷
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
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
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
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
心葵輸消驛露而覲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
已甚赧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一首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
重釋老二教令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
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
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
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
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
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
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
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

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
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
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
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
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
槃之蘊東流轡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
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

夷祛濟塵蒙薰滌因果神道裨教茲焉有徵

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

達經拜俗謂之懲革即原夫在三之敬六峻

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

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

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

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

貫身為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

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

而今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且夫戒錄

水壘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

於屈膝彈曰王謚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

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必以山林獨往物

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

我兼忘混親踈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

十九

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

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

乖真彈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

此乃指南為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

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伯陽

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通則

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

之體四象乃指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又三

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

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若以衆

袞異乎龍黼黻中殊於鷩弁服既戎矣拜何

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遜清

規振俗神化彤纓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

霄鶴錦旌微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

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

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

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今拜進退矛盾去如此

取自非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

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

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雅緝庶可以詳示

景則靜一訛弊彈曰以乖宗為景則謂守法

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

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

極寢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寘大

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昭仁濟物崇

義為心乃瞻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

不踰寰域釋宗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中至
洽非僞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
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亂蒙求薰修靡
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榮啓
化議之指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
以直骸執可分其德業矯俗
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
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
親者無宜不拜
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
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後
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
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
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
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遠教義只可峻其
彼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岡而欲俱焚玉石
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
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
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觀父母子道
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
則無宜不拜不合

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
禮法服始終無二按事逐制殊經此乃首鼠
兩端要時庶其以卑屈為恥稍屏浮競以道
妄立也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執議狀

奏一首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

千九

十二

事

一千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
咸隆奉之上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
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

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崇名之地
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
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
教而毀其道志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
有未愜又道之為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
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
式符高尚唯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微
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
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
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

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
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
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
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
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

十九

十三

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
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
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
惕謹議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
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
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
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
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
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作萬
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
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
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
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

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
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
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冠
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者件狀如前伏聽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
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

移慧流東彼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
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
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
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
十九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
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
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
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
榷群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

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

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

今合上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
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
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
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

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
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
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
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
為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
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
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為之妙陛
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
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
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

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
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
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
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
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
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
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
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
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
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
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
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
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
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
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
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
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

十九

十七

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導奉誠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

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捫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得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

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

十九

十八

覽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

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關於經典之教偕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背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胥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

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

十九

十九

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
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
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
質議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
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
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
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
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
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
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
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
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
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廼誠
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
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
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

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
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
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
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
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
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
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
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
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冑兄致拜
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已任拯群生於

十九

二十

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
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
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
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
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
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
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
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

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
 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詞
 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
 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
 無不敬拜唯身下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
 嚴心敬無容不可下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
 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
 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
 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下

音釋

難託計切 隳許規切 醜他典切 牝毗忍切 驚
必列切 勝許切 勝許切 醜他典切 牝毗忍切 驚
赤雄切 勝許切 勝許切 醜他典切 牝毗忍切 驚
切年之 羝都奚切 耆章移切 羝都奚切 耆章移切
至也 羝都奚切 耆章移切 羝都奚切 耆章移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上

唐 釋 道 宣

撰

千十

慈濟篇序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
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嚙類莫不重形愛命增
生惡死即事可觀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
情含嗜欲明者恕己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
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
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
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必方丈

爲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
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
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爲佛心慈爲
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
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
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
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
以酒肉爲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
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
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醞

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
慙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
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
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
受報淪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
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
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
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
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
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

之

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

與何胤書論止殺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并表
請

千十

誠殺家訓

斷酒肉文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

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
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天而俗迷日久
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
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
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
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
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
菌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
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
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臬妾登絲蠶衣共

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
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肫犬彘勿失其時
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
所衣宣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
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
爲言非有優劣宜臬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
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
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
漏拯羸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

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
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葦
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
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
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有頓
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葦
宜禁曾無緊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
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己窮中出河
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
理非備足又按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

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
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
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
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
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旦時
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
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
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
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
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

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
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
鼠而繭衣續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
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
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臬之
業然則舍生之類幾於免矣
十一
與何胤書論止殺

梁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
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岵曰鮪之就脯驟

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
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
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菜耶判折之升
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
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
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
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
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
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

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
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
彼弱魔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
況可甘心撲撓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
群閑豢重園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
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
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
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念文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殘至於昇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
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胤獲書納之遂絕
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并表請

梁高祖武皇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
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
祐龍華邑正栢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

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

議郎江貺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

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

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

千十

六

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宣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

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
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
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
衣裁剪有乖仁恕至迺祈告天地宗廟以去
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麴爲牲牲其饗
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
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
非尚血骨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
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爲事山
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

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知俗法所
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
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
無心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
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
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
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麴爲牲於
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誠殺家訓

北齊光祿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皙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江陵劉氏以賣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王克爲

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醺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肉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被焚寄寺而什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利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癢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楊思

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饑民盜田
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
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不敢
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
刀刺叫呼而終○千十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
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
死

斷酒肉文

梁高祖武皇帝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
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
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
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
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
者止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
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
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
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
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

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十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斃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

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斃食衆生今出家人斃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斃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斃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斃

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徑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曰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自得取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

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

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
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
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
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
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
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鳥戒人受鳥戒施
受鹿戒人受鹿戒施鳥戒人終不覆戒受鹿
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鳥戒施今出家人
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

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
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
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
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
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
僧尼授白衣五戒十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
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
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
故復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
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

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

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

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
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
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
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
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
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
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
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
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
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

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
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
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
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
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
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
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
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
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
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

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
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
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
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
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
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
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
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
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
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

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
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
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
肉者是障四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
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
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
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
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
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
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

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

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鷄鵝嗜鼠蛆甘蟬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

十

十四

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
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
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
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
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
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
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剥因
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
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
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割腸因噉食衆

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
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
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
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
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瘡^{十五}因噉食衆
生是瘰癧^{十五}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
因噉食衆生是瘡^{十五}因噉食衆生是癆因噉食
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
癰因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
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

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
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
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
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
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
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
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
痛因噉食衆生是胃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
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
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

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
衆生是脉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
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
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
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不調適因
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癩
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
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
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
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

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
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
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
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
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
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
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
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
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
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

千十

十六

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
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
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
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
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
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
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
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
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
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

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
所害主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
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
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
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
千十
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
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
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
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
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

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
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
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
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
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
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
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
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
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
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

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
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
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
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
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
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
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
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
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
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

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
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
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
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
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
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
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
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
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
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

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
 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食
 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
 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上

音釋

噉 魚山切衆在笑切噉食之類也噉薄熟出之也
 噉 口向上貌 噉 徒萍切 噉 直例切 噉 有子切
 爾 古典切 爾 小豕也 爾 豕也 爾 有子切
 也 旦常演切 輶 即擊切車 歛 視專 擣 丑皆
 也 魚名 輶 相殘也 歛 切 擣 切 擣 切
 加 麥 穀 養 獸 也 蒐 獵 也 索 也 脊 中 脂 也 腸

禰 祭名切 禰 力究切 塊 巴 癰 疹 隱 疹 音
 章 忍切 癰 疹 齧 五結切 蛆 蛆 蟲 名 切 蟬 計
 皮 小起也 癰 瘡 力周切 癰 禿 瘡 切
 癰 音羊傷也 癰 瘡 也 癰 瘡 也 癰 瘡 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下

唐

釋

道宣

撰 兵一

斷酒肉文之餘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
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
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
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
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
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
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

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
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
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弟子
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
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
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
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
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
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
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

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犍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

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徧滿虛空諸仙亦應徧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脩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徧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

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徧滿在此天龍
夜叉乾闥婆王阿脩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
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
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
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亦應塞虛空如是幽
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
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
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尼巧數片肉
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
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爲

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于道場
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
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
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
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
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
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
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
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
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

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

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

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

是義論竟
宣意如此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閭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

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

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共一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

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

肉腥臊能減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
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
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
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
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撓作所以行者思
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
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
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
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
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羸惡見人勝已

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
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
食苦到如是等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
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
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
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
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善
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牒衆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

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旦先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

向高座爲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爲

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

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

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
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
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
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

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勅請

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

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

宅寺寶度等三律師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

僧尼亦爾。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

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
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
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
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無
有斷酒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
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
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
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
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
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

日講恒作如此說。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
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
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
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
此。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
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
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
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
之人方待後教。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
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常日解義

只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辦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制問僧辦法師復食肉。不僧辦法師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

爲不敢不食。制又問僧辦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嘗開許。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問見殺亦可不見聞殺。亦可不聞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不答。若理中理自是疑。問不

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昏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問爲自死失二詔作死爲殺詔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問法師旣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

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問爲具足戒者說爲不具者說答爲具足者說問旣爲

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今答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解

正齊此。問法師既是大律師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座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辯不復奉答。制問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

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牽經。○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為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尼不言無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問

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嘗開肉。○問律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為進退只可為寺中沙彌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止自極此。○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肉。○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問優波離

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

則非素素若使得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淨不諸經律師親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開穢門稱為素開穢門稱不素。問若爾眾僧云何開穢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問云何懺悔十一答懺悔至心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今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已不答那得不懺。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

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慚愧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問若爾但先道慚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慚愧其既知慚愧故知差不慚者。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

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為罪所以彌大答經有成文者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即是清白法。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為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為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為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終無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法寵奉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勅始興寺景猷升

高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

此品今月二十三日會已唱此

文法雲法師解說今二十九日不復重唱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

在

十二

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

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為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食著是

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
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
服僑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孟噐如是等物
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
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
異想故斷十種肉共二異想故一切悉斷十三及自死
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
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
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
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

如人噉蒜臭穢所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
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
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
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
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
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
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
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
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
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麤陋醜惡

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
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
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
苦眠卧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瘞法
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誑
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
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
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
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
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

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
寶蓋葦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
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瑠璃磑磑礪玻璃
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果祿學諸伎
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
和合諸藥作倡妓樂香花治身共一蒲團碁學
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
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
食時得離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

葉嘗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
爲肉所汙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
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
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
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第四卷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爲云何	唯願無上尊	哀愍爲演說
愚夫所貪嗜	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爲福善
唯願爲我說 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爲
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
現在未來當爲種種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
法令彼衆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
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
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
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
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

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
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說謂
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
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
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
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
羅及譚婆等狗見憤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
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
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

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
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
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
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
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
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
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
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
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
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

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
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
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
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殺不求不
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
時說遮五種肉共一或制十種十六今於此經一切種
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
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
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
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牀	以彼諸細蟲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衆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無殺想求	則無三淨肉	彼非無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悉遠離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	獵師譚婆種	或生陀夷尼
及諸肉食性	羅刹猫狸等	徧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	央掘利摩羅	及此楞伽經
我悉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	故生食肉處
如彼貪欲過	障礙聖解脫	酒肉葱韭蒜
悉爲聖道障	未來世衆生	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	佛聽我等食	食如服藥想
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	修行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	我說常厭離	虎狼諸惡獸
恒可同遊止	若食諸血肉	衆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食肉無慈慧
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	是故不應食
得生梵志種	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
斯由不食肉		

央掘摩羅經第一卷

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受持

修行不食肉法

第二卷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蠟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

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域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皮師用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

唱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徧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干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

尼乾者語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

共二

十九

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出其晚又勅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神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鴞鳩鵲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麀鹿雉

兔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

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
釋子所可應行

又勅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
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
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
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
此既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
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
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
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

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積矛善惡
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勅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
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
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
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
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
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
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殺戒
亦損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

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

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

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

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

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

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

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

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

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下

音釋

糾吉酉切捷梵語也此云鐘或云磬隨
捷音地剗空胡切矯爾紹切詔彌正切
名蘇魯果切蔓蔓蠱果五切道惑人也擣抽居切
也蘇生曰蘇蠱左道惑人也擣擣蒲戲
也屣所綺切貿莫候切積祖管切齧配結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上

唐

釋

道宣

撰 兵二

戒功篇序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艤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為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為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

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為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寶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安立是謂九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

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
幾厥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律
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制開對境
無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
可定其時緣出家據道異於俗流備足時緣
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
下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
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視聽故撮舉
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戒功篇錄

晉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書

梁元帝與蕭詒議等書

簡文與湘東王書

陳律師曇瑗與朝士書

沙門釋慧津與瑗律師書

瑗律師答

隋煬帝與智者顓禪師書

煬帝受菩薩大戒文

智者大師與煬帝書

唐終南山釋氏統略齊文宣淨行法

門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晉廬山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
今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
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
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
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
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
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
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
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
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
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
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
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
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
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
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於是山居

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
張等所不及專念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
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
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僧讀經願速捨
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日與衆別已都無
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斂手氣絕年五十有七
先作篤終誠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
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即土爲墓勿
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等築室相次各有
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五色旁
臨珊瑚之地化爲金案奪麗水之珍變同珂
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還有
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
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爲首
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
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倏將
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扑躍之誠結於興

寢稍覺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
主偃之辭龜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曷
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蚶登俎
豈及春蔬爲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
一中而已自有朱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之
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筍紫薑
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
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
感歎蕭繹疏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
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
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恒日差盡怡悅時
有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
近曰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飢
怒吾蒙受菩薩禁戒造預大士此十二日便
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早入寶雲壁門照日
銅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群金
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

會中後無礙受持天儀臨席睟容親證拜伏
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
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遣蟲之談不辭應氏
赤壺之諷僧璉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璉殊
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
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摘庾吾羗恒日夕
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倜儻殊異盤下
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旣
爾彌伸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
間信使差得其簡曄兼詹事疎爲洗馬時仲

話言數語論辯句之候東撫復成離閭衡山
九嶷尋應引邁臨岐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
至都已來意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
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
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夏路出西
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
必笑之灾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
餼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
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
同撫膺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

金闕懷勞之深未常弭歎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疏
與梁朝士書

瑗律師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
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
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
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
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
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網更輕凡

情僂俛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則捨內重而
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
穢黷時宰便為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
社稷和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
風白黑兼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採習毗尼
案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
憲章結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
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并答

釋慧津

慧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
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爲上
客宋玉陳賦則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
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
人弘德不孤立儔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
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超身表
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
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
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
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

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
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修戒善能今
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
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鈇握錐之好聚螢流麥
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津一介無
取矣二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慚散粉同斯曲木
空廁直蘭類此兼葭謬參王樹乃知滄溟汪
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崇寧侯遊塵之壤
譬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
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各仰委觸途憑累區區

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贊講筵請益成廢及言悲鯁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懇結行遣祇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答

信來枉告良用撫然余學慚技癢人非准的中間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闕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威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

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聞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爲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欸瑗白
隋煬帝與智者顓禪師書缺

隋煬帝於天台山顓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
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
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
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
宮室先必基址共二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
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
奉爲和尚文殊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
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
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

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
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
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
注命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旣至止
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月日於
揚州金城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爲孝
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
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
旣受戒已便舉法名詔帝爲總持菩薩也帝
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法澤可

奉名爲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文多不載備所撰續高僧傳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道宣

卷二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
之方統引群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
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藉情勤之
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
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

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
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
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
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
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
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
而揚士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
尊謚天王之喜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
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
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

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鈇終於絕筆凡經七句兩褒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叙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

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偽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菁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其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者並號阿毗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

扶疎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讚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

南齊文宣公

皇覺辯德門第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

具德有德名非虛唱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殊教異執分衢并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

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
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
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號如來十號
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
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包具其美德無不
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調則響和未見貌醜
鑒鏡有悅目之華體矧照水發溢群之觀書
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
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
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

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
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至獨無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無畏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逕凡
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
諸聖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
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
餐化割愛辭榮豈得不慍然增到形命相競

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
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
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辯德門頌

南齊祕書丞王融

紫實昧朱狂斯濫哲外逕揚鑣分源競柅麗
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
徒總理向空徹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門第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常不以善權方

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
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
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
懾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
等釋梵諮仰卧則開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
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
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威哉今者雖稟精靈
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
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唯恐不見前
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無由可絕發如

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駛流晏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王筵。亦無由

而果。假令愍念欲覩爲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慇懃倍切。直恐障礙難通。豈可不五體投地。如太山崩一

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廟聖
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
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
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雜
心無貪恡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
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
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
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歸信門頌

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遠

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泝參珉
見璧辯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條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
身則苦滅十四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

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
慮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慚愧
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教不可長又曰過
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
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

界已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
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
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
拜旋繞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
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觀
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
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陵或姪佚恣縱
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
火焚燒攻略坑陷加毒無罪或剝剝則考
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剥裂屠割炮燒煮炙

燔淪諸如此罪或為姪欲或為財利或為慳
貪或為癡我無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
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
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為真善友生生相向
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
更不造。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
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主經云
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狡
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

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意業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習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

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磨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衰畢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周錯徒鑄惑端夙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同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十六曉然俱了但以萬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

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
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

歡然順行緣此因故唯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其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

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

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希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醪晦

黑滋生昏瞶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
攝根情葵衛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勗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滌愛潤
業沉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爲大苦故經云一
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
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
高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
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
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

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近劇於牢獄飢渴寒
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冰
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
久如土鎮竿立久如懸廁屋下熏上壓無時
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
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
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
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
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
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

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
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
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
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思痛苦皆由風寒
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垂扶況此
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
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
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
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為之變色
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攜故經云慈父孝子至

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次思
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體蕭索人
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
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
身自當之幽冥幽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
身為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
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
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髮鮎肌鄰光悵日二

賢潛言十至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即化
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譏嗟然何汨

剋責身心門第六

身爲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
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
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書
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
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經云讚人之善不言
已美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經云恕
已可爲譬勿殺勿行杖書云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
是音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
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爲
言也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
醫隨疾授藥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若出
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
爲內乖此爲外在家人歸崇三寶持戒修
善奉行禮義是則爲內乖此爲外今内外道
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
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

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
累糧衛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
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
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
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
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
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
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深戀故得常安涅槃之
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
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察檢失則彼

我兼利當知剋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
行是解脫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
而不歸也

剋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惑違顧咨小智徒以太康豈
無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
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第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
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慙何謂檢校檢

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項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辦所難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上

共二

二十一

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歎佛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過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十百币。如

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檢校行業門頌

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誰覩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懾豪奢遭迢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豎

訶詰四大門第八

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情由此四大招致懈

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地重

其二

二十二

水冷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恥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續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鬱蒸煖赫炎

烈復須輕締廣室風扇牙簞春秋改節氣候
清爽復須輕輦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饈充
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
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四
大求索無慚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
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乖違內
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
唯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
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初無
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忤

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
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
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
禮拜即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
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
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婬我既愚癡不
能制革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
鞭杖爲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
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
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

共二

二十三

汝隨病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
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
礙

訶詰四大門頌

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愛習矻
矻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
敗類無狀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咎則進
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

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
辯然阡陌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
聖境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勝
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
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觀儀容端麗
之人欲觀仁義威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
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
足及言所以息議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
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書
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威今乍聞詰誚之

言乃足驚恠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濃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

夫父母是孝戀難遺而能辭親○妻子恩深難奪而能割愛○兵二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

○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二十四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厭蔬澀○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恡惜而能捨離○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侍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觀而棄之

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卧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婉偶而已塚間離著○又行住坐卧如是法○禮拜圍遶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上

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
場曠謚禪逕閑清風瓢弗響震轍徒驚鷲嘯傲

為慮脫落何營長捐有結永寔無生

音釋

舩即涉切
權也謚莫橋切
拊毗面切
手也嗤抽知切
笑也猩

師庚切。猩猩能言，獸也。𧈧，大飢切。𧈧，乃歷切。𧈧，雖遠飢餓也。𧈧，切潤。

澤進子鄰貌抽知 瑣切 搞切 侗他歷切 儻卓異也 侗疑其切 嶷九嶷山

名氣於既切饋下疑求切境上坐部禮切
客芻米也垂行書舍也月股也

懲持陵切 究古委切 僇音閔 僇僇僇 僇謂心

為之賣徒谷切
瘳悉憾切
紉胡卧切
枌符分切
榆

也。瀝，鳥廢切。瀝，貌。汪，穀下華切。謂考殯，餓殍也。

謚神至切諱行之 裘直質切書髦 俊謨衿切

菁咨盈切菁主大藥切華精英也足丰步也銹悲嬌切馬銜也懾質切懾懼

也 逶迤 逶迤 危切 迤音 剌 渠京切 鼻切 疑器
也 鼻 則 魚厭切 則 而志切 煇 徐廉切 湯 淪 弋
也 肉 菜 湯 薄 皆 匹蔑切 錯 口駭切 九 江 鑄
切 出 之 也 皆 匹蔑切 錯 口駭切 九 江 鑄
遵 全 切 笮 陟格切 渴 許葛切 又 至 微夫切
刻 也 笮 壓也 渴 去例切 又 至 微夫切
覲 他典切 迺 張連切 行 置 啓邪切 疹 丑刃
慚 也 迺 不進貌 行 置 兔網也 疹 丑刃
也 高 產 驕切 硇 古骨切 硇 晷 矩 鮪切 嬈 匹詣
也 炎 氣 也 硇 硇 勞也 晷 日影也 嬈 切 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中

唐

釋

道宣

撰 兵三

在家從惡門第十

南齊文宣公蕭子良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
答云釋氏純臣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乖
各所以爾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
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
便是矯偽諛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
所駭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

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
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恡之行用廢大道乎
且其積習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今
諸士女試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無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慳恡不知禮節

婬欲不擇禽獸

黜退不避親族

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詐現異
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
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

何苦哉唯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
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
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
唯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
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竟變無常如
佛爲愚癡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 非我何所有 愚人多預慮
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
死名滅唯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

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審諦觀

爲此發狂亂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獸離

卷三

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
恒瞰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
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脣口惑人之
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
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惡門頌

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冰
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
三漏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沉冥地獄門第十一

萬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唯善惡
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
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
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
觀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

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亂
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難了但以即今
善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
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
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厝疑心何謂
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
鼻四萬由旬鐵城四周表裏火徹銅狗黑蛇
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
間海渚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
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

者唯憂不苦唯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踈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恚殺害貪婬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

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生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草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唯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彼於此人身可有出理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牆雖兩密幽夜
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澗市寒嘶羅城振雲
幕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
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卷三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
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諸有
生得入律行今居在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
點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
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

也然則起念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
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
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
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
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
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
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
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
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
信則翦落納衣瓶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

不得自怠

已去憤閑得空閑

已離俗愛無攀緣

已出馳動入寂定

已離染著得無礙

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

已棄飾好獸華侈

已絕聲色滅貪求

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

已披弘誓忍辱鎧

已服解脫涅槃衣

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喜捨堂

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

佛見出家之利樂如此所以勸獎誠勵修學

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
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一心者則
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汙榮位不
能動免離憂苦存亡自在塊然獨立捨五慳
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兩電二癰
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
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爲泥洹四謂貪著我
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
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
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爲假竊服臯門上濫吹
溜軒下鳳祀徒驚心騶文終好野實相豈或
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已
矣歆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
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
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
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

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
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筌筌之用非求不至
旣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
擁積腐壞靡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
得旣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爲惡
者衆雖曰止惡要由意瞋起是爲欲不瞋恚
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校計馳求萬方以利縈
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夭身命
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
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癡

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

居處如牢獄 妻子如枷鎖 財物如重擔
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
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
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
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
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
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

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銷果窮其所有
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為疾病患
危急縣官牢獄或親族崩亡祈福魂路或生
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
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
違佛語必墮惡道共三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七
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刹隨所感見應接群
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
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曜幽石曾蘭
挺叢芻四氏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
深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萬
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
無得免者旣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
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
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

常是苦何其沉迷頓此顛倒纔驗刺身即覺
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唯苦。若謂
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
小乖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
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
甘樂所以苦本。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
常一處旣致馳動明知避苦。若謂妻子眷
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
號哽噎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
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

顏兒變改髮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艷故
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若謂好聲以
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久
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
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遣憂長無惱患何故神
昏心悶骨節慘痛共三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
天命破家亡國受苦無量。若謂朋遊爲樂
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
少時便倦後更相攜無復行意。若謂姪佚
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

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困抽腦徹
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唇焦
四肢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天命當知姪佚實
是苦本。若謂榮位爲樂者則應始終不變
無恥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立至上諸
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無非
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
脫生死
三界內苦門頌
心怨動紛遶情怡輒遷互歡愛一離遠傷憂

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
旨夭伐寔修嫫欲網必虧生繁且或全免眇
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第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唯一苦而

共三

九

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
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
爲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
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
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

苦故諸行人策勵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
群小無知謂之爲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
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
爲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

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徹
行住坐卧震動大千相若禮拜父母師長賢
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
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
螺髮相若以先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
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

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密相若
說慈善志意堅強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
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
佛果時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
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
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脩臂指長相
若視地行不踐蟲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
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若行四攝
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
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

惡得佛陰馬藏相若說除患死法得佛鹿膺
腸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肢節得佛鈎鎖骨
相若柔和順塔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
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若不服華
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軟相若掃塔除穢
得佛身不受塵相若修萬行常願具足得佛
胃卍字相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
聖相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若常
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總持口香氣相若說
法引接衆生得佛面無飢渴滿口光辯才相

若持戒無缺得佛法身圓備相若在山間頭
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若捨華堂幽林禪
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強所期
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
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爲顛
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進修行此行
便出三界

三界外樂門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雨八苦
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

侶暮集靈山群燈祇開遠照香宇薦嘉薰俛
首睇人俗信矣靜爲君

斷絕疑惑門第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舛
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純故報有
精麤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
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
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返見身命夭促門族
衰殄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
年壽考宗強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

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無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誡庶有識者識以除疑智人以生爲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爲樂是一惑也。智人以不生則不死故云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智人以居家爲苦譬之牢獄書

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爲榮樂是三惑也。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爲懽欣是四惑也。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繫戀以爲勝適是五惑也。智人以榮利是自滅之筌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爲之沉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是以智人當勤自勉自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

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見布施者
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吝。見持戒人過中
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檢心攝形
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
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
○見坐禪者致患勸卧聞語引進便稱本情
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朝聞夕死如
救頭然何有情賴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
有志
斷疑惑門頌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
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
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今
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
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
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如鐵
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
也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
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
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慚
愧順清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爲綱要
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
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令成法身
常以正法爲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
詔常懷憂惕旣爲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凶強
陵蔑貴賤旣乖諍子上失令名深爲可愧

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
虧而終貧煎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
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爲可愧
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
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
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爲可愧
第五慚愧弟子旣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
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無功一生空過
無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
第六慚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土

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惰深是可愧第七慚愧禮越出家所懷解脫爲本形骸資待衣食爲先所以諸俗爲道興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惑不全失於敬重亦可深愧

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唱示而我聞諫反以爲憊背逆三歸禮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爲愧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

雜善不獲純淨內心自疾深可慚愧

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祐我本發心誓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愆缺情志不恒唯知負恩但增慚愧

慚愧門頌

神膏施唯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收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爲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忤極大慚愧門第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爲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
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曰
心苟無瑕何恤無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
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
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枝派不可縷悉更
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無不攝也夫衆生
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已而於萬
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陵之無慚之甚
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斂迹
若見直心行慚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見

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見行忍
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定
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不
能讚勉欲其不行見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
勸令退敗見行伏心人應慚愧法乃勸不行
乖八正道見學問誦經人自無此行十五不使彼
作見園遶禮拜者自嬾惰故嫉令不行見有
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見經行頭
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
今據叔世設法開化以此爲高義當生信滅

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
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興色誹誚往還儀容傲
佷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唯詰諮者
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
而說法者是名非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
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
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入
壽命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卧伏卧
左右脇卧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
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

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
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
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
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繒纈皮革無不損
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
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
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
進納輒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
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
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

別

極大慚愧門頌

冬狐理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識
還自欺華容羈牝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伎
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

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共三

去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獎之功善知識
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
如梅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

梅檀林其葉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
之室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
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故知善友
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同梵行善知識者今
能將我得升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
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
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
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
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
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

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粮思味其於飢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若有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羞連几重案又

有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炭溝渠坐卧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我常在賤。若見形兒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若見意力彊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

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
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梅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罽
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本遂彫藻一簣或成
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
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
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

境行因戒爲其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
正路如乖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
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
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
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
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
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
三歸爲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
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逾鑒鏡今粗
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

寶者蓋由佛法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
能出有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
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識逆
順經云信爲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出有
之因誠至言也若無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
得是以發足立信爲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
此三可重故名爲寶何謂爲佛自覺覺彼無
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爲法能軌能正滅
諦涅槃清淨無相也何謂爲僧能和和衆無
學功德自他滅處也何謂爲歸可憑可向也

何謂爲寶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
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理唯
一統照無不周照周等覺謂之佛寶體無非
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
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
死招興利樂是故一切無不歸憑十九
第一翻邪三歸。第二五戒三歸。第三八
戒三歸。第四十戒。第五具戒。第六十
善戒。第七大菩薩戒此之七戒所防過境
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六大並是戒

境廣如常說

戒門頌

金山嚴寶仞瓊婉烈瑤萸牆狐議不窟檐鸛
豈能栖淨花莊思序慧沼盟身倪六群儻未
一七衆固恒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
宮超以悟裏野竟何迷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中

音釋

懟徒對切 磷良刀切 厝倉故切 咋陟格切
漸相支切 荼同都切 哽哽古杏切 噎結切 噎聲塞也
娉胡故切 膾市充切 窘巨隕切 詭迄却切
佷下懇切 詁契吉切 緇慈陵切 續苦謗切
也此芮切 巾古患切 惕他歷切 樂狼狄切
貌白 簣求位切 宛委遠切 蹊徑路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唐

釋

道宣

撰 兵四

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

從前發心已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慚愧續修勸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餐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嗟拊自慶者乎經云八難難度一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難五長壽夭難六雖得人身盲聾瘖瘂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具而世智辯聰信邪

倒見不信三寶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沉沒久乃得出時在人道還不正信家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覩正法徒生一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爾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

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佛言餓鬼難脫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佛言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

因三自慶也。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今在中國修習禮智四自慶也。佛言生長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佛言人身難得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佛言六根難具今無缺損七自慶也。佛言大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佛言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佛言佛前佛後是爲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

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也。佛言見佛爲難我今頂禮佛所記像功用等倫也。佛言聞法爲難我今備得聞也。佛言出家爲難我今具隨衆也。

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爲難我今一心無敢二

見敬法愛法以法爲師經中偈言

惟念過去世 供養爲輕微 蒙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 淨慧斷生死 癡愛銷無遺

佛恩流無窮 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
氣住元造啓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爲
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
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曾以慶盈愆貳過儻
知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
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
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
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爲礙既

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婆
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
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
爲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
萬劫所以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
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
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爲希有他方淨土
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
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
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

非辱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淨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

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撻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

大忍門頌

春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壁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侶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

習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
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兇獷不御繁羈密桺儻
能禁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幽尋

緣境無礙門第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爲縛在道則謂之爲解解
即無礙所致縛即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
無待則有待更煩無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
有待既遣則無礙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
便覩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資
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

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爲苦何
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輦人馬不動一累礙也。今
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今欲養身
非衣裘屋宅則無所憑託三累礙也。今欲
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輒則無所資待四
累礙也。今欲修習一慧影像無向五累礙
也。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
漠不見六累礙也。今欲徹視十方障礙滿
目七累礙也。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

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十累礙也。凡此累礙其事無量聖人所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兵四不假於他而他爲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已而得無礙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

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然津濟要趣唯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唯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無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强梁之時一旦卧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勵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礙門頌

恍象惚物終不名龍舉鸞集竟誰辯絕智亡
身孰爲礙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
懸安飛安翔虛而踐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
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驚泉流現迹依方迅
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轅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辯德極於無礙善惡二途凡聖苦樂明
了審諦斯言備矣唯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
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

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
爲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心
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法智
已以無疲厭心爲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
衆生流轉三有觸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
淺多迷每一修善怯退遑擾念念之間百變
乖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剛幹則勇銳
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無明怨賊鬪戰
亦不異世間剋敵相禦世間則須金鉦壯其
氣鼓鐘激其忿鬱悌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

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
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
命無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
場之旛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
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盾精進督怠情翹
勤課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雲種智斷
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死之賊協附
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因倚天女憑帶鬼神億
千萬衆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欲八閻惑之旅
退金剛之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

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壞正
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辦
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便自室內
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
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
不足爲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
深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途切已力無
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
通前後位心極行唯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
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共四

十

努力門頌

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
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
立王生擢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墜何不
努力出憂危勝旛法鼓繁且擊智師道衆紛
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門第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譬若一音說法各得其
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誕
聖王宮應以出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

除鬚髮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
菩提樹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三轉法輪十
二部經應以滅度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
於涅槃良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
不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之心
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禮拜像塔皆宜感發
悲心潸然思慕慘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餐
仰泣想如來不親音旨如入祖禰之廟覩靈
若在歔歔無顏如來慙慙令我等具諸苦行
而我違背自墮惡道在於像末未蒙解脫以

苦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各歸心於此像塔
嗚咽涕零慚顏哽慟至心奉爲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今日信

施龍神八部廣及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十方三世一切諸刹土中所有如來形

像靈廟

兵四

敬禮釋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頂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髑蓋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眼睛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指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

敬禮過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遺迹

敬禮如來得道樹寶塔

敬禮如來轉法輪處寶塔

敬禮如來般涅槃處寶塔

敬禮如來滅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

敬禮阿育王所造無量諸佛像

敬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

敬禮此國諸州諸瑞聖像

敬禮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

敬禮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

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生常見

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涅槃九能建立是

無量像塔盡於來際佛事不絕

禮舍利像塔門頌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粧木亦云悲中賢小
節猶可戀去聖彌遠情彌滋祇樹蕭條多宿

楚王宮寂寞九遺基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
駐景暖如之連卿共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
無時傾懷結想惻以慕垂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門第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文字當
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爲先惑既八萬
四千故使教門亦有八萬四千法藏至於病
銷惑遣藥亦隨亡如棧喻者可以情悉然群
生沉罔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以
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析空有於

假實表發權智於無方故如來一代四十九
年隨緣示教種種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
計隨言說必致淪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無
昧言雖得喪全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刊定
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沉法雲遐布
非夫簡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雋擊
鐘聲告召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
義求三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
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滌東翻漢朝泐彼至今
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敏談

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
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為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
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共四

十

敬禮過去一切諸佛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
願一切舍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
化通達無礙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
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
博聖道弘濟邈難求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
廣潤湛淵流翼善開賢敷教義照蒙啓惑滌
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發蒙俗
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沉淪而將濟於三
有御法網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下德

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福田德響捷捷又稱
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剝落之容
幽受空樹之譬及與施主爲嫌隙與骨肉爲
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
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軌收屬固當日須
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
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威德可觀六道
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
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紲封附
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

俗良田令興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
起累表作軌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
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僅舍凡
聖形繫往因縱成無學猶嬰善報身謝無餘
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
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
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
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
福田矣奉爲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

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十方一切僧寶

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

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并四

十三

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敬禮賓頭盧閣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佛子羅睺羅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剎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三千界內見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含靈當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

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爲善知識拔除煩惱得

出諸有

僧門頌

五王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掃妙理至
言唯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識遷

流撫俗瞻光獸生老絕滅情嗜斷懼怡縱落
豪榮棄彫藻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
塵草測以龍雲豈曰高濯足江漢更漸皓

勸請增進門第二十八

勸請者慇懃之至意也由發慇懃之意則願

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慇

懃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

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

救護衆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 我今悉勸請 修持諸戒行

獲得於人身	十方一切人	我今悉勸請
令修十善業	得生於天上	十方諸天人
我今悉勸請	登立正定衆	得離於惡道
十方諸學人	我今悉勸請	覺察諸煩惱
速證無學地	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
知非究竟位	唯有一佛乘	十方辟支佛
我今悉勸請	成就大悲智	教化諸衆生
人天二乘衆	我今悉勸請	體覺如來藏
修習菩薩行	一切諸菩薩	我今悉勸請
修行十度行	速登於十地	兜率天菩薩

我今悉勸請 常轉不退輪 速下度群生
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 金剛滅塵累
顯發真實相 十方一切佛 初成正覺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歸命請 願久住於世
如是佛菩薩 我今皆勸請 發此懇懃心
是故稽首禮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
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

界綿塞宇宙罄八遼德光業遂升至覺寂冥
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思雲露沉汨使水望
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驪
隨喜萬善門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
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
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
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
亦復勸請衆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衆 所有微細善 仁義及禮智

孝養謙恭敬	慈和及愛敬	廉貞清潔行
若有如是善	我今悉隨喜	離欲在家人
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	十善菩薩戒
清淨諸律儀	離惡名聞者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飯僧施法衣	浴除煩惱垢
救攝諸貧窮	飢寒窮塞者	疾病艱危苦
施藥悲憐業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曠路作好井	橋船度人物	園林池花果
施佛并供僧	渴乏除熱惱	其福實無量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造經流法教

然燈發慧明	習誦及轉讀	決了諸義趣
若復爲人說	倍增歡喜心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建立諸塔廟	堂殿及寶刹
彩畫及木像	金銀銅石等	傳寫諸相好
顯示於法身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若有造僧坊	牀帳及卧具	令彼息心者
安意於禪林	出入苦空門	次第寂滅觀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如來大慈悲
善說諸法門	發生隨喜行	令我等修學
隨喜諸聲聞	忍苦度生死	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 隨喜十方佛 無畏天人尊
能於三界獄 引出諸衆生 願令衆生類
悉得於佛道 是故我隨喜 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語感幽動
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擣文弘憲
則機謀颺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沖閑高論
窮微契神與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
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罄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
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
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
隨有微福迴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
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
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
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
果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
爲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貪受此身少有慧明
何得無時不厭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

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

慈愛柔和等

如是世俗善

種種勤苦行

反縛塗灰等

同歸正覺道

乃至諸女人

開化衆妙福

一切弟子衆

所行微善業

悲正修禮智

悉迴向佛道

五熱炙其身

無量諸邪見

一切清信士

亦能修福德

迴向施群生

聞聲即解悟

仁孝及謙敬

矜逮賑孤窮

一切諸外道

投巖赴水火

今皆爲迴向

歸戒行十善

又能善說法

共成無上道

善來成比丘

乃至四道果

亦迴施群生

自然成緣覺

隱顯化衆生

盡迴向佛道

入禪出禪者

一切衆德本

一切諸善等

有無不雙盡

著迴有相心

方便及初觀

共向無上道

深悟在別世

獨處樂善寂

十方諸菩薩

勸總行衆善

亦迴施衆生

乃至賢聖果

悉令與一切

皆向解脫道

苦空非常想

十方諸辟支

曉了因緣法

如是兼一切

讀誦於經法

如是等三善

歸向無上道

解空未能窮

同入真妙境

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 發此無著心 是故稽首禮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
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街虛名三墨紛紜殊不
會七儒委鬱曾未并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
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
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汚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
勿過於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

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
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
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起相
見即自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
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
眼常不看貪姪邪艷惑人之色不看瞋恚醜
狀屠裂愚癡疑闇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
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
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
常不聞悲啼愁嘆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

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萬
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
萬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
等聲願一切衆生鼻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
之氣三十六物葷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
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
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德香
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
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
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

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
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
解脫泥洹最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
邪姪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冰之觸餓
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百四病寒熱風霜蚤蟲
蚤虱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
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願一切衆生皆
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
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
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

皆有佛性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為看病者
為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
有不染

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道照慧日
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
時寶樹颺兮警昏旦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園
流來常為玩無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箏纖
指彈勤誠欸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音釋

兕野牛也序野牛也切甲轄夾切驚亡遇切驍健也切兕
鉦諸盈切拉落合切清師燕切歎歎休居
依切悲泣氣剌時流流貌歎歎休居
咽而抽息也刺州名流流貌遁遁胡切
余六切銜黃絹切沔彌充切遁遁胡切
資也銜自矜也沔流貌遁遁胡切
力錄切高風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上

兵五

唐

釋

道宣

撰

啓福篇序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無滯據行不無明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

福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澄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回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乖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住持於塔寺餘則因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

兵五

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諸帝

與太山朗法師書

并答

晉王洽與林法師書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捨身願疏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千僧會願文

梁簡文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簡文八關齋制序

并制十條

簡文爲人造寺疏

簡文謝勅賚袈裟啓三首

簡文爲諸寺作檀越願疏

蕭綸設無礙福會教

并五

二

簡文答湘東王書

簡文與琰法師書二首

元帝與智藏書

齊沈約與約法師書

梁劉之遴與印闍梨書

王筠與雲儒正書

王筠與長沙王別書

劉孝綽答雲法師書

北齊盧思道遼陽山寺願文

武成帝以三臺為寺詔

周明帝立陟岵岵二寺詔

隋文帝為太祖造寺碑詔

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太宗斷賣佛像勅

與暹律師等書 褚亮

唐太宗捨舊宅為寺詔

三

太宗為太穆后追福手疏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並代魏天子拓跋珪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
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筭遐長冀助威
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氎五
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徽德光時飛聲東
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
輒伸經略懸稟妙筭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
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
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驅

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伊洛思與
和尚同養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
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匹象牙簞
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

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
林心希玄寂靈跡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
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
養無邊願聞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
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群生等天
地之育萬物養存生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
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
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
斤供鑲形像絹綾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備灑
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
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
遠問山川詔命慙慙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

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僧朗頓首頓
首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
貧道才劣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陰百國
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事膺
昔蜀不恭魏武舍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
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
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
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絮裘三領綿五十斤

幸爲呪願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邇光敷道
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
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
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
鳳皇澤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
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灾禍屢臻
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

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飭天下幸甚天
未忘灾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
主上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無德生
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祿幸和尚大恩神祇
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
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
澤載賴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
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
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

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懃神履道飛聲映世
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
關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

朔會東封巡省憑靈伏威須見指授今遣使
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
鑒照朕意焉

晉王洽與林法師書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沖緬妙
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
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
以徵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
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
五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為
六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
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
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甚有
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

第一三八冊

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
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
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
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
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
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

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
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
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
欣問豎之安寢靡早闢訪饒夫之宰祗樹獨
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儼衛
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
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
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
行道又度二士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
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

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權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妙之盛坤儀寧足匹末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塗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翺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沈休文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

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飲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

卷五

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罄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襲而積有贏余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

陋已甚方諸寔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脂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髻髯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飢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饕餮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

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
形質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
路莫由緣業并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
爲難故關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
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
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卧取逸閑
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
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
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
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共五

九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
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
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
埃壤而嗜慾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
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琬聯
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
擾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
源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

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寒風露時舛是
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
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給時順萬杜雲
翔百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
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儼日承
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
崇甍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勛茲弘
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禳和招對靈應玄
塗匪昧要之無爽
沈約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
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
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
終漂沉於苦岸迷塗遽遠弱喪忘歸區區七
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
不信不受生靈其五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
自慙臨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
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祗樹不逾
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
夏遘罹痼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徂

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茲重施
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
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
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一仰憑上
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
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
然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來衆無巨無細
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
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梁簡文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
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
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
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
淨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刹
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爲道也捨
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
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
漢聲色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
憂苦故知出恩愛獄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

共五

十一

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根削遣闇惑心修習般若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珠之辯被忍辱鎧乘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纏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

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見前幽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

梁簡文八關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蝕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惡根於末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閑邃香吐六銖烟浮五色目對

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
類倚於鴛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祛斯
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
左睡眠壽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
三契一出^{十五}不請刺罰禮十拜二出過三契經
不還罰禮十拜三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
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
那者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劄者
不即糾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
拜擎香鑪聽經三契六白黑維那更相糾察

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有不唱
讚者罰禮十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梁簡文爲人作造寺疏

郢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
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
心憑眞外但四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
重璽非慧刃而安揮故以愍彼濕薪傷茲滴
器今於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立招提寺縈
負郊原面帶城雉杭倚巖壑吐納煙雲重門

洞啓未創飛行之殷步擱中雷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瓶鉢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薄獎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手雨七寶前賢薄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共五

十三

梁簡文謝勅賚納袈裟啓

三首

臣網啓殿師吳苖奉宣

勅旨垂賚鬱泥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妙葉界寫長塋拂石慚華裁金非重是日新漆厥惟田服方使幽貞芳杜恥緝芙蓉仙客排雲羞

裳飛羽穢食凡軀無明暗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謝賚袈裟啓

臣網啓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荀鍼秦縷因製緝而成文魯縞齊紈藉馨漿而受彩初開篋笥便觀舍衛田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塋陌竊以三鉢輕輭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恩特被萃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采襖四色事非離世

鉤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啓事

謝聞謹啓

謝勅賚袈裟啓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勅旨垂賚鬱
泥真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毳
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
兩無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賚臣卧疾累旬未
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
愧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梁簡文爲諸寺檀越願疏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灰

末劫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

恐虛蕉染惑永結駛河愛藤懸網長垂苦岸

卷五

十四

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弘誓願今

願爲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望楚白塔同安

習善延明頭陀上鳳林下鳳林廣嚴等寺皆

盡形壽永爲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

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起煙

之靈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官家國内外咸
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梁肅綸設無礙福會教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爲己導弘群生種種方
便所以虛已樂靜表之内經確乎難拔著自
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隔真乃爲菩
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
號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爲事屈不爲
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
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并曰余以薄德謬臨

大邦教義未聞貴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
樊許之興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滂被異
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剋
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
躬諮勝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隸爰及庶士罔
不率從咸皆請業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
事宣行

共五

十五

梁簡文答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
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寒

檐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
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
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瘡子豫赤丸尚憂未
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
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
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
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
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
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
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

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
愍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梁簡文與琰法師書

二首

五賢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
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
遊心入理差多長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
倦特深曉然此見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
可偶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三
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

衿綱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
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桓之裏恒有語對眷
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
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

卷五

上六

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
聞之善謔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
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
那事同花水今改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
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

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
得一覲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
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必期冀非
爽指遣茲承問佇有還書綱白和南

梁元帝繹與劉智藏書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
遄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
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
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適日似青緌雲
浮紅藥清臺灰重北宮并溢想禪悅爲娛稍

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
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
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
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
千金非貴松子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
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籟而相鳴帝釋
千馬經丘園而蹢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
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
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
浦尚想疆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

共五

十五

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
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
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琬玉之源解蓮華
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謂之牀恒
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
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
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
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
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沈約與約法師書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水桂
齊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
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止茨遊
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
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旣陳楸
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
甘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
品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譔其
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
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

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
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
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梁劉之遴與印闍梨書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

兵

號永往五內屠鱸自咎自悼萬歎何補慈母
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
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
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切
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

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
愍所希運心救拔必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
此啓臨紙崩絕大喜和南

梁王筠與雲僧正書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豐結幽明

備嬰荼蓼攀援崩踊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
腸寸斷號天叩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
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事以伸罔極之痛少
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會
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群生其福不淺仰

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
照通眞俗多聞不窮機辯無咳一代師匠四
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
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爲善
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
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
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
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絕厝言無次
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梁王筠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
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是
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縱金飛旆汎此
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爲盛德未有選日簡
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心
讚歎無以譬說僕風疾增瘵寔廢蓬門不獲
執離彌深傾懣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
頓首

梁劉孝綽答雲法師書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答劉太僕思効

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踊躍
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
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寔
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迹
闔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
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
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彫輦之盛金
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驚
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劒
之說日磬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免徑注

江海於牛跡聖旨慇懃曲相誘喻宣直淨一
人之垢衣將以破群生之暗室某世傳正見
幼覩真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
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
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
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北齊盧思道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又安列聖重光百神
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劒戟亡鑄江海無
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

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崇境六幽
照鮪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既
開宵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玄扈
告符翠塔錄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瑄協律
南嚮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
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提福慰候
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宸垂旒人世微業
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束意玄門手
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
明行具足寧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

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
之所蜉蝣蟪蛄網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
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
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峯羅群玉驚頭之
狀非美樹列三珠難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

共五

十一

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王
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効駕西巡六龍
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凝鑾佇蹕乃建仁
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
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曆

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
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過彌陀上征
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群
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
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
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
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大像天任地焉能喻其
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
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
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

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
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何雉有常八席斯

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軌義貴
適時朕奄家四海作享萬國當陽負宸深存
庇眚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俗不遺造
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溫
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

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
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
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
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規摹
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氓庶勞止縻費難
量三五旣非殿寢正所便爲虛衛之地凝華生白
經歷歲年不翦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
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
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
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

紀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
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
膺寶祚永惟家社仰祇先志尚竦玄門忍展
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悵國城何
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
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恠備
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顧使靈心彤嚮神物
奔會真覺唯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
衆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
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詔

制詔孝感通神瞻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
桓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
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
日可令太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屺二

卷五

三三

寺營造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
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

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察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連城頓顙隨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

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視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於是鳴鑾執鉞假道比隣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旣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

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
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
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實刹經始
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
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

共五

二十四

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
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
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旣衰群凶鼎沸鄴城之地寔

爲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內
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噬朕出車練卒
蕩滌妖醜誠有倒戈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
其威武如火燎毛殆無遺燼于時朕在廊廟
任當朝宰德慚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之
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實危機節
義之徒輕生忘死于戈之下又聞殂落興言
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
至道興度脫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愍思建
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長悖

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鯨鯢
之觀化爲微妙之臺龍蛇之野永作玻瓈之
鏡無邊有性盡入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
藍一所立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
之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六五

三十五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
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
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
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

爰發震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
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簣於耆山水滴已微
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
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
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
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
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
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
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
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

獄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已忘彼我於曾襟釋教慈心均
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
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

元戎致茲明罰普牧登陬曾無寧歲其有桀
大愚惑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于握節各徇
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
藉方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
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

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
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
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
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
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
徒及修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
意

共五

三六

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

破霍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芒州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泰於洺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

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
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受
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

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
鉞之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雖復
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
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
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
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已來手所誅
翦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
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塗之難
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
趣菩提之道

共五

于七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
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群生翦煩惱之林津梁
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
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
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
仁壽冥緣顯膺大庇舍靈五福著於洪範三
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
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
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

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
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
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
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
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
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
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恠或謬稱醫筮左道
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賄賂或鑽膚焚指駭
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推刑網有一於此大
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

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
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
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
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共五

三八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
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
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
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
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

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
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
司檢校勅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暹律師等書

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
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
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竒秘控接煙
霞削峯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
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興廢弘

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鴦之群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人屈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伸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并五

并九

唐太宗捨舊宅造興聖寺詔門下省

貞觀三年

丹陵啓聖華緒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不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裡之慶仰惟樞

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伸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唐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云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

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
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興言永慕哀切
深哀欲報靡因唯憑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
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為善
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周武帝二教鍾銘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丙寅造鐘一口冶
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茲神器
雖時屬蕤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
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

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三
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侶而尋聲
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迺勒銘
云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得業造理因機
靈圖降彩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其
九霄仙籙五嶽真文智煙遐照禪林遠熏金
鼓入夢瓊鐘徹雲音調冬立響召秋分其二
教並興雙鑒同振遠赴天霜遙虧地鎮陝河
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其般若
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沉昏不求正

覺莫會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萬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乃命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虞負冀業而將飛宛轉盤龍繞垂風而如動希聲旦發捷槌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皇太子奉爲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珍採蜀山之秘寶虞倭練火晉曠飛鑪帶龍虞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旻之德寤群生於覺路

六五

三十一

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頌其銘曰

青祇薦杜黃離降精渦川毓德瑤嶺飛英吹銅表性問寢登情興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

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制陵周
室規踰漢庭風飄旦響霜傳夜鳴仰延皇祚
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賚洛代切賜也
吧古吧切去倚切
暹思廉切思廉
蓼朗鳥切朗鳥
之菜衣如切衣如切
倣舉影切舉影切
羣羽黎切羽黎切
窳小飛切小飛切
窳義切義切
窳補切補切
初救切
贏怡成切怡成切
窳貧羽切貧羽切
窳支義切支義切
窳置也切置也切
窳補切補切
匪父切
黑勝神陵切勝神陵切
爆連沃切連沃切
確克角切克角切
相次文也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固也檐車占切正作
瘡勇主切傷瘡也切傷瘡也切傷瘡也切
居候切遄淳洽切遄疾也切遄疾也切
遇見也切遄疾也切遄疾也切遄疾也切
詡火羽切斬居炊切切切切切切切
瘵側界切懣莫困切切切切切切切
管也鬱丑亮切也也膜胡蒙切切切切切切切
也也鬱丑亮切也也膜胡蒙切切切切切切切
隱豈切畫亡眉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芥屏風切也也田民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而如支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名地切殞死於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伊真切生儒追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潔祀也切五月律也

第一三八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下

兵六

唐

釋

道宣

撰

悔罪篇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良由沉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討論綸網正行事該小學致使須斯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遭於碎體是知無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有爲積障望變

易而迴首自古正聖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乃三三九品欲使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增繁難爲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啓踈往各導引精靈因立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兵六既往難復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收補沔之方須列遂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無虧誠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布薩法淨行儀其類

備詳如別所顯今以紙墨易繁略列數四聞
明悔過之宗轄焉

悔罪篇第九

梁簡文謝勅為建涅槃懺啓

簡文六根懺文

簡文悔高慢文

齊沈約懺悔文

陳群臣請陳武帝懺文

江總一
名沈炯

梁陳二朝皇帝依經悔過文

十首

梁簡文謝勅為建涅槃懺啓

臣綱啓伏聞勅旨垂為臣於同泰寺瑞應殿
建涅槃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針艾湯液
每黷天覽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
即滅身火梵風纔起私得清涼無事非恩伏
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共六

此無所謝也越勅

梁簡文六根懺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
傾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
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

此肉眸俱瞬佛眼如抉目王見淨名方丈之
室多寶踊塔之瑞牟尼鷲嶽之光彌勒龍華
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
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聳身側耳知勝善之
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
耳得彼天聰聞開塔關鑰之聲彈指磬欬之
響諸佛所說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
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過患彌復頑囂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鬱

金易著瞻蔔難排雖復一薰一蕕叶性難遣
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彫爐在彼翠霧飛
煙識染相牽彌生纖累所以蜉蝣甘帶自謂
馨香烏鷄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鼻根得
彼天受振裳躡步跨栴檀之迦林提囊拭鉢
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與惡虵競起既
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
焚山破卵涸水枯鱗黿鼉不斟有染指之過
羊羹不及致入陣之苦雖復鴈膳鹿胃猶不

共六

三

稱甘鳳肺龍胎更云不美雖羅鼎俎未必皆
嘗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亂友破俗
傷真變紫奪朱反白爲黑所以讒言三至曾
毋投杼端木一說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
未易可掉駟馬旣出於事難追願斷煩惱入
清淨境旣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寂默
之致餐禪悅之六味服法喜之三德形恭心
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礙不重戈矛莫
不愛我輕他陵人傲物縱此裸蟲不羈醉象

六塵四倒自此而生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
以象簞清潤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溫煦於
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鷁首翠樓去來有
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關四大假成豈有
真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色淨寶珠之法飾
照瑠瑠之慧體長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猴猿懸
鏡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百慮先馳至如
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驚驚無已所
以灰心滅智行拔於三垂風禪露飲道高於

六度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怕洞
照無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異途歸之
真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禮

梁簡文悔高慢文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禮稱弗

共六

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踰閭之妙典
故一遇恒神陵伽尚生餘習上賓天帝淮南
猶有誤辭亦有才曰隱倫調唯高俗猶足坐
痺晉君立前齊主況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
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恭遺弓接

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
於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
根賓頭下步庶無厭咎者達棄車方思景慕
幽顯大衆咸爲證明

齊沈約懺悔文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
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
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欲不識慈
悲莫辯罪報以爲毛群鱗品事允庖廚無對
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剎暮爇旦月隨年嚙腹

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
之間恣行天暴蠢動飛沉罔非登俎儻想逢
值橫加剿撲却數追念種彙寔蕃遠憶想間
難或詳盡又暑月寢卧蚊蚋嗜膚忿之于心
應之于手歲所殲殲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

共六

五

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
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懼
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愆箚
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性蒙心隨
喜讚悅受分吞賊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

忘康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
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
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
豁淇水上官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
此實生死牢穿未易洗拔灌志慘舒性所同
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
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
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
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
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

衆僧大衆前誓心剋已追自悔責收遜前愆
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
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
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
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

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
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興
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
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
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

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
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遘當今斷絕永息來
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陳群臣請陳武帝懺文

江總文

共六

六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
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
大德僧皇帝某諱菩薩摩訶薩哲聰明廣淵齊聖
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
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嶽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維塵六軍日動就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
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
樓櫓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
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
妻子國城轡輅龍章翠帳玉机福德所感威
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
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種而同
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怔惶
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烝民樹以
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萬乘

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
蠻夷猾夏寇賊茲究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
火四郊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
官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濱則
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彝則弟
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干錢如干物仰覲
三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
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
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歡喜和合超然降
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

神乃聖之德與止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
禎玉幹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
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搢紳並列願塵勞
與雲沴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
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梁高祖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
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
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
分別之路興其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

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間轉成專附
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真如不
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
蕩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
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
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
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
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
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
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

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大品
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
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
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
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梁武帝金剛般若懺文

共六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
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
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
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真

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
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
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
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
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
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
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
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已行法
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
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爲法侶

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
如干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
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
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
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
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
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
住三寶

陳宣帝勝天王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

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驚嶺凝神瓶寫總持
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既
昭著於西域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
朝徵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象
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聞其無
取山海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
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
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
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通被幽微大啓慈悲
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

世界而承風殊剎土而響應真人間出法寶
傳通粵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
遊匡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王般
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
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
開暗室以照優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
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
而一啓智慧寶法洎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
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於聖運弟子纂
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

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勝天王般若懺見
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
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般若不避
寒暑如薩陀波崙不愛身命如精進力菩薩
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
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
三寶

陳文帝妙法蓮華經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
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

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真語悉爲妙法理無
二極起必同歸但因業因心稟萬類之識隨
見隨著異群生之相品位分淺深覺悟有遲
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
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
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
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
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
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
於四衢衣裏明珠隱而還見髻中真實於焉

始得出寶塔於虛空踊菩薩於大地見希有
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
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
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妙
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非寶
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
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
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
日法華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
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

共六

十二

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
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
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
復聲聞無邊衆生皆爲菩薩總持性相同到
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陳文帝金光明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
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
相白鶴林處本無變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
誰辯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

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
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
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
曰經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
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
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
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
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
正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
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

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金光明
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
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
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
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導爲依止所成就菩
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
三寶

陳文帝大通方廣懺文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三寶竊以諸佛
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

見在共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
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然燈三萬去來三界遍
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
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娑羅之淨
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金花自踊說大
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
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
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爲重任所以熏修在
已日夜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
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

土無復怖畏之塵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
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
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匝塗香末香盡莊
嚴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衆至
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

共六

十三

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放淨光明照
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
昧海總萬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實法稽
首敬禮常住三寶

陳文帝虛空藏菩薩懺文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和隨
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
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
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
祕密至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號水火
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
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
身心疾惱憐愍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
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
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

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
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開世間之眼
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
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
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
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
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
來禮陀羅尼神呪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
菩薩尋聲應赴現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
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禮

常住三寶

陳文帝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
慧方便縱無礙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
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

共六

十四

若獨有八萬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
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
測至如婆藪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
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
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

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真
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肝食夙興所
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
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
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
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
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
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萬
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
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頓銷獄火永盡

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陳文帝藥師齋懺文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
本熱燄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燹芽見生
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

共六

十五

塗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
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
護衆生道諸有之百川歸法海之一味亦能
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
如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饑饉

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萬端虔劉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又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藥師齋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

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赴障逐香然災無復有命隨播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陳文帝娑羅齋懺文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赴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見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十年無餘之機已及熙連河側晨朝

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曰茲辰弟子有緣閭浮囑當重任愍群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御驅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百僧一夕娑羅大齋

并六

十六

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

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彩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陳文帝爲皇太后大捨寶位竊觀雅詒與義皇王興在子之言禮經令典聖人揚罪己之說故亡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赴三界

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
城妻子僂俛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
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又庶績未熙御朽履
冰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
奔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舍靈共溺垂璫憑
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宁負戾翻以萬機成累
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旦丕顯奉爲七廟聖
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神幽冥空
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
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

共六

十七

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弟子自身及乘
輿法服五服鑾輅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
紺馬珠交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
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今謹於前
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
前願諸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
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
動世界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
法雨引愚癡於火穿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
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下

音釋

磬磬聲葉切效效也小曰磬大口曰灑灑切逆逆切躡躡所綺切曳曳切
臃臃肉羹也包包鳥補抱切臙臙於告切煦煦氣以溫切
之之也燐燐也切切嫌嫌苦筆切剿剿子小切替替作答切
殲殲將廉切恫恫之成切慄慄徒顙切沴沴郎計切
盭盭也懼懼也慄慄也沴沴也陰陰陽氣切

亂亂也慄慄苦筆切閔閔苦吳切瑱瑱陟刃切玉玉直
之切之切門門屏也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上

兵七

唐

釋

道宣

撰

統歸篇序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
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
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
次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寓歌頌厥初梵
王天王聲聞菩薩咸資偈讚用暢幽誠無經
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
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

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
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摭拾百無一存且列數
條用塵博觀

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兵七

高祖孝思賦

宣帝遊七山寺賦

王錫宿山寺賦

仙城釋慧命詳玄賦

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魏高允鹿苑賦

李顥大乘賦

隋釋真觀夢賦

淨業賦并序

梁高祖武皇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
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
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
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
應勅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

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
實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
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
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
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
色齊同分頭各驅卷二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
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
邑不脫日夜屬續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
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懍懍如崩厥
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

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貙虎噐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三不弔沉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

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舫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欵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旣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宸臨朝冕

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飭對

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啖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群臣餽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嬴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朓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剗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

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
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
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
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
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
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爲治劉澄之處
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
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不服醫藥亦
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
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

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
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
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
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
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
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
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
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陸離著

華麗之窈窕耽治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
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
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
受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
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
亂情而惑慮亦惱耳而埋心至如香氣醇起
觸鼻發識婉婉追隨氤氲無極蘭麝夾飛如
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
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
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谷

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
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
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
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
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
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溺苦海長夜執固
終不能改迤沓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
縱淫祀排虛枉命躋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
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
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已皇天無親唯與善人

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
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
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
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
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爲
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爲因離欲惡而
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
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旣除
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旣
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

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
冰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旣除懷憂畏其
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覽當今
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
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
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
乃道勝而爲雄

孝思賦

太常卿劉之遠
注文多不載

梁高祖武皇帝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

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
年未髫鬣內失所恃餘喘吟呻妳媪相長齒
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
遼遠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
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
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
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
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
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
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

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
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
墳陵長兄哀愍未許獨行續有北問狡虜寇
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
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
旨使扞壽春王事其七靡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慧
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姦七俠大猾凶醜
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
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
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

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
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
以安其心茲渠既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
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
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
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
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
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

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
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有食寒不可衣永
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
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
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
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同流芳樹
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
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
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
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
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蟪蛄於蚊睫觀鯤鵬於
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
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
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
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
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
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
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
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

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
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
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
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
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
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
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
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
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
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

但罔極而纏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
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
若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
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
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
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睽其如電想慈
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咎顧
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
鷗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
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

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旣視丹
而成綠亦見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抑神
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鷗而心死慟
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屠之日碑
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
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
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
而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
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
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

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
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
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
沒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
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樞屋而全止
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
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
得而具紀靈虵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
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
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

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曠而清
華地幽栖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絕極宇中之
勝境承興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
之雅致悅誼囂之整屏因茲連鑣結駟並幔
方舟萬騎齊列千櫟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
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雋儔蒼無服馬
路寡遺轡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

乃傍林橫出輕舸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
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
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瀾而瞻望
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升法華
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亶亶之長溪旣皎
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塗嶮峭而巉絕路
登陟而如梯旣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
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
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
如掌王帛於茲地會諸侯而赴稽想䟽柯

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傳威美於斯嶽播遺
範於氓黎旣迺瞰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餘
風踐遶草之蕪沒撥蓁芴之彌蒙名嶽峩而
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
其如空旣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
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
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朐蠭仙聖互其交通
巖霧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嘉卉生其前
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
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旣爽塏

之禪宇亦顯尚之華房跨曲澗而爲室繞紆
岳而修牆夕雲生於窓牖朝日照於簷梁諒
隙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
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密華麗無方清流四
繞吐溜悠長邈迤闐閣峻絕堦隍水碓侔於
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
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
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
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閑蕪而修
八正或燒體而爲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

之氛氲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閑
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
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威寺旣憑山而構
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
之所出產龍劍之遺溪遊鹿机之餘術謝鳳
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颺旣清澗之漣漪亦
飛流之涌溢奇樹蒨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
植山海之雙榴種丹盧之兩橘梅華皎而似
霜黃甘壯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
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琰石

出其陰神簣岫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
孰知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諶刻石記於羸
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百仞擢榦千尋岩窈
兮闊達螺峴兮嶽峯樹脩聳而巖峻泉流激
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覩其沉沉眇然
兮無際邈爾兮無邊遠山崔嵬而間出近樹
籠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峯入漢而猶懸
望蟬聯而蔽日視慄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
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
成煙旣嵯峨而蔭映亦崑崙而芊綿旣遠控

共七

十二

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瞰城邑傍眺市鄣
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萊遊
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嶽
重於周篇曾何比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
井萬載澄渟汲之不竭漆之不盈雖頻撓而
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溫燠經歊暑
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寧踈勒之表誠匹醴
泉之蠲疾同溜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
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永日靜坐
千春衢無行迹路產荆榛旣勤劬而向道亦

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諷詠或擁膝而長吟
同董生之垂譏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
侶與嚴衛而相親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援
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映
白鷗晶而生輝拂霜毛之奕奕鼓素翮之霏
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虎懷仁而不害
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虵十圍麇鹿易
附狎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
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考似
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劉五者何殊

四皓復有牛膝鷄腸雀頭鷓草甘菊辛夷苦
參酸棗紫苑赤箭黃菁白藁天門地骨肉芝
石腦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
朱橘冬茂黃蘗秋開楂梨並牡柿柰爭瓊枳
椶列植而爲藪懸鉤觸草而徘徊林檎倅於
萍實甘棠擬於帝臺紅梅蓂莢車李胡頹綠
探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枇杷
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之青
芡禦疾風而彌艷中嚴霜而不摧旣翦鬱之

梧桐亦檀欒之脩竹篠箭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蔭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引於南墉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鴻鴈噉噉而夜響鷓鴣啁晰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伸其遊矚故孝先往

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恠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於閭閻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六七

十四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廡之踟躕差繡栢而反宇列

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陞於峻峻登步擱於
絕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
而怡曠階蕭蕭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
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窓木末浮柱山叢引含
光之澄月絃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迴
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
岫裏眴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
而浮空情迢遙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
悠而何斯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
九野之鳴鶴盟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

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
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
而極星闌
詳玄賦

梁仙城山釋慧命

卷

十五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真俗異而體
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藉經論之
垂芳罄塵庸之小識請興言於大方何群類
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
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

秘密於慈氏歎杳冥於伯陽湛一虛而致極
總萬有以爲綱雖即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
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
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
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於寂泊之門輟四
辯於恬淡之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
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以茲齊貫滌淨
於此俱融該空有而閒寂括宇宙以通同論
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
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

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
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暖以聯綿二
智五眼曄而輝煥渾升沉而共壑派違順以
分歧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
不隔於環玊等積水不憚於漣漪故令名用
誼雜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
規觀無礙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
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
而交映法無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物不
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

參互而容持隣虛舍大千之界剎那總三際
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
而能矚豈惑識以知之覲九會之玄文覽萬
聖之遺則瞻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國歷
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
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
園嘆一王之似虐嗟五熱之非暄握手入和
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觀
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
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

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
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華於久翳縈結纏
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
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
矜辨而獨往久逃逝而亡歸埋寶藏於窮舍
匿明珠於弊衣抱一真而不識縈萬惱以獻
歎嗟余既已傷於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
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瞻錄涉講肆以開愚託
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
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於封

想息是非於妄情創歛緣於有覺終寂慮於
無生顯真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
於始行暗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
軍之可平昏雲聚而還散心河濁而更清性
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
毛之見輕爲山託於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共七
玄圃園講賦
十七

梁蕭子雲

曰大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
威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囷

之氣吐煙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載
爲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
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
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文物
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績靡青綏於翠
翹鑾納那而垂藻笳和鳴以承簫載錫其光
令聞令望察情幄帳護齒虞庠性與天道言
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翱翔義華洛水文麗
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
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翦於文昌寄

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
聞填填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既
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
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籙所以一
音不已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

必山林之閑曠彼柰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
王模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壯睿情杳然
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
觀夫靈圖要妙總禁林之叫寢稟輦道之三
星躔离宮之六曜寫溟浚沼方華作峭其山

則列苑睥豸碣礧詭詭坂墀巖嶂夏含霜雪
下則谿聲泓澄虹蜺降升上則青霄丹氣雲
霞鬱蒸金華琳碧燭銀硯石藻玉摘白丹瑕
流亦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質簫含人桃
枝育蟲妙草的皪靈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

卷七

六

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鳴脩而起風中有蘭
渚華池淥流滢潯激水推移彌望杳溟倒飛
閣之嵯峨漾釣臺而浮迴張翠帷於鴻船泛
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鷄繡質木容錦章戴勝
吐綏鷓鴣鷗香壁龜紫鸞鷗鴛鴦風鳴日

思高廣浮長內則錢苻菱華菡萏散葩碑砢
巨石潰漈碧砂離筵比目累綺紅蝦漂青綸
之蓑折蕩碧組之髣髴銅龜受水而獨涌石
鯨吐浪而戴華所以藉園籞之壯觀將髮像
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闕宿設宵張華燈熠燿
火樹散芒斂閃六尺籠叢九光顙若流金之
出沙嶼粲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曠朗而戒旦
雲依霏而卷簇輕輦西園齊宮北園文衛濟
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震音衆香秘而流馥
亦有百獸眈眈身身雲車九層芝駕四鹿吳

姬楚艷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巡少
陽渡紫複繞崇賢瞰承祿揚散華之飄飄響
清楚於林木燈王歸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
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旣而俄軒有
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
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共七智周物而爲十九
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超而出象理疊疊而
踰繁類我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
理豈能逮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
相玉式世旣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

矣將奉瑤宮之軼陪雲樓之軼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鹿苑賦

魏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

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玉室茂華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伴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藏之

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
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
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樂
在茲之閑敞作離官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
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
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
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
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
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
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

卷

十

劫之可越賢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
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
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官以正位受太上之尊
號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觀天規於
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离
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
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
措心於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
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
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

自著

大乘賦 并序

魏李顥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
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

抱與於毫末九層五七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

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
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
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
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

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
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
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心包
乎二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
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

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
欲疑兮餐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
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遊總持之苑
林定禪思於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抵羅

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兮
剗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兮焉巧風之
足欽或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勲以迄今收薩
云之空義兮運十萬而魔擒開止觀之光燄
兮消邪見之沉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
之難尋

夢賦

隋釋真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覩胡蝶如孔
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偽亦心事而冥同

爾乃見一奇賓傲岸驚人無名無姓如鬼如
神姿容閑雅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誇陳
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無亂善清濁異流
升沉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典六賊稍降
四虵方遣大乘已駕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
來何辯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
注仰每軫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伸諮
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條虹電
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年時之壯美
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驥於長阡或駕飛輪

共七

三二

於廣陌坐西園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
外而操琴入閨中而撫石或復合鐫促坐傳
觴舉白重之以笑歌伸之以燔炙至如學富
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無雙心爲義
窟身是智囊貂金仕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
桂戶蘭房列燕姬而滿側湊秦女而盈堂聞
弦管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快
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栖栖獨處傍無笑語
剃髮除鬚違親背主形容憔悴衣裳縑縷既
闕田蠶復無商估等碎繒之百結似破襖之

千補至如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冉冉而行
至歲忽忽而將闌牀空帳冷覆薄眠單絕子
孫於後胤罷賓從之來歡欲以斯而爲道亦
得道之量難余乃聽然含笑略陳心要徐而
答曰省來說之矯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
蛙共海鯤而論大燭火與日月而爭光無異
鷦鷯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崐崗爾旣昏懵於
生死亦耽染於玄黃唯知酣酒嗜慾峻宇彫
牆豈識多財之被害寧信懷璧而爲殃佳味
異口美食爛腸貪姪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

盡物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忻歡暫有
憂畏延長且世間紛攘竟無閑賞五苦競來
百憂爭往妻子翻爲桎梏親愛更如羅網私
里恒弊嶺岼公事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
富貴實如山響然自沉淪倒惑恒懷殍毒不
孝不慈無道無德冒襟懽快心腑讒賊自大
憍奢志能苛剋詎識仁義誰論典則無趣損
傷非理貪慝見利爭往臨財苟得失位失名
亡家亡國命繩湍斷身城倒匍業繫其頭鬼
穿其肋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

誰告爾乃刀林擁聳劍樹嵯峨爐飛猛燄鑊
湯驚波稜層鐵網碌礫灰河頭逢鋸解骨被
磨摩舉身星散合體滂沱凡諸苦難次第經
過一朝鍾此萬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
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浩如滄海鬱似鄧
林隨機即赴逐感便臨內宣萬德外啓八音
威降醉象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
令尼捷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
則蕭散優遊無欲無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
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

不能留無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雙習禪慧
兼修天人師範豪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
道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
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而懸反所服
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載飯從師則千里命駕
慕法則六時精懇濯慮於八解之池怡神於
七淨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遠慧持赤鬚法
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神悅耳
析滯祛疑並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
王而共輦乍將晉帝而同輿遂使桓玄再拜

而弗暇都起千斛而無辭爾乃行因已正方
享餘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敞國土
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響泉流雅
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馥名華交映
近感樂身遠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
明靈智既湛種覺斯盈寂寥虛豁皎潔澄清
非起非作無造無營法眼不闕其色天耳不
聽其聲惡言不能加毀美譽無以爲榮質非
質礙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天而不懼
雷霆震地而不驚雙林現滅而不滅王宮示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上

生而不生既窮天下之至妙誰敢與之抗衡
於是前來君子聞斯語已含掌曲躬歛眉彈
指翬飛氣懾神萎志否踖踖無顏逡巡驚起
自陳孤陋末知臧否追用感傷實懷慚恥今
日奉教謹從命矣

丘七

二五

音釋

馘古獲切斷耳也
豸區能捕獸者似狸
舟由盧船仲六切尾也
臚

龍都切
船頭也
舩音標
舟也
大舩
舩尾
切他
留切
刀
堙切
伊塞
真

也香蒲沒切
香香也
禿部韻切
閉塞也
踈履踐也
之石切足
妳媼

切妳蟹切妳鳥暗
 妳溫乳母也
 窶窶遠也
 監監堅固也
 堅果五切不

睫 即涉切目旁毛也
休屠 休音朽屠陳如切
汧蘇

切逆也。石，克合切。風，大風也。蓼，音臻，草名。葍，音而。

生切
也
草
新
岳
子結
隅高
處
也
簣
古
紅
岳
山魚
也咸
切

諶時任切 累山 峗山 螺力 每切 峗高貌 五罪 欽音 峯音

欽 嶠音吟
嶠 嶠從龍
嶠 嶠從山
嶠 嶠從高
嶠 嶠從祖
嶠 嶠從叢
嶠 嶠從明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下

兵八

唐

釋

道宣

撰

統歸篇第十之二

梁江淹傷弱子賦

江淹無爲論

元魏懿法師伐魔詔并書檄文

及魔答

唐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平心露布

文

梁江淹傷弱子賦

江淹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爲

美器惜哉邁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迺爲此文

惟秋色之顥顥心結緡兮悲起曾憫憐之慘
悽痛掌珠之愛子形惻惻而外施心切切而
內圯日月可銷兮悼不滅金石可鏤兮念何
已緬吾祖之赫羲帝高陽之玄胄惜衰宗之
淪沒恐余人之弗構覲三靈之降福竚弱子
之擢秀醕柰何兮胤卿那逢天兮不祐爾誕
質於青春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右列望
齊英於前修邁高行之美迹弘盛業之清猷

白露奄被此百草爾同凋於梧楸憶朱明之
在節顧岐嶷之可貴睨鑪帳而多招瞻戶牖
而有慰奚在今之寂寞失音容之髣髴矐目
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
左右而隕歎奪懷袖之深愛爾母氏之麗人
肩丹泣於下壤慄慄憂於上旻視往端而擗
慄踐遺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弭歸末命兮
何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官於江潯悲薄暮
而增甚思纁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爲光霞合
雲而成陰霧籠籠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

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纖帶之夜緩
察葆鬢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
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迅朱光之
映夜湛白露之凝朝指茲譬而取免排此理
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
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閔余無
愆於蒼祇亦何怨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
三世之遠致願同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
江淹無爲論并序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任吾志

不改故註無爲論焉

有奕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統
黼衣繡裳負長劔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
遊稷下或客於梁間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
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
之無爲先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嵩華
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
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
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
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

撫冲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內
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
老聃以爲柱史莊周以爲園吏東方持戟而
不倦尼父執鞭而不恥實萬古之師範一時
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
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爲榮實搢
紳之所鄙先生倏爾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
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
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
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

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爲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闡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無遷長祛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爲業欲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遁逸無悶幽居水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

於是乎著公子愜然而有慚德逡巡而退
伐魔詔

元魏懿法師

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主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赦文

伐魔詔并序

夫生在三界恒爲四魔所燒沉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譬見優曇喻值浮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希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無

補略因愚管除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
露布文雖鄙拙頗爲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
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值
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般若寺講勝鬘經輒
以呈示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

共八

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氏時釋道安檄魔文
共尋翫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
重薦法師更無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
凡爲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
測煩惱陰死爲患寔深輒更起伐魔詔慰勞

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文頗繁重冀信
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爲次
合爲一卷

門下僞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跂四山狼顧五
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
自大通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
尋威懷百塗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
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生
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邇
浸潤有漸無宜自寬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

隨機殛撲勿使蒼生懷予復之歎主者告下
時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見機者則
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
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
相園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
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禪悅之名餉
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
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
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

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曦和迭駕盲者
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
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今法音擁於殊聞慈光
蔽於異見昏痼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磷此
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韞
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廓玄覺於有
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桴競馳再擇道教則羊
鹿服御證無生於曾襟哉寂滅於懷抱但年

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
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
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凌波拯接出沒
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
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
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殊人懷異念卿等
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
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時之榮祿但爵
命難恒時有不泰或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
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

源汎此慾海而使天魔承豐作患於上方煩
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陰於未生或馳
五衰以告老終疲升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
傑起英略超群緯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
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
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總括群邪羅
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於無外摧拔
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天
倒懸水陸焦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
來之路扇清風於塗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

三塗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叢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爲所悞沉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竇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

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劒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諮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翦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芽已建六軍啓塗出彼火宅尋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遣書忽忽無盡

檄魔文

彌天釋道安頓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
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
良集伸其曩積然標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
王御世九服思順靈網方伸宏綱彌布大通
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伸預意釋道安
頓首

夫時有通塞亢終則泰千聖相尋萬師迭襲
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仗
權刑以部萬邦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

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亘靈網於宇

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弔真容凝
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虵蟻煩興梟獍
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虐被蒼生毒流萬
劫恠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
物上藉高貴下託群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
聖徒而降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
夷爲法城漸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群賢
慰喻有疾嚴慧柯於曾中被神鉅於身外愍
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

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
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僞見狼據欲天梟鳴
神闕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洪規
可改覽茲二三遠爲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
群方影從而僞癡天魔不遵正節忤忤聖聽
塵撓神心領卒塞虛竒形萬變精鉅曜曦霜
戈拂日靈鼓競襲響衝方外高步陸亮自謂
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
內附況君單將僥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
旅而欲背理違常陵墟華邑篡奪靈權勝常

取信以僞忝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
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士邕邕玄筭蓋
世武夫龍超捉韃千隊協略應真竒謀超拔
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浮都督歸義侯
薩陀波崙獨稟天姿義陳玄覺神高須彌猛
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四十萬億
揚鑣路首故命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
督忉利公導師曇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
宏謀絕塵心栖夢表無憂時忘身志必匡世
領衆百億虎眈須彌故命使持節征魔大將

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
塵表略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君縱
害援劔慷慨龍迴思奮領衆五百萬億鸞鳴
天衢故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
傾山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眄乃扶桑落曜
德無不施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雲迴天
門故命使持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
王維摩詰竒筭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擁
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吒則十方風靡

威被下愚愍辜酸楚領衆九百億飲馬靈津
故命使持節鑒復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
大士文殊師利承旨還元形暉三耀身自金
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筭萬計群動感於
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
衆塵沙翺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
十九天都督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
觀世音智略淵深慧網遐網明達六通朗鑒
三固或託跡群邪耀竒鋒起或權形二九息
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吸則浮雲頽嶸

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臂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說，領衆八百萬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垂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神轡，轡四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鳴驥浩浩，輕步矯矯。

撫劔飛戈，長吟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奉聖庭，曾無有闕，貴即道師，身子五百幽鑒，天命秉受，王化聖上，開襟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顧帝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荒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僞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尚失，久謂君覽智返，愚歸罪，像魏東身抽簪同遊群僞，以道自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

遊思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娛性建僑慢
之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弄神器
盜篡天宮抗拒日月恐不異舉手欲障三光
抱土而填四海打鼓與雷爭音把火共電競
耀雖擬心虛標事難就矣然將軍植德玄津
原承彌遠暉華炳然群下矚目望貴之基易
登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修來翻然徠順誅
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俱顯取名
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歟大師剋
舉萬方矯轡手提法蠡齊撫慧劍道柯輝耀

於前驅靈鼓震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
遍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爾之時須彌
籠爲微塵天地迴爲一粟無動安於左襟妙
樂握於右掌神力若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
體大仁慈未欲便襲權停諸軍暫頓靈轡臨
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
委命王庭逍遙閑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誰夫
聖人上智識機明責免禍窮而知返君子所
美此乃轉福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
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

之常軌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復形乖於當年
風流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霍然
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辭委曲往久者不欲
令芳蘭夏凋翠柯摧穎深思至言善從良計
勿使君身傾匡三槩勿使六天深生禾莠迅
目仰眺助情暢然臨紙多懷文不表意釋道
安頓首頓首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寢語里六自在主他
化皇帝報檄於高座大將軍南閭浮提道綏

撫大使佛尚書安法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
暫接尋覽句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
義高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淵玄襟帶山
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千尋
真心萬仞諒疾風之勁草也亂世之忠臣也
冀道遇則隣彼我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
昔周室既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
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及良
善應期鵠起達時豹變有之自古豈止今日
惟蒼生疊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奄然登遐

哀纏臣妾悲淡率土皇太子彌勒養德心宮
滿月停山深叢隱藥數鍾百六之世將虧九
五之君諸侯姦猾猜忌相處一十八部教軌
參差九十六道罇俎迴互狼噬海濱梟鳴山
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國憲朝典與霜露而
凋零天璽帝壁同冰消而葉散臣怨民怒衆
叛親離逃逝無歸鈴鐸長往竊謂數屬太平
沐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乃通人之
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登山拉虎臨
河斬龍緯武經文輕身重義社稷是所不圖

也天位非所傾望也直以心城無主邪戲塵
勞沓澁慾流將心源而共遠惚恍大夢與永
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弔民伐罪先遣聚沫大
將軍黃玄侯率空華之卒策陽燄之馬即乾
城之隅結浮雲之陣戈甲昱爍弓戟參差鋒
刃未交服兵先敗次命接響大將軍絲竹公
領官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翦次命百
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風抒陣千
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領肥美之卒爲面
門都督守滄溟之口吞噬無遺次命七觸大

將軍領細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瓦解五軍
前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聲無不宜朕慮未
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旣整出自空窟發淵
泉之智動山嶽之威承妄想之兵數盈兆載
並潛神識海隱影心山命將元帥按劍城旅
共六
徵兵士卒擎刀結陣排空塞迴煙飛霧集莫
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駭地驚塵
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抒籜一心旣沒
還源彌遠六愛已然宅火逾威縱橫翦掠腹
背羅討六奇三略先蘊曾襟百步千策本無

橫陣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職
行我風化

勅無廉驃騎虎踞貪山性溢將軍龍蟠慳海
膽恤之士水陸無寄

勅繫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伉儷
之兵受水暫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
燒繕性將軍已從焚溺勅咆勃校尉弓劍隨
身鳩毒應揚戈戟在手嚴毅士卒警固賄城
使平忿將軍銷聲剗跡

勅正勤御史且停監察隨眠武侯安撫朝猷

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進一馬罷行四勤
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
煙歇滅

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尉列陣
三有以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枝欲茂再遭
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勅我見行高鎮陀
那之嶺惑山萬仞疑成百重討返還迷問津
天路使觀身實相伸如羊角緣寂妄業密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藏隱肥
膩草博通將軍兀焉如醉斯則率土之賓皆

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英雄乘機廢立成
國宗廟朕俛仰即位臨軒御宇纂承玉業握
圖受命因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馱
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統二車書已一方扇長
風於火宅十六奮高車於門外解釋甲冑與民更
始將軍士卒並亡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
焚舟蟾蜍舉臂良可惡也良可恥也豈盜跖
率卒侵暴諸侯孔丘冒陳流汗反府即將軍
之明誠也

皇太子彌勒代邸龍飛朕汗馬歸朝銜罪庭

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
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死
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
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
諸軍事監軍臣施繕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
志諸軍事司馬臣戒平忿將軍蕩恚候都督
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勇猛將軍勤習伯
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

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博通將
軍周物大夫都督洞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
行宮謹案臣等聞治靜泰平兇徒有時以興
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
九圍遇死魔於塗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
賊於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聞越淪蕩他
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
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宗釋迦文皇帝晏
駕固林脩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
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

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
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稟質昏
精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慧命
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闕闢皇境且其正教陵
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姦千子貳志三女邪蕩
邀我上官姿態未施自貽伊憂又波旬既習
小道頗有才辯復諛飾非好是熒怒不用順
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豐來侵
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
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疑

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
境值聖則卷跡高栖遇惡則馳據中區負險
重關觀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
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寸憍慢
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詭
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纓智人棄
之而澗飲畜卒俟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
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
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
號躬身假著六腑偷榮瞬息耽樂時顏元首

未幾徒役無筭飢兵始卒流川遍野怖士愁
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輯結一方異類群聚
阻兵三界僞署行臺有生賊王死觀兵五道
置卒三途在生逆命處老作寇五衰告期四
生應世壅塞泉源杜絕飄炎業力咆嘯不丁

共八

十六

危脆以先馳三毒赳赳策群有而長逝安忍
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
聖誣賢欺真枉正陷穽黎元羅絡凡庶妄計
苦空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
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

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翦撲不爾
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迷敬信單駕羊車轉
軍化城深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
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
泡燄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
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計欲來侵逼即以月
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
入徵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漸冀薄
除五陰戒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
其水彌漫廣深難際又值旋嵐傾勃電霰瀉

注擊浪揚波海神競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沉
夜叉守途羅刹決津汭磬流輦覆沒善財其
欲泐泳鮮不沉溺又臨圻阻洙大築城壘壁
立隍峻險閣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
萬夫懾思四果怯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識
六八
規望進擊驟度能僉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
十七
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棧附令抱踏橫波
直進臣等手按浮囊沂流而往固護無非遂
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
往撲即遣安靖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

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
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
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督師
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
衆懈怠不得競進乃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
而餘燼遊魂偷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
乃假虎兇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
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
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疊聖
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慇懃專

令文德已來不許戰爭而致幕府受詔之初
依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豎斬張
散亡逆節雖遣逸多曉喻都無悛心乃更命
將大權徵兵十萬嘗未浹辰大淨邦土資無
畏以嚴身兼衆好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婆
婆十號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九
雲集遂擊法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
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
慧劍一揮則群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
般若以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

於計性之境然後感巢守穴於不到處巡伏
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肓非勇力攻及
也遂乃竄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
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十使於薩婆之
域元兇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追
問諸有誠心先歛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
例授以遠號移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醫
療除垢病施慧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
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娛嚴四
士以守衛垂拱閑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

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謨慇懃諫誥辭
不獲免默許敷奏爾乃開甘露門出八正道
千輻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噐於高掌二商
薦肴於兩謂故緣行錄勲則陳如先封真諦
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
揖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
省方嶽振旅六城治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
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中會萬國
於鷲嶽華萇剋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藏以
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黔黎寧堵復

業乃身安一乘心固盤石據林駟水宣揚皇
澤依恒說逸召集未賓仁風雨宇道光遐照
四面交通化流無外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
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嶽無礙之智
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
共六
天地清朗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
十九
徒棄大河以就秩不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
之哲應感而至工人率簞食於尸城捷獸奉
壺漿於長源內外剋清表裏咸泰定由道音
四敷餘波東訓主上至心群僚深敬稟承神

規殄茲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克感也冀憑此一勲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興信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尚三燈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徒僞見駕刺擯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於顛倒之境以茲僞師抗衡中道眷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升遐寶曆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

充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畔渙欲天狼戾愛地毒被邊荒虐流華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塵劫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驅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唯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邪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群生沉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

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戡荒服故六軍雷動
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
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
羅組繼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宇外咸一思與
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
教之號爲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
繼組見徒悉皆原放若爲四魔所悞浮游三
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
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慙山俠
藏姦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

君傷兄烝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一
人不在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
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
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
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
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世背道甘誅於
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正教暫加福
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秉

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
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聾俗至
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貿禽委命降獸
捨塵劫之危體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
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撒翫深宮減膳
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
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群邪乃於返掌三界
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深溺之憂方復情存解
網志尚宥愆十八來鮒萬國幸甚謹重申聞
詣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貞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陀波崙

黃門臣師子吼

黃門臣舍利弗

黃門臣須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

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住大將軍唯識

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

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鯁五住遊魂含識

因其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
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啓運
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
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
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
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叨
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紀逐窮迷於夢境
長夜不歸縱極亂於空華終年如醉權攀緣
爲蕃屏之任引戲論爲惟惺之臣陷溺黎元
干擾鋒鏑陛下應真利物調俗御民念此鯨

鯢愍斯塗炭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
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
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
會玄契冥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
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清梵以伸威列陣九
旬擊鳴鍾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
執窮計而不移譬螳螂之拒輪等蜂蠆之含
毒乃遣僞恒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
子弟恃無賴之曾襟據守乾城與臣抗敵又
遣僞自性大都督迦毗羅仙僞執此大將軍

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隙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冰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羸卒數

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便安養僞諫議大夫郅諦懷逸群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反危身而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俠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國翅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閻浮大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娑婆數槃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

共八

五三

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
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
將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眞
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
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齊高鋒鏑與霜
天比淨披弘誓駕圓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千
門而並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覩其濱涯塵勞
有俦須臾見其崩潰僞丞相陳顯僞僕射慮
思無計求生闔門自縊僞司空師子鎧僞司
隸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嬰深壘狐疑競起

猜詐萌生忍顛危而不見扶遂淪亡而莫能
濟阿陀那與其僞主外無強援內寡深謀師
旅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無依銜璧
叩頭與櫬待罪臣即梟陀那之首釋郅諦之
囚廢彼昏王立其賢嗣方使宗祧不絕永爲
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職貢之禮於是氛
祲開蕩若和氣之泮春冰醜穢殲夷似涼風
之卷秋籜六根超絕不開亭障之虞三界寂
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遠被士衆齊心
豈臣微劣所能致此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上

唐

釋

道宣

撰

兵九

統歸篇第十之三

晉沙門支道林讚佛詩并齋詩詠懷

述懷詠大德禪思山居等詩共

兵九

十八首

沙門釋慧遠念佛三昧詩序

王齊之念佛三昧詩并佛菩薩讚

共九首

齊王元長法樂歌詞十二

章十二

王融栖玄寺聽講遊邱園一首應

司徒教

梁武帝述三教詩

昭明開善寺法會詩

簡文望同泰寺浮圖等詩并和

五首

簡文詠五陰識支

劉孝綽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簡文蒙華林園戒詩

簡文預懺直疏詩并和

五首

昭明講訖賦三十韻詩

簡文出興業寺講詩

元帝和五明集詩

昭明鍾山解講諸人和詩

四月八日讚佛等詩

共一十八首

東晉沃州山沙門支道林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今日泰朗朗
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
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
瀾頽龍首縹藻翳流冷芙蕖育神葩傾柯獻
朝榮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

玄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怕無所營玄根
民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艷春
精合和總八音吐納流芬馨跡隨因溜浪心
與太虛冥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
無外空同忘化情

共九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
凝玄聖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衛恬
和靈知溜性命動爲務下尸寂爲無中鏡
真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兜術邑漂景
閭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

藹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
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
道泯不爲故爲貴忘竒故竒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
像被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爲恭者
惠跡爲動者行虛堂陳樂餌蔚然起竒榮疑
似垂戲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肅心擬
太清

五月長齋詩一首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

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
期潔已升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
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蹟綵綵運
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汪道行深
婉婉化理長疊疊維摩虛德音暢遊方罩罕
妙傾玄絕致由近臧略略微容簡八言振道
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颿散罔
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霑濡妙
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頽寥朗神軒張
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權拖

兵元

三

入滄浪騰波濟漂客玄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

三首并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
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
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旣樂野室之
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送
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眞登山
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漆翰以慰二三之
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
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
客無捷自綢繆寂默五習眞疊疊勵心柔法
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
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室裏
三界讚清依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三悔啓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
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颻隨風適踟躕岐路
竭揮手謝內析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
心投伴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

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
守真玩幽蹟雖非一往遊且以閑自釋

靖一潛蓬廬惜惜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飈

灑隙牖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

尋蕭條臨萬畝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

卷九

帶長陵坡婆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

溫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達度冥三才

怵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詠懷詩五首

微元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

逐物還中路高韻溢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

許採真遊理間苟簡爲我養逍遙使我閑寥

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疊疊沉情去彩彩沖

懷鮮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

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

綜名書涉老哈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

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

蕭柱下迴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

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

罔象掇玄珠悵快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
歸澄漠容與舍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
踈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晞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
逸韻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堦仰冷風灑蘭

長九

五

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育靈藹神踈含潤長丹
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茗茗重岫深寥寥石
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
揮玄拂無想隄隄形崖頽罔罔神宇敞宛轉
元造化縹緲鄰人象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

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阿朦朧
望幽人慨矣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
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嶽無埃塵余
將遊其岵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
時珍脩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
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故零零沖氣新近非
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憺怕爲無德孤哉自有
隣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

無陵騁超超分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
散分不謬天挺沉無冥到韻變不揚蔚炳冉
冉年往逡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
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道
高栖沖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崙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翰息肩
棲南嶠濯足戲流瀾採練銜神䟽高吟瀨芳
醴頡頏登神梧蕭蕭倚明翽眇眇育清軀長
想玄運夷傾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

人劬

鬚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逡巡釋長羅高步
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
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新昭昭神火傳熙
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變非

卷九

六

雅絃恢心委形度疊疊隨化遷

詠大德詩一首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
連惚恍既喪大澄真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
子揮戈任神往苟能嗣沖音攝生猶指掌乘

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附
罔象交樂盈曾襟神會流俯仰大同羅萬殊
蔚若充旬網寄旅海驅鄉委化同天壤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
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樞圖巖林之絕
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
能默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邑布迴壑佇蘭泉秀嶺
攢嘉樹蔚蒼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冲希

予端坐慕太素自強敏天行弱志慾無欲音喻
玉質陵風霜淒淒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
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
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亦凝注懸
想元氣地研幾革麤慮冥懷夷震驚怕然肆
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浪七住逝虛乘有來
永爲有待馭
詠山居一首

五嶽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自方智默守
標靜仁苟不妄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

古洞往想逸民玉潔其巖下金聲瀨沂濱捲
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
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嶺
蕭灑任陶鈞
念佛三昧詩集序

晉廬山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
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
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
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請恭闕宇而感物通

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
以移性猶或若茲况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
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
初登道位甫闕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
其神變也則令脩短章常度巨細互相違三
元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
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
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今入斯
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
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

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
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
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
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
之重迷若以足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
優劣居可知也矣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
契感寸陰之頽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
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
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
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

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詩

四首并佛菩薩讚共九首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茲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羸積
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寂漠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
悠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
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慨自一生夙乏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

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薩陀波崙讚

因畫般若臺隨變立讚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
通其會神踈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并九

九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

命宵遊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
道忘形歡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採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疊疊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
不俟津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啼念佛為現像雲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
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群麤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元長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遠駕愛海
亂輕舟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

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度三靈震旦越恒曜揜芳宵薰風
動蘭月丹榮藻玉墀翠羽文朱闕皓毳非虛
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
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鬢佩晨光表塵維淨
覺凡俗乃輪王

右歌下生

龍氣變離宮重櫺警層殿曼響感心神修容
展驪宴生老終以縈病死行當薦方爲淨國
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天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滅親愛
暫時生長風吹北隴迅瀑急東瀛知三旣情

六九

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往相思中閨
空戀慕風隸垂往塗駿足獨歸路舉袂謝時

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方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
鏡重川鷺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
寶何以導濛泉

右歌得道

亭亭宵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間
函渝滅靈智湛常然俯應有盈缺感運復來
儀且猷人間世音世

右歌雙樹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棲引火歸炎燧挹水
自清隄菴園無異轍祇館有同儕比肩非今
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爾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鉛黛闕下
挂纓簪共九禪悅兼芳旨法喜忘清琴十一一異非能
辯寵辱誰爲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遙遶踈遠風騰芳清漢裏響梵
高雲中金華紛苒若瓊樹鬱青葱貞心延淨

第一三九冊

境邃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迫已遠睿后
扇高塵區中提景福宇外沐深仁萬祀流國
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一首應司徒教

齊王融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檠鬱初裁蘭墀
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

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清煙泛喬石日
泊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
將夕

述三教詩一首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勤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
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爲善在好生中復觀道
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
行遺陰德顯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
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示教唯平等

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
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
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
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開善寺法會詩一首

共九

十三

梁昭明太子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
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
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
地信閑寂清曠唯道場玉樹瑠璃水羽帳鬱

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墜
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
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
方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
霑垂露光

望同泰寺浮圖等詩

并和
五首

梁簡文

遙看官佛圖帶壁復垂珠燭銀踰漢女寶鐸
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
滿桐生鳳不鵲飛旛雜晚虹

絳音

畫鳥狎晨鳧

梵世陵空下應真蔽景趨帝馬咸千轡天衣
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軀能令苦海
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居

王訓奉和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達露塔

共九

十三

復千尋重櫨出漢表層拱冒雲心崑山彫潤

玉麗水瑩明金懸盤同露掌垂鳳似飛禽月

落簷西暗日去柱東侵反流開睿屬搦翰動

神襟願託牢舟友長免受河深

王臺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標千丈儀鳳異靈鳥金盤
代仙掌積拱承彫楠高簷挂珠網寶地若池
沙風鈴如積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
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霧半層生飛旛接
雲上遊蜺不敢息翔鵬詎能仰讚善資哲人
流詠歸明兩願假舟航末彼岸誰云廣

庾信奉和

迢迢陵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
出九城拱積行雲礙播搖度鳥驚鳳飛如始
泊蓮荅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

水流泉注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
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
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夜望浮圖上相輪

梁簡文

光中辯垂鳳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
承露盤

賦詠五陰識支詩

梁簡文

澆淳混神因心形復依色欲浪逐情飄愛網

隨心織鑄金雖改狀斬籌方未極鵠觀既無
辯猿攀此焉息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尋因途乃異及捨趣猶并苦極降歸樂樂極

十九

十四

苦還生豈非輪轉愛皆緣封著情一知心相

濁樂染法流清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了八風

恒易傾伊余久齊物本自一枯榮弱齡愛箕
穎由來重伯成非爲樂肥遯持是猷逢迎執
珪守蕃國主器作元貞昔日書銀字久自忍
宗英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居高常慮缺
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可明舟航
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朗暗室牢舟出愛
瀛是節高秋晚沈寥天氣清郊門光景麗祈
年雲霧生紅蕖間青瑣紫露濕丹楹葉疎行
徑出泉溜遠山鳴綠衿依浦伐絳纓拂林征
庶蒙八解益方使六塵輕脫聞時可去非悵

捨重城

蒙預懺直疏詩

并和
三首

梁簡文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
廣慧門時英滿君國法侶盛天園俱銷五道

共九

十五

縛共蕩四生怨三修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
深林彩艷地寂鳥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
晝軒新梅舍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煙藏石磴
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籠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云云

王筠應詔并序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即疏
降同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摅採餘
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屬度脫
實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欺詒名僧引定
慧朝纓列元凱還迷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
鈴混吹音勝旛榮雪彩早蒲欲抽葉新篁向
舒篴翹慙諒懇到歸誠信兼倍睿艷似煙霞

欄干若珠琲善誘雖欲繼含毫愧文采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

法苑稱嘉柰茲園羨脩竹靈覺相招影神仙
共栖宿慧義比瑤瓊薰染等蘭菊理玄方十
筭功深似九築巫水驚銀舟方衢列金軸微
言絕已久煩勞多累蓄因茲闡慧雲欲使心
廉伏八水潤焦茅三明啓群目寶鐸旦參差
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微祛二鼠蹙意樹
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滄海變譬彼菴羅

熟妙智方縟錦深辭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
言異銅腹逶迤合蓋城歲蕤布金郁珠華蔭

八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翻覆

高談屬時聽寡聞終自慙日麗鴛鴦瓦風度

蜘蛛屋落蘊散香霏浮雲卷遙族曠濟同象

先

十六

園中乘如佇獨後皎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

當離華水無令乖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

可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撲視愛同採蜂

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澳藥樹

永繁稠禪枝詎凋撼以茲悅聞道庶此優馳

逐願追露寶車脫屣親推轂

旦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澤宮羽旗承去影鏡吹

雜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水照柳初

碧煙含桃半紅由來六塵縛宿昔五纏矇見

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方知慙四辯奚用語

三空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梁元帝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慚懋實子姒
愬嘉聲治家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
鑒舟航動睿情諸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
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舍一震
鴻名龜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日宮佳氣滿
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營金門
練朝鼓玉壺休夜更宮槐留曉合城烏侵曙
鳴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
知戀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

闕

陸倕和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
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
溆北眺盡滄溟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
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
人英道筵終後說鑾轡出郊垌雲峯響流吹
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謝
先成敏空頌後乘榮

蕭子顯奉和

嵩嶽基舊宇盤嶺跨南京叡心重禪室遊駕

陟層城金輅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
合地迴前加清邈逸因臺榭參差憩羽旌高
隨閭風極勢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雪升秋
野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祈果尊常住
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

荷嘉慶瞻道聞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鷺比事
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煙樓帳榮巖
谷綆組曜林阡沉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喬

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鑾對寶座辯論悅
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
笏劔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擣辭
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和

共九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爲

十六

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彩旄初景麗文輶林
開俞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
飛奔迴情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足泉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九冊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下

兵十

唐

釋

道宣

撰

統歸篇第十之四

梁皇太子等八關齋夜述遊四城門

詩并和

共上

簡文遊光宅寺詩

簡文被幽述志詩

宋謝靈運臨終詩

梁沈隱侯臨終遺表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尚書令江總遊攝山栖霞寺等詩

并序衆和

江令遊虎窟山寺詩并和

何處士遊山寺并雜詩四首

沈炯遊天中天寺詩一首應令

沈炯同庾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

慶寺詩一首

北齊盧思道從駕大慈照寺詩并序

周沙門釋亡名五苦詩六首

陳姚察遊明慶寺悵然述懷

張君祖雜詩三首

并讚和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

并和

煬帝升樓望燈詩

并和

煬帝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

玄壇德衆一首

著作王胄卧疾閩越述淨名意詩

薛道衡入鳳林寺詩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武帝三教詩

一首

唐太宗文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二

首

高宗遊京師大慈恩寺詩

并和

常州宣法師詠高僧詩二首

宣法師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梁皇太子等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

并和

庾集吾

同作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痾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慮反

砭山穴

徐防

消渴膝腸腑疼寒嬰肢節如何促齡內憂苦

無暫缺山孔青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罽一隨柯已微當年

信長訣諸葛壇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華熟妍容一旦罷孤燈

行自設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殊用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

虛妄設王堊卿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憂思

空相結李鏡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瞠於茲排四纏去矣

求三涅槃下殿

下學輩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

共十

泡雲滅中庶府君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病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色終當

悲九泉王堊卿

已無雲山草沉痾竟誰憐復悲淪苦海何由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九冊

果淨天

諸葛壇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綠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

明鏡前

殿下殿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罇不復樂蓬鬢

豈還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懷業理常牽玉匣方委觀金臺

不復延

中庶府君

挽聲隨逕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

逐四緣

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力振錫

遠乘煙

李鏡遠

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壽無論

延促年

孔熹

第三東城門病

纏痼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畫篋蛇不值

仙人鹿

殿下殿

習染迷畫瓶卧起求栖宿羅襦豈再歡臨岐

方土木

中庶府君

南城門老

少年愛紈綺衰暮慚羅縠徒傷歲冉冉陳詩

非郁郁

王臺卿

鶴髮辭軒冕飴背烹葵菽松栢稍相依懽愛

時睦睦

李鏡遠

庚十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土苑囿一沒松栢下春光

徒儵昱

孔熹

結根素因假枝葉緣骨肉自應螻蟻驅值此

風刀逐

諸葛壇

北城門沙門

俗繭獸纏絲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鎧去此

纖羅服

徐防

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沉首金鉀

未挑目

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紈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大馬病賁育

罷驅馳

李鏡遠

已無九轉術復闕萬金竒不看授疆掌唯夢

蓮花池君

南城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

白髮垂孔

已傷萬事盡復念九門枝垂軒意何在獨坐

鏡如斯中庶府君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

誰復知下

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萬祀藏珠應千年

罷玉羈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歆方除五欲累長辭

三雅庖王少卿

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彌沒身竟靡託單孟

詎待貲諸葛壇

正月八日然燈詩應令

藕樹交無極華雲衣數重織竹能為象縛荻

巧成龍落灰然藥威垂油濕畫峯天宮儼若

見燈王願可逢

梁簡文遊光宅寺詩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清柳輕槐
拂慧風八泉光綺樹四柱暖臨空翠網隨煙
碧丹華共日紅方欣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梁簡文被幽述志詩

梁簡文於幽繫中援筆自序云

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
於此命也如何
又爲連珠三首

一曰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賑寡是

以度索數下獨有衰神松栢橋南空餘白社
二曰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輕其
死有德必昌兵踐於義無思不服

三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六極所

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

嗣宗

又爲詩曰

恍忽煙霞散颼颼松栢陰幽山白楊古野路
黃塵深終無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闕里長蕪

沒蒼天空照心

十月弒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時太清五年也

宋謝靈運臨終詩一首

龔勝無遺生季業有窮盡秘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殞萋萋後霜栢納納銜風菌邈迨竟無時脩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梁沈隱侯臨終遺表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卽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劒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厲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啓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千月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噓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

陳尚書令江總遊攝山栖霞寺一首并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栖霞寺登崖極
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
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
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
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禮拜仍
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竦聽但交臂不停
薪指俄謝率製此篇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
知余山志

靜心抱冰雪暮齒迫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

人世拘歲聿皆採獲冬晚具嚴枯濯流濟八
水開襟入四衢茲山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
瀨乍深深崖煙迤有無缺碑橫古隧盤木卧
荒途行行備履歷步步麟歲紆高僧迹共遠
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寺猶有朗

詮二師居士明僧紹
治中蕭跡塑圖像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
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升德施山齋三宿
決定罪福懺悔詩

四知無矯志二施啓幽心簡通避人物偃息

還山林曲澗停騶響交枝落幔陰池臺聚凍
雪欄牖噪歸禽石彩無新故峯形詎古今大
車何杳杳奔馬遂駸駸何以修六念虔誠在
一音未泛慈舟遠徒令願海深

五言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

書并同遊群彦

江令公

澡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
宿解鞍梵宇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
靜山窻葉去寒君思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

愁夜鍾盡同志不盤桓
徐孝克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
韻

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歸依鵠餐迎
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斂跡鍾雞蘭靜舍
握仁智獨從容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
言於此處攜手屢相逢
陳主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時宰磻溪心非關狎竹林驚山獄青松曉雞峯

白日沉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
影零落古藤陰霜村夜馬去風路寒猿吟自
悲堪出俗詎是欲抽簪

江總遊攝山栖霞寺

并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

共十

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

九

中尋曇隆道人有詩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

仍學康樂之體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栖宿綠野中登頓
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

悟萬有一何小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
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泠泠候月臨
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沉
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淨
自此涉七塵庶無擾

江總靜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
宿雲霾卧藤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
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
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徐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
對月宮香來詎經火華散不隨風澗松無異
貼禪桂兩分叢虛薄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
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只爾待
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為師氏營
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斯滅盡者豈是
俗中要人道離群愴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澗

曲宿昔涉巖椒石溜冰便斷松霜日自消向
崖雲變隼出谷霧飄飄勿言無大隱歸來即
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江令公

共十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
俗人分貝塔涵流動華臺偏領芬蒙籠出簷
桂散漫繞窓雲情幽豈徇物志遠易驚群何
由狎魚鳥不願屈玄纁

江令公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

於鶴窟射得鶴鷄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
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
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
食棗栗不著綿帛戒德甚尊嚴禪定多所感
通會稽恭子張使君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
君還吳又隨出入尼自剋亡日捨命後勿棺
殮但以乞烏鳥至破崗如期而終使君依旨
送林野間停再七日七夕鳥獸不敢侵乃收
殯焉亡祖親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瓊尼受戒

勅余記錄之

陳江令往虎窟山寺詩一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壇墟壘
曖芊綿藹藹車徒邁飄飄旌旄懸細松斜繞
逕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

共十

十

華出黃鳥挂石下新泉翳鬱均雙樹清虛類
八禪栖神紫臺上從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
何由齊大年

治中王同奉和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

兼製置房廊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睿
賞清淨穆神思豫遊窮領歷藉此芳春至野
華奪人眼山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石相
輝媚像法無塵染真僧絕名利陪遊既伏心
聞道方刻意

記室參軍陸罩奉和

雞鳴動睟駕柰苑曉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
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葆吹臨風
遠旌羽映光浮喬枝隱脩逕曲澗聚輕流徘徊
華草合瀏澆鳥聲道金盤響清梵漏塔應

鳴桴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教
信解愧難酬

前臣刑獄叅軍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
躍龍駟爰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龜兼覲息心
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
荇緣澗壑蘿葛蔓松楠鶯林響初轉春畦藥
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
永滅六塵貪

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臺卿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轂驪馬
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賓徒紛雜
沓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
華臨迴砌分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
在茲塵情良易著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義
方當弘受持

共十

十三

西曹書佐鮑至從駕虎窟山寺

神心睠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
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還節已
仲野綠氣方韶短葉生喬樹踈華發早條遠

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頒名厠
末僚願藉連阿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寶
方慚茲地遼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獸俗賞柰苑矚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
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華雖悟危藤
鼠終悲在篋蛇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

乘杯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狹西浮
郢路遙離亭華已散別戍馬新驕明日分千

里相思非一條

敬訓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即高世乘杯
且渡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爲將羽
化來濟在塵羅

六十

十三

通士人篇

龍宮旣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
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華燈慧火明自然忘有
著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

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樹錫杖
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
國賣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有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磬狎獸
繞禪牀擷菊山無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
勝於此瑩心王

北齊盧思道從駕經大慈照寺詩

并序

皇帝以上勅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
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

漸布政合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
天不受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
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吉平猶且
棲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
精民於苦器拯欲界於危城身心澄淨樂之
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
天道冠邵陵業踰嬖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
寸合慈燈夜藝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
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壑東郊勝地爰構
寶坊儼若化成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

中南呂商飈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
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
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
飲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
車將屆下都邁茲淨域兼悅鷺山之觀共喜
共十
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
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
烈述讚休美豈若臯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
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

下金繩繡栢高可映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
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
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
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微薄命叨恩紀
微軀竊自陵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周沙門釋亡名五苦詩

生苦

可患身爲患生將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
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
土強覓千年名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豔白髮
寧久吟階庭唯仰杖朝府不勝簪甘肥與妖
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牀枕上迴轉
仰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
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凌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

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隴向應空唯當松柏
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爲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噎
不能辭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
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冢相次
似魚鱗茂陵誰辯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
日一種併成塵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

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陳姚察遊明慶寺詩

遇見蕭祭酒書明慶寺
禪房詩覽之愴然憶此

寺乃用蕭
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華譖
繞峯蓮霞暉間播影雲氣合爐煙迴松高偃
蓋水瀑細分泉含風萬籟響哀露百華鮮宿
昔尋真趣結友亟留連山庭出藿靡澗沚濯
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雨
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陳張君祖詠懷詩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迴
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騰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獨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

去十

十六

兼忘混礫玉恪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靈颺起回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秀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延佇時無遘誰與拂流塵眇情寄極眇蕭條獨邀神相忘東溟裏何睎西潮津我崇道無廢長謠想

義人

遙邈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遭動遂浪迹遇靖恬夷性拊卷從老詒揮綸與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颺塵正時無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欣微音令穎敷陵霜倩葩熙三春盛拂融期霄翔豈與桑榆競我混不材姿遺情忘彫映雖非嶧陽椅聊以翻泗磬贈沙門竺法穎三首沙門竺法穎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爲之讚

鬱鬱華陽岳絕雲抗飛峯峭壁溜靈泉秀嶺
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寥籠丹崖栖奇
逸碧室禪六通泊寂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
觀著無無還淨滯空空外物豈大悲獨往非
玄同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共十

十七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剎應方恢權化兆類
蒙慈悅冥冥積塵寐永在巖底閉廢聰無通
照遺形不洞滅明哉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
精淪朽壤孰若阿維察遙謝睇玄疇何爲自
矜潔

邈邈慶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秀
閭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澗滋甘泉
液崖蔚芳芝頽翹羨化倫眇眇陵巖正肅
拱望妙覺呼吸睎齡永苟能夷沖心所憩靡
不靜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勉尋大乘軌
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
體善權私呵睎光景豈識真迹端恢恢道明
玄解發至神惟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
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
滅始自無從生借問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詩序

省贈法顧詩經通妙遠疊疊清綺雖云言不
盡意殆亦幾矣夫詩者志之所之竟迹之所
寄也忘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
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盡美

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庾僧淵答詩

眞朴運既判萬象森已形精靈感冥會變化
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彌綸始無名捨本而逐
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
觀均有無蟬蛻豁朗明逍遙衆妙津栖凝於
玄冥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所
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所成悠悠
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彌百億
同一像靈和陶氤氲會之有妙長大慈濟群
生冥感如影響蔚蔚沙彌衆粲粲萬心仰誰
不欣大乘光定於玄曩三法雖成林居士亦
有黨不見虬與龍灑鱗凌霄上沖心超遠寄
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睎維摩余所賞苟未
體善權與子同髣髴悠悠誠滿域所遺在廢
想

庾僧淵答

遙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壁室玉潤

灑靈津丹谷挺樛樹季穎奮暉新融飈衝天
籟逸響互相因鸞鳳翔迴儀虬龍灑飛鱗中
有沖漠士耽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萬物息
自賓栖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翹想睎眇蹤
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麗何足珍濯志
八解淵遼朗豁冥神研幾通微妙遺覺忽忘
身居士成有黨顧眄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
以知反真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峯

落遠陰迴嶺飛曙嶺踈鍾響書林蟬鳴秋氣
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諸葛穎應教奉和方山靈巖寺詩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拱臨松蓋鑿牖
對峯蓮雷出階基下雲歸梁棟前靈光辯晝

夜輕衣數劫年一陪香作食長用福爲田

隋煬帝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一首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華燄
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夜梅幡動黃金

地鍾發瑠璃臺

諸葛穎應教奉和通衢建燈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徒燄桃華
生落枝飛煙繞定室浮光映瑤池重閣登臨
罷歌管衆空移

隋煬帝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王清玄壇德
衆一首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颺灑林華落逶迤
風柳散孤鶴近追群啼鶯遠相喚蓮舟水處
盡畫輪途始半江漚各自遙東西並興歎已

熏禪慧力復藉金丹捍有異三川遊曾非四
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胄卧疾閩越述淨名意

余卧疾閩海彌留旬朔善友顓法師勸余以
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陳其意敬簡法

卷十

三十

師云爾

客行萬餘里眇然滄海上五嶺常炎鬱百越
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疲恙桐雷邈已
遠砭石良難訪抱影私自怜霑襟獨惆悵毗
城有長者生平夙所尚復藉大因緣勉以深

迴向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摩
乾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虛妄求之
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大醫王茲力誠無
量

薛道衡入鳳林寺詩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栖丹穴鳳地通
白沙龍獨巖樓迴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
歛石濕曉雲濃高條低雲蓋風枝響和鍾簷
陰翻細柳澗影落長松珠挂浮明月蓮座吐
芙蓉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叢藥六味
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循至覺隨物
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濟訓義乃星陳周
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

卷十

三

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但空非即有
三明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安知
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
神眷言總歸轡迴照引生民顧惟慚宿殖邈
迤逢嘉展願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唐太宗文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詩

迴鑾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鍾交二響法日
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華近足春未珮蘭猶
小無絲柳尚新圓光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
此留餘想超然離俗塵

文帝詠佛殿前磻

拂霞疑電落騰虛狀寫虹屈伸煙霧裏低舉
白雲中紛披乍依迴掣曳或隨風念茲輕薄
質無翅強搖空

唐高宗遊大慈恩寺詩

并和

日宮開萬仞月殿聳千尋華蓋飛團影幡虹
曳曲陰綺霞遙籠帳叢珠細網林寥廓煙雲
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彩神幡
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希慈
澤恩光重更深

常州弘善寺宣法師奉和寶使君同恭法師
詠高僧二首

竺佛圖澄

大誓憫塗炭乘機入生死中州法旣弘葛陂
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鏡徹千里道咸呪蓮
華災生吟棘子埋石緣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唯絕鑿涅槃固無名先賢未始覺之子

卷十

三

唱希聲秦王嗟理詣童壽揖詞清微音聞廬

岳精難動中京適驗方袍裏奇才復挺生

唐宣法師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木落樹蕭慘水清流寥寂屬此悲哉氣復茲

羈旅感奚用寫煩憂山泉恣遊歷萬丈窺深

